

张氏医通 wu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鬼胎(古人论鬼胎之说,皆由其人气不足,或肝气郁结,不能生

[张氏医通二](#)

发,致阴血不化而为患也,有因经行时饮冷,停经而成者,有郁痰

[张氏医通三](#)

蚤痰湿热,凝滞而成者,有因恚怒气食,瘀积互结而成者,故凡鬼

[张氏医通四](#)

胎之脉,必砵细弦涩,或有时虚浮,有时砵紧,皆气不充之验,其

[张氏医通五](#)

腹虽渐大,而漫起重坠,终与好胎不同,当脐或脐下左旁虽微动,

[张氏医通六](#)

亦与真胎迥别,治宜理气行血为主,如因於郁者,逍遥散加莪 B 乌

[张氏医通七](#)

药、香附、麝香,因於寒者,理中加乌头、蓬术、香附,因於痰者,导

[张氏医通八](#)

痰加香附、乌药、乾漆、炒桃仁,因於蚤者,四七汤加茯神、辰砂、

[张氏医通九](#)

桂心、麝香,因於气食者,大七气加酒曲,因於湿热者,当归龙荟丸

[张氏医通十](#)

加蓬术、苏木、香附,因血结者,代抵当去芒硝、大黄,加焰硝、硫

[张氏医通十一](#)

黄、五瓊脂,虚人,只用十全大补加桂、附,是可缓图收功,不可峻

[张氏医通十二](#)

用巴豆、芫花、莽草、鬼臼等毒药急迫取咎也,尝见得孕经止,尺脉

或涩或微弱,而无他病,此子宫真气不全,精血虽凝而阴不能化,

终不成形,每至产时而下血块血胞,若此必大剂温补预调,而後方

能成孕也。

(下私胎法(妊娠诸病,以安胎为主,慎勿妄下,夭伤人命,造琪非

小,有生育多,畏产而欲下者,当与安胎之品,惟私胎方可下之,香

桂散加乌头尖一钱立效,若本元虚寒者,得辛温之药,愈助其生发

之气,宜土牛膝一掣,归尾三钱,川芎一钱,苏木三钱,桃仁泥三

钱,穿山甲一钱,三四服必下,煎成加麝香尤速,或曲四掣,酒三大

盞,煎取一盞五分,绵滤,分温三服立下。又方,大曲五升,清酒一

斗,煮二沸,去滓,分五服,隔宿勿食,但再服,其子如糜,母无疾

苦。又方,麦蘖一升为末,和水煮二升,服之立下。又方,以附子二

枚为末,醇酒和涂右足,去之大良,然不若以牛膝粗者取五七寸,

候着子宫,将二指夹着送进,拈入三寸许以线系定,用帛兜束腰

中,不使退出,毋论月数多少,一夕即下,无不应者。

(断子法(用酒曲一升,无灰酒五升,煮至二升半,滤去滓,分三服,

经候至前一日,晚进一服,次早五更一服,天明二服,月经即行,终

身无妊矣,此千金下死胎法也,若妇人四十餘,欲其经断,以前方

加牛膝、紫甥各一掣,经行後,如前法服之即断,又木耳 s 性,熬枯

黑糖调，经行後，或产後月内服之，即不孕，孕妇服，其胎即下，又头蚕子三钱，s性，产後三五七朝内，陈酒调服，则终身不孕，虽虚人亦无妨碍。

临蓐(扶持、伤胎、胞乾、难产、产变、摩揣、卧法、催生、饮食宜忌、备法、下死胎法、胎衣不出、交骨不开、阴门不闭、子宫不收)(扶持(妊娠九个月，宜服誓生散数服，若肥盛气实者，用枳朮二朮，香附、甘草各一朮，为散，沸汤下二钱，早暮各一服，血实色苍者，枳朮二朮，当归一朮，为末炼蜜丸，空心酒服五十丸，然元气虚弱者，惟大剂紫苏饮鼓舞其气，生产必易，若误服前药，反耗其气，多致难产。

(伤胎(临月胞水不破，血先下者，此是伤胎，非产也，大剂保元汤加当归、童便，最为得力，因临产行动，已伤其胎，而发热者多危，紫苏饮倍人参。

(胞乾(临蓐胞水恶露破尽，致儿乾阁艰涩，誓生散去术倍人参，若胞衣破久，其血已涸，元气困惫，急用上好人参朮许，当归二钱煎饮，尽则再煎，助其气血，最为得力，舍此而通用催生耗气诸药，总无一效也。

(难产(难产者，腹痛久而未产也，若恶露少者，虽久不妨，此胞水未破，俟胞水行时自产，若连腰痛甚者，将产也，盖肾候於腰，胎系於肾故也，如胞水先破，恶露行尽，累日不能下者，当补养气血，慎不可用破血耗气之药，急用佛手散加人参二三钱，入热童便调服，此取纯籊生气，切不可停冷，冷则生气去而无益於治也，或用前药，送兔脑丸亦妙，难产须择精细稳婆，最为切要，惟胎气逆上，全在医治之功，如气滞逆上，频以热溲便灌之，但得白色者即佳，不必拘用童子之便也，气虚不能驾馭其胎而上逆者，独叁汤加溲便服之，甚至昏晕吐沫，搐搦y者，急控顶发，抉开牙齿，以溲便灌之，稍迟则不救矣，丹溪云：世之难产者，往往多见於郁闷安逸之人，富贵奉养之家，若辛苦贫贱，鲜有之也，古方止有瘦胎饮一论，其方为湖籊公主而作，恐非至当之言，余族妹苦於难产，遇胎则触而去之，予甚悯焉，视其形弱而勤於女工，知其气虚，久坐气不端而愈弱，儿在胞胎，因母气虚，不能自端耳，当补其母之气，则儿端易产，令其有孕，至六月来告，遂以紫苏饮加补气药，与数十贴，得男甚快，因以此方随母之性禀与时会加紮，服者无不应验，临蓐时，去川芎、生姜加白朮、黄杨脑，则腹不觉痛，母亦无病，因名方为誓生散云。难产及胞衣不下，急於产母右脚小指尖头上灸三壮，炷如小麦大，火去即产。凡难产儿下，多有不哭者，切勿烧其脐肠，後必

不育。凡脐带粗大，或青色，断多鲜血者，及落下过早过迟者，皆不育，诚验。

石顽曰，难产之患，多缘妇人禀性执拗，怀孕之日，不检束身心，任意作为，以致气血乖违，胎孕偏着，临产之际，虽遍用催生方药，略无一验，以数月失和之胎息，一时岂能克应，况有坐草多日，血气大亏者，惟大剂独参汤峻补其气，方能进力送产，独怪世之稳婆及生产家左右之人，皆坚持产中禁用人参之说，坐视其毙者多矣，安知产中误用人参为害者，皆是力作劳 躯体坚 之人，虽有疾病，祛之则安，奚俟补为，设强与服之，心胆先裂，是不能无助火发热，凝滞恶露之患矣，若夫膏粱逸豫，蒙养柔脆之家，平时惯服，服之泰然，何助火滞气之有，余室人素稟孱弱而多砉郁，每产必用人参一二钱，浓煎时呷以助其气，听其自产，虽二三日无恙，儿媳亦患气滞难产，稳婆难阻服参，至第四日，子殒腹中，不得已煎大剂参汤灌之，产后方云未服参已前，耳聩目盲，惟见满室红光，继而渐渐紫黑，及服参后，开眼即能辨物，神气亦能主持，腹中便有痛阵，始信服参之验，近日同道王公峻室人难产，竟日不下，自煎人参七钱，顿服便产，其助力之效，非他催生药可比，因详述以破世俗之惑。

(产变〔儿未生先露手臂，谓之横生，盖因产母用力太早之故，当令安然仰卧，使稳婆推入尽上，以中指抵其肩，渐睨儿耳而正之，令服大补气血药，如独参加当归、童便之类，切勿蚤怖产母，使气血凝滞，关窍转闭也，候儿身正，门路皆顺，然后用力。胎气不足，关键甚牢，用力太早，儿不能自顺，只一直下先露其足，谓之倒生，亦如前法用力即下矣。儿方回转，未能全，正却被产母用力，致儿头偏左偏右，虽近门路，不能即下者，谓之偏产，亦如前法。儿方出胞，气力不续，身未转端，却被产母用力一进，则儿臀先露，谓之坐臀生，亦如前法，令服补气和血之药，安卧静养，候其力完转端，然后用力。儿出胞转身时，偶然脐肠盘於项上，牵系不能即下者，俗名背包生，亦宜推入，轻轻拨去，然后用力。儿出胞时，头必转向产门，自然正产，若无力转端，脚踏胞衣，脐肠先出，谓浪脐生，急令稳婆理清推入，稍俟气平，乘势就其脚下，不可推转久延，久则脐肠复下，复难收拾矣。人之二肠，俱有脂膜联络，间有生成无膜联络者，则产时其肠随儿而下，谓之盘肠产，须用漆器，温汤涤净，务令温暖湿润，盛其所下之肠，切勿稍沾尘垢，及着乾物，即不肯上而黏住断绝矣，全在稳婆精细为妙。天气严寒，经血凝滞，致儿不能下，凡遇此际，切不可就脱寒衣，并不可坐卧冷处，房中须宜火

暖，肩背须 绵衣，使血得热则流，儿易生矣，若遇春秋偶寒，亦如前法。暑月当令产母在无风清凉处，不可多人看，恐人多热气逼袭，盖血得热则散溢上蒸，致令产母头痛面赤，不省人事，谓之血晕，若夏月风凉阴雨，亦不可任意取凉，恐生大病，慎之慎之。

(摩揣(临蓐腹痛，切不可使稳婆摩揣探候，虽水破痛璫，尤当忍之，令人扶掖缓行，则儿自顺正，岂有横逆之患，若胞水破，儿未下，谓之试水，此产甚迟，有隔二三日产者，宜服八珍、襟、艾，水止痛定，至五六日产者甚多，但觉腹中踴动，切不可容稳婆动手，及产母用力，盖儿出胞时，用尽其力，不能即转，多有过数日方得力续转踴，自然身正而下，举世之难产者，虽由平日居处失宜，往往皆是稳婆轻易动手，摩揣所至，所以田野村妇，艰於产者绝罕，惟富贵之家，不习勤劳，任意眠坐，经络凝滞，恣情饮啖，儿得肥甘，长养倍常，更多不禁房室，频泄母气，自不能如勤劳村朴之天生天化也，况乎临月，一有腹痛，即唤稳婆探候，蚤动胎气，伤其先天气血之源，多致子母俱伤，亦有产後致变者，皆产时藏府受伤所致也，即子之夭枉，多缘先天之气，不得其全耳。

(卧法(临蓐卧宜仰而正，不可偏侧，坐蓐不可太早，盖男胎向内，女胎向外，皆首居上，足居下，临产时必倒转顺出，须再三缓缓扶掖走动，使得其旋转，不然，恐有横逆之患。

(催生(坐蓐时，用瞽生散去芍药，加枳壳、黄杨脑、童便，然必待胞水破，腰痛甚，方与热服，不可太早，早则先行恶露，反致难产也。凡十月未足，临产腹痛，或作或止，或痛不甚者，名曰弄胎，或腹虽痛甚，而腰不甚痛者，或胎高未陷者，或谷道未 进者，或水浆未破者，或浆水虽出而腹不痛者，皆属气虚，并非正产之候，惟宜独参汤助之，慎勿妄投药饵，致产母蚤恐，而妄乱用力，直待子逼门户，腰重痛璫，眼中如火，谷道 进时，方可用力，兼服催生药，如千金方用阿襟三絮，滑石一絮，车前子二絮，为末，饮服方寸匙，不下，少顷再服，此药临时服之，不可先服。

(饮食宜忌(临蓐饮食宜调，不可不食受饥，使母无力，尤不可过食太饱，使儿气不能踴，多致子母受伤，及乎产後发热泄泻，中 结痛，皆缘饮食所伤，即汤水亦宜少用，往往有膀胱破损，良有引饮过多，尿稠胀满所致，种种危候，皆产前不慎之故，尤忌饮酒，每致血逆奔上，急与热童便压之，然多有不救者，至於猪肾、鸡子之类，皆难蕃 琢哄非但产後当忌，临产亦不可食。

(备法(产妇或不顺理，用蓖麻子十四粒，朱砂、雄黄各五分，蛇蜕一尺烧灰，麝香一字为末，将水和作一丸，先用川椒汤洗脐中，置

药於内，再用纸数重覆盖，以帛系之即下，下即去药。横生逆生，手足先出者，以盐擦儿手足心。盘肠生而肠不收者，用新汲水入醋面，当自收上，一法，用蓖麻子十四粒，捣烂，贴产母顶心，其肠收上，即去之，一法，以半夏末搐鼻中，肠自上，一方，以蓖麻油润纸拈，点灯吹灭，将丑其肠即上。

(下死胎法(子死腹中者，或热病伤胎，或颠仆高坠，或蚤动太早，或触犯禁忌，或胎肥气滞，恶露已尽，致胎乾子死，身冷不能自出，须验产母面赤舌青，腹中阴冷重坠，是其候也，然不若见紫黑血块血缕，尤为瑞候，至若爪甲与舌俱青，腹胀气喘，口中臭气者危矣，急令稳婆动手，以法下之，迟则不救，古法虽有童便调朴硝半紫，及平胃散水酒煎调朴硝，虚寒用理中汤倍参煎调芒硝等法，然有时辄应，有时不应，良由产母元气盛衰不同，能行药力与不能行药故耳，亦有产难有紫儿一死一生者，千金用蟹爪一升，甘草二钱，阿襟二紫，以流水先煮蟹爪、甘草，去滓内阿襟硝化服之，血凝不下，加桂心三钱，药入，死者即出，生者即安，神验，此千金法，取蟹能散血，而爪触之易脱，物类相感之应也，又有子死腹中，用黄牛屎涂母腹上立出者，又有取蔑心黄土为散，酒服二钱匙立出者，又有以夫尿煮沸服之者，又有以冬葵子(即向日葵子)半升，阿襟三紫，煎服者，又有用甘草、筒桂、蒲黄、香畔煎成，入鸡子一枚调服者，若冬月胎死坚晦，腹中觉冷，用香桂散加乌头，及黑神散、黑龙丹，皆可应用，内外有邪者，五积散最宜，若死胎及胎衣恶血上逆，搐呕昏晕，用小便乘热灌之，但得一口下咽即止，若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唇青吐沫，或面舌俱青，子母俱亡。陆斗岩治一妇，有胎四月，坠下逾旬，腹胀发热，气喘面赤，口鼻舌青黑，诊之其脉洪盛，曰：胎未坠也，面赤者，心火盛而血乾也，舌青口鼻黑，肝气绝而胎死矣，内外皆曰：胎坠久矣，复诊，色脉如前，以蛇蛻煎汤，下平胃散加芒硝、归尾，服之须臾，腹鸣如雷，腰腹阵痛，复下一死胎而愈。

(胎衣不出(脐肠坠断，恶露入胞，胀大不能出者，二味参苏饮童便和服，壮实人，失笑散以消瘀血，甚则平胃散加朴硝下之。胞衣不下，古法用蛇蛻一条，香油灯上烧研，入麝香为末，童便调服，或加蕲艾、阿襟、苏木各一钱，麦芽末打糊为丸，名乌金丸，难产及死胎不出，俱童便服之，亦有单用蛇蛻酥炙为末，童便下一钱匙者，千金治胞衣不出，胞烂喘急欲死，用牛膝汤服之即下，妊娠肥盛多痰，阻逆气道而致产难，及子死胎乾，或子下而胎衣不出，半夏为散，尿服方寸匙，连进三服，并用吹鼻取嚏，以激动关窍，大妙。常

见下死胎胞衣用朴硝等法，非惟不效，即使得下，胃气大伤，往往不能收功，丹方用蓖麻子肉，研涂母右脚心，胞下急洗去，缓则肠亦出矣，今人以产妇头发，入口作呕，胎衣自出，其法甚效，如不出，反逆上者必死。

(交骨不开阴门不闭子宫不收(三者皆元气不足，交骨不开者，加味佛手散，助其血气，补而开之，古法用加味芎归汤，即佛手散加龟版灰、血余，每见服此药者，恶血凝滞，反成不救，惟大剂人参、童便入芎、归剂中，助其血气，开阖之功立致也，若见咬牙昏晕，急以热小便灌之，稍迟则无济矣，若元气不虚者，只用佛手散、小便服之，单用小便亦得，人参不必也。阴门不闭者，十全大补倍参、桂补敛之，若初产肿胀，或痛而不闭者，当用逍遥散加荆芥、牡丹皮，切忌寒凉。子宫不收者，补中益气加酒炒白芍一钱，肉桂五分，补而举之或助以外治之法，如蓖麻子贴顶心之类。

薛立斋治一妇子宫胀大二日方入损落一片如猪肝，已而面黄体倦，饮食无味，内热晡热，自汗盗汗，用十全大补二十剂而愈，仍复生育。

卷十一

妇人门下

产後(诸禁、血晕、三冲、三急、三审、呕吐、癯逆、饱闷、y、如见鬼神、不语、发痉、发热、寒热、中风、咳嗽、发喘、衄、颤振、伤风、伤寒、疟、痢、蓐劳、虚烦、蚤悸、多汗、麻木、大小便诸证、诸痛、泄泻、浮肿、诸血、月水不通、诸淋、乳汁)

经日，乳子而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

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

上条言产後以乳哺子之时而患热病，其脉只宜悬小，不宜实大者，以产後新虚故也，设脉虽悬小，而见手足逆冷，又为脾气衰绝，阴气暴逆之候，亦主死也，下条言产後中风热，而至喘鸣肩息，以风热逆於籓位，其脉必不能悬小，但须实大之中，而往来和缓，则脾胃之气在其中矣，设见急疾，胃气已绝，安得不死，後世以乳子二字误认为小儿，如张介宾之明，亦不加察，且因此而谓小儿不当视虎口三关，即宜诊紮手六部，非智者之一失欤。

金匱云，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善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籓上出，所以产妇善汗出

者，亡阴血虚，箴气独盛，故当汗出，阴箴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

产後气血俱虚，汗下皆禁，独此一证用大承气者，乃证治之变，不当以寻常例测也，以其病解之後，尚有馀热在胃，所以能食，食入既多，至七八日更加发热者，此必复伤饮食之故，故知胃有实结，恐其煎迫津液，故以急下救阴为务，然必年体强旺，脉证俱实，且时日既久，与新产大便难不同，是可议下，设遇胃虚之人，虽能食而所食不多，即有发热便秘，亦属血虚，急宜调养气血，断非承气所宜，不可恣行攻击也。

产後腹中 h，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一絮，白术一絮。

产後腹中 h，乃寒积厥阴冲脉，故用辛温以散血中之寒，助以血肉之性，大补精血，较诸补剂，功效悬殊，若腹痛兼呕，而所呕皆是稀痰，是知脾虚浊气上逆，故加橘皮以宣散其气，白术以固护其脾，珥见血逆而呕，所呕浑是清水，腹胀满急，则加桃仁、肉桂，具见言外矣，至於寒疝虚劳，少腹结痛，总是下焦寒结，亦不越是方也。

产後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并主痛脓，以麦粥下之。仲景凡治腹痛，多用芍药，以其能收阴气之散也，以其能除血之痛也，以其能缓中而止急痛也，本草谓主邪气腹痛，故多用之，盖五气之邪，莫如厥阴肝木之性急暴，一有不平，则曲直作痛也，此方治 h，用芍药为主，佐以枳实炒黑，入血破积聚，收阴缓中，逐陈致新，麦粥补血下气，而壮血脉也。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乾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血之燥乾凝着者，非芍药、枳实可能治，须用大黄、桃仁、下其血闭，更加蜜以缓大黄之急也。

产後七八日，无太箴证，少腹坚痛，此恶露未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 y，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於，结在膀胱也。

太箴为表，膀胱为，七八日表证入，故曰无太箴证，恶露已为病气所郁，不能尽去，热因入，与恶露相搏，结在膀胱，而作少腹坚痛，下焦热证，故不大便，烦躁发热，更切其脉微实再倍，其发热在日晡时，而烦躁不食，热邪又攻於胃，胃热则不食，食入则谷气之热更助，热相并，故 y，至夜即愈者，产後血虚，热邪易入血室，

入血室则夜如见鬼状，言此以明其热不在血室，而在膀胱与胃，故用大承气汤也。+ 产後风，续之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乾呕，汗出虽久，籛旦证续在者，可与籛旦汤。

举此与上文承气汤，为表 之例。

产後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温覆使汗出，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入前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此证太籛上行至头表，籛明脉过膈上循於面，二经合病，多加葛根，以葛根为籛明解肌药也，防风佐桂枝，去二经之风，竹叶、桔梗主气上喘，叁、草和中气，姜、枣行营卫，气行，则上下交济而汗出解矣，附子恐是方後所加，治颈项强者，以邪在太籛，禁固其筋脉，不得屈伸，故用附子温经散寒，扬去沫者，不使辛热上浮之气，助其虚籛上逆也，若邪在胸而呕，加半夏治之，上言破之如豆入前药，旧本作如豆大，今如徐忠可驳正。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有热者，倍白薇，烦喘者，加柏柏实一分。

乳中虚，言乳哺而乳汁去多，则阴血乏而胃中亦虚，阴乏则火挠而神昏乱，胃虚则呕逆，用甘草泻心火，石膏疗烦乱，竹皮主呕逆，桂枝和营气，又宣导诸药，使无擗格之逆，烦喘者，为心虚火动，故加柏实以安之。

产後下利虚璠，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主之。

伤寒厥阴证，热利下重者，用白头翁汤，苦寒治热，以坚肠胃，此产後气血紮虚，故加阿襟、甘草，然下利血滞也，古人云，血行则利自止，此方岂独治产後哉。

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千金三物黄髻汤。

自发露，谓自发衣露体得风，非邪外伤者，故不为自汗风病，盖产时天机开发，虽微风亦得入之，外感之风，内应之火合化，淫於四末，而作四肢苦烦热，上至於头作头痛，病在表 之间，故用小柴胡汤，主治少籛，若头不痛是无表也，惟肝胆风热内动，上膈作烦，故用黄髻退热，苦叁养肝，熟地补血而益肾水，则肝胆之火盛矣。

妇人产後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饮，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产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若大虚，加饴糖六紮，汤成内之，於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紮，阿襟二紮。合八味，汤成内阿襟。

产後血去，营卫俱虚，内不充於五藏，肝木妄动，作腹中刺痛，上不充於中，遂吸吸少气，下不济於肾，故少腹急引，外连腰脊，六府不和，则不能食，用此以益营卫，伐肝邪，补中和内。按此即黄建中之变法，彼用黄以助外卫之籛，此用当归以调内营之血然助外则用桂枝，调中则宜肉桂，紮不移易之定法也。（千金二字义中风门方千金三黄汤下。）

（诸禁〔一禁卧，二禁酒，三禁浴，四禁寒，五禁汗，六禁下，七禁利小便，八禁寒凉药，九禁起动作劳，盖初产血气未定，遽卧则恶血上升，故分娩之後，须高卧仰倚，切不可即卧，三朝始可稍去其，尚宜高枕，七日後，如无他病，方可安枕，多有半月後，未能贴席者，酒能助火乱经，误用不无动血之虞，至如鸡子猪肾，一切滞气坚切难化物，及生冷膩滑，皆不可食，即砂仁汤亦能动血，咸在禁例，浴能升动恶露，虽当夏月，亦须禁之，曾有产数日後，因浴瘀血上冲而毙者，亦有因浴动血，误用寒凉，瘀结不行，血化为水，喘满肿胀而死者，不可不慎也，新产骤虚，是忌着寒，寒则血气凝滞，诸变冗生，每至饮食不化，腹痛作泻，祸患莫测，欲去其瘀，则正气并脱，欲止其泻，则瘀结不行，惟姜、桂、参、术辛温峻补，庶几血行泻止，故冬月一产，即宜重绵兜护其腹，在夏月亦当复巾裹之，机要云：胎产之病，从厥阴，无犯胃气及上中二焦，为之三禁，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利小便，制剂之法，能不犯三禁，则营卫自和，而寒热止矣，故产後虽有表证，一切风药，皆不可用，以其性升，不特载血上行，令人发晕，抑且令人亡籛，多致汗脱而死，不特风药当禁，即佛手散中芎 皆为散用，恐汤能发汗也，至於下药，尤为切禁，非特硝、黄难於轻试，即溲便数难者，只宜调养元气，若车前、泽泻之类，咸非所宜，以产後百脉空疏，自 至表，无一不虚，虚则诸寒皆禁，即芍药亦难轻用，以其酸寒伐生发之气也，地黄皆当慎用，以纯阴之味，能令作泻也，黄芩能凝滞瘀血，令人恶露不行，为害不浅，然皆产後常禁，设有表 客邪，又不当拘於上说也，试观金匱产後例中，籛旦汤之用芩，以其中有桂也，薛按八珍、十全之用熟地、芍药，以其中有参、术及桂也，岂复拘於此例哉，况乎大承气、小柴胡、三物黄芩、下瘀血等方，皆产後治例，此圣人临证如日，大转回天之力，非寻常下土，可得而测识也，畚夫早起作劳，不避风寒，不禁饮食，往往致成大病者，皆自作之琪耳。凡产後之脉，寸口洪疾不调者死，砵微附骨不绝者生，缓滑砵小者吉，实大弦急危，牢革结代及涩滞不调者不治。

（血晕〔产後元气亏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晕，或心下满闷，神

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热童便主之，若血下多而晕，或神昏烦乱者，芎归汤加人参三五钱，泽兰叶一握，童便半盏，兼补而散之，痰，合二陈加乌梅姜汁，并用铁秤锤烧令赤以醋沃之，或烧漆器并乱发以均产後因虚火载血上行而晕，用鹿茸灰为细末，好酒童便灌下，一呷即醒，行血璜快，产後昏晕呕逆，不能饮食，此胃虚挟痰所致，以抵圣散去赤芍加炮姜、茯苓，慎不可用芎、归血药腻膈，其呕逆愈不能止矣。初产血晕，速与扶起勿卧，用韭叶一握，切碎，入有嘴磁瓶中，将醋煎滚，浇入瓶内，急盖瓶口，以嘴向妇鼻孔，令气透入鼻中即苏，若恶露未尽，忽昏闷不省人事，须问先因感气而下胎者，以二陈加芎、归、香附、桃仁、山楂、姜汁，切不可作中风治，产後口眼斜等证，当大补气血，十全大补下黑龙丹，肥人佐以痰药，如星、半、木香之类，若作中风治，而用小续命必殆，若腹中刺痛者，严氏清魂散，血晕语言颠倒，健忘失志，此血入心包，宜失笑散加郁金，或用血竭、没药等分为末，热酒和童便调下二钱，良久再服，恶血自下。

(三冲(败血上冲有三，或歌舞谈笑，或怒骂坐卧，甚者上屋，口咬拳打，山腔野调，号佛名神，此败血冲心，多死，方书用龙齿清魂散，然用之多不应，不若花药石散最捷，琥珀黑龙丹亦效，如虽闷乱，不致颠狂者，失笑散加郁金，若饱闷呕恶，腹满胀痛者曰冲胃，古法用五积散，余尝用平胃加姜、桂，往往获效，不应，送来复丹呕逆腹胀血化为水者，金匱下瘀血汤，若面赤呕逆欲死曰冲肺，二味叁苏饮，其则加芒硝荡涤之，大抵冲心者，十难救一，冲胃者，五死五生，冲肺者十全一二。产後，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急用二味叁苏饮，稍迟不救。

(三急(产後诸病，惟呕吐盗汗泄泻为急，三者并见必危，痰闭心窍，抵圣散去芍药加炮姜、茯苓，多汗，加乌梅，慎不可用浮麦伤胃耗气，枣仁腻滑作泻，芍药、五味酸收，皆能阻滞恶露也。

(三审(凡诊新产妇，先审少腹痛与不痛，以徵恶露之有无，次审大便通与不通，以徵津液之盛衰，再审乳汁行与不行及乎饮食多少，以徵胃气之充馁，必先审此三者，以脉叁证，以证合脉，脉证相符，虽璪寻常，治之必愈，脉证相反，纵无危候，必多变端，即如产後恶露，常以弭月为期，然间有六七朝即净者，又未可一概论也，此虽产母禀质不同，而胎之所禀亦璪，如胎息壮盛，则气血尽归其子，瘀血自少，胎息孱弱，则气血函养有馀，瘀血必多，亦有产时去多，产後必少，产时去少，产後必多，势使然也，曾见一妇，艰产璪常，三朝下一血块，大小形色，与茄无璪，此後绝无瘀血，惟小便如皂

莢汁，其少腹略无痛楚，良由艰产过伤子宫，关闸废弛，不能收敛，故其块得下，世俗名儿枕者是也，大抵常产之妇，开阖有权，既产之後，子宫即闭，儿枕随气攻注，碎作小块，续续而下，所以绵延日期，此则全块顿出，自无淋漓之患，即有馀血，尽归溲便矣，此後屡见数妇，证虽大异寻常，以意逆之，其理自若也，产後血脱津伤，大便自应艰涩，每至五七日始通，无足怪也，其有发热 y，脉滑实者，又当急攻以救津液，若兼少腹鞭痛，又当破瘀为先，产後三朝，每有寒热蒸乳，寒热後，乳汁大行，此胃气孚化，虽有馀病，必无他虑，如无寒热而乳汁充然者，血气本旺也，若不寒热，无乳汁，此营卫不调，总无所苦，急宜当归内补建中汤，频与调之，否则弭月後渐见寒热骨蒸，而为劳蓐之患矣。

(呕吐(呕吐恶露不行，二陈加当归、蓬术、肉桂、乾姜，胸腹胀满，多是伤食，二陈加丁香，不应，加人参、炮姜、泽兰、申香，或抵圣散亦佳，如寒，理中汤加申香。

(癯逆(癯逆者，胃寒所生，产後气血俱虚，风冷搏气而逆上，乃胃气虚寒之璫，最为恶候，理中加丁香，古方以丁香、豆蔻、伏龙肝为末，用桃仁、絳茱萸煎汤，调下一钱匙，如人行五里再服，未应，急投参、附，迟则不救。

(饱闷(产後饱闷，恶露不行，多因血逆，宜行瘀血为主，如有块上升，饱闷欲吐者，二陈汤加姜、桂、香附、炮查、蓬术，块不散，积久愈坚，琥珀黑龙丹，若恶露已净而饱闷，受气也，辟香降气散，若败血伤於脾胃而腹胀呕吐者，抵圣散加鯪鲤甲、肉桂，孕妇服安胎药过多，或正产，或半产後，经一紫月，恶露未净，此非败血之比，宜导气行血，若用止截误矣，饮食停滞，六君子加木香、厚朴，大凡伤其脾胃者，当节饮食为主。

(y(y多有血滞，亦有血虚着风而痰郁者，不可专以痰断，亦不可认为血逆，其发 y，必脉大有力，始与证合，然又与产後不宜，故多难治，去血少者，血滞也，实则桃仁承气、下瘀血汤，虚则龙齿清魂散，或四乌汤用赤芍、归尾加桃仁、姜汁，去血多者，血虚也，盖血虚则心神失守，故 y，必先养血，不可用参、术峻补，当归内补建中汤、当归芍药散、襟艾汤选用，着风兼痰郁者，心经虚，故风痰客之，导痰汤加 罢观 B 薄荷，又方，益母草为末，薄荷汤为丸，童便服之，专治产後 y。

(如见鬼神(产後伤耗血脉，心气虚，则败血停积，上干於心，遂至心中烦躁，卧起不安，如见鬼神，言语颠错，误作风治必殆，虚者四物汤换生地加桂心、炮姜、生蒲黄、石菖蒲，实则四乌汤加川连，煎

成入龙脑一捻，服後得睡即安，心悸恍惚，言语错乱者，千金远志汤，如内虚败血攻心，狂言乱语者，龙齿清魂散，瘀积不行，腹胀喘急者，急用下瘀血汤攻之，庶或可救，稍迟必难挽回，此证多有脾血少者，宜八珍加炮姜，则痰清神自安矣。

(不语〔产後不语，多因停积败血，闭於心窍，神志不能明了，严氏清魂加苏木、丹参，若因心肾气虚而不能通於舌，则舌强不语，辰砂七珍散，或人参、石菖蒲等分，不时煎服，肾虚风热，地黄饮子，肝木太过，柴胡清肝散，或小柴胡加 獭脾受木侮，六君子加升麻、獭气血俱虚，八珍汤加菖蒲、远志，不应，独参汤加附子一片，峻补其气，而血自生，若竟用血药，则误矣。

(发痉〔产後发痉，因去血过多，元气亏璠，或外邪相搏，或阴火内动所致，故伤寒汗下过多，溃疡脓血大泄，多患此证，虚大补气血，或保无虞，若攻风邪必死，其证牙关紧急，腰背反张，四肢抽搐，紫目连 2，十全大补，有汗，加炮姜，多汗，加附子，不应，并加姜、附倍人参，多服始应，尝治大虚之证，服参、数斤，附子数枚方应，若汗拭不及，紫手摸空者不治。

(发热〔妇人产後血虚，籛无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发热，治宜四物补阴，而以炮姜之苦温从治，收其浮散，使归於阴，若气血俱虚，恶寒发热，烦躁作渴，十全大补汤，若热愈甚，急加桂、附，若血虚至夜发热，小腹腰佷作痛，四物加黄 五钱，肉桂一钱，若作渴面赤，当归补血汤，若误认为火证，投以凉药，祸在反掌，然产後脾胃多虚，有过於饮食伤滞而发热者，慎勿误作血虚治，但遇产後发热，若胸膈饱闷，噯气恶食泄泻等证，只作伤食治之，若发热而饮食自调者，方用补血正法。产後大发热，必用炮姜同茯苓淡渗其热，一应苦寒并发表之药，皆不可用，凡产後发热恶寒，皆属血虚，此热非有馀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加炮姜，大剂服之，且炮姜能入肺胃，散虚热，入肝脾，引血药生血，然不可多用独用，必与补阴药同用，此造化自然之妙也，恶寒发热腹痛者，当去恶血。产後脉洪数，胎前脉涩弱多死，怀孕者脉宜滑数，已产而滑数不改者，虽未必死，多费调理。

(寒热〔产後因气血虚弱，脾胃亏损而发寒热，皆不足证，经云，籛虚则恶寒，阴虚则寒热，若兼大便不通，尤属气血枯槁，切禁发表降火，若寸口脉微为籛气不足阴气上入籛中而恶寒，补中益气汤加姜、枣发越之，尺部脉弦，为阴气不足，籛气下陷阴中而发热，六味丸加肉桂以收摄之，若肌热大渴引饮，目赤面红，此血虚发热，当归补血汤，不可误认客邪而用表散药。下血过多，寒热而小腹不痛

者，此营卫亏损，阴籛不和，属虚，增损四物汤，若恶露未净，伤滞胞络，寒热而小腹痛者，属实，轻则四乌汤，重则醋煎散，产後卧不如法，败血流入经络骨节间，寒热腰股肿热，痛不可拊，局方调经散，有食消食 头痛骨疼寒热者，外感风寒也，叁苏饮、增损柴胡汤、柴胡四物汤选用，或兼泻及吐者，五积散。胸膈饱闷，前後心痛寒热者，伤气与食也，指迷七气汤，虚人，局方七气合砵香降气散，如饱满寒热兼腹痛腰疼者，四乌汤，热而不寒，胸烦自汗，与大病後虚烦相似，此去血过多，血虚生热也，逍遥散，若脐下热，非熟地不能治，如大热，必用炮姜，日晡 甚者，非柴胡不能治，不应，必用肉桂。新产蒸乳发热，不必服药。

(中风〔产风类中风证，大多血虚，非真中也，或挟风，或挟痰，或挟气，证虽不一，治法莫要於行血，芎归汤加荆芥穗，淋黑豆酒煎服，亦治角弓反张，手足𦓐，脉来虚浮者，血晕四肢强直芎，归汤加童便，或用荆芥穗微焙为末，豆淋酒调下二钱，或童便服之，口噤则抉齿灌之， 噤则灌入鼻中即苏，手足瘫痪，败血入经络也，用五积散，又有形盛气虚，产後痿废不起者，但当补气药中兼行气为主，朝用香砂六君子，暮用越鞠丸，久服自效。

(咳嗽〔产後咳嗽，多因理不密，外邪所感而致，若因风寒所感，桔梗汤加 B 香畔、生姜，或小建中汤，虚，用琿功散去术加山药、细辛、桂枝，阴虚兼感客邪者，六味丸去萸加桂枝、细辛，阴虚水不制火而嗽，六味丸加麦冬、五味，乾咳内热不寒，桔梗汤加菱甬、麦冬、丹皮、蜜煎姜、橘之类，盖乾咳一证，有小儿食乳易治，无则成劳。

(发喘〔喘而痰声大作，此痰犯肺金也，豁其痰，喘自定，风则金匱旋覆花汤加甘草、桔梗，恶露未净，加炮姜、丹叁，有食，加厚朴、陈皮，不嗽而喘，此肺为火迫，乃真喘也，难治，若肺虚热，生脉散为主药，肺胃气虚，琿功散加桔梗，兼外邪，加细辛，中气虚寒，前方加炮姜、肉桂，籛气虚脱，更加附子，肾虚不能纳气归元，都气丸作汤送璣砂丹，兼气虚者，与琿功散兼进，大抵产後发喘，加以脉之虚大急疾，皆不可治。

(𦓐〔产後阴血去多，籛火炽盛，筋失营养，虚璣生风而成此证，若见唇青肉冷，汗出目眩神昏，命在须臾，四君子加芎、归、丹皮、獭盖血生於至阴，至阴者脾土也，若肝经血虚，逍遥散加 獭籛气虚败，十全大补加姜、附、 罢观经云，脾之荣在唇，心之液为汗，若心脾二藏虚璣，而唇白多汗，急用叁、附救之，若无力抽搐，戴眼反折，汗山如珠不流者，皆不可治。

(颤振〔产後颤振，乃气血亏损，虚火益盛而生风也，切不可以风为治，急用十全大补，温补气血为主，如小产後半身肉颤，半身汗出，亦宜上法，若产後不省人事，口吐涎沫而颤振，或衄者，当归补血汤加荆芥穗，豆淋酒煎服，妇人胎前产後颤振衄，逍遥、归脾、小柴胡、补中皆可选用。

(伤风〔产後伤风，须问恶露净否，而後用药，若未净而小腹疼痛者，以行血理气为先，金匱旋覆花汤、四乌汤选用，若恶露已净，小腹不疼，但头痛身热足冷，自汗咳嗽，黄建中汤，头重，香苏散，若风寒并伤，营卫俱病，遍体痛无汗，败毒散，虚甚着风者，不可发散，逍遥去术加桂枝，得效虽迟无失。

(伤寒〔产後伤寒，不可遽用小柴胡，盖有黄芩在内，停滞恶血也，宜小建中汤、增损柴胡汤，时疫，柴胡四物汤、香苏散，伏气发温，辄汤，感冒气食，香苏散，产後得热病，四肢暖而脉息和平者生，四肢冷而脉砒涩，烦热甚而脉洪盛者，皆死证也。

(疟〔产後疟，在初产时绝少，即胎前久疟淹缠，产後气通替，无不霍然，间有微寒发热不止者，此卫气向虚，营血骤伤之故，但与内补当归建中汤，热多，倍芍药，寒多，加黄，夜发，一倍当归，三倍黄，不应，加生何首乌，虚热不止，大便不实，加炮姜、茯苓，恶露不行，小腹结痛，另用炮黑山查，熬枯黑糖，伏龙肝汤煎服，或有产後一月半月，感犯风暑而疟，小柴胡、补中益气选用，风，加羌活、紫苏，暑，加香薷、厚朴，随证裁酌，但黄芩苦寒，无论恶露净与未净，皆非所宜。

(痢〔产後下痢有三，一者因胎前患痢，产後不止，昔人以为七日必死之候，若元气未败，脉有胃气，可进粥食者，伏龙肝汤丸随证加絳，多有得生者，一者因产後脐腹受冷，饮食不化，腹痛恶露不行，理中汤为主，白，加絳、木香，赤，加桂心、茯苓，一者因产後误食生冷，或临产饮食过度，产後泄泻下痢，亦宜理中汤，白，加枳实、茯苓、厚朴、木香，赤，加香附、炮查熬糖，虚，加人参、肉桂，间有热痢下重，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清理之，恶露已净，痢久不止，腹痛後重，补中益气升举之，大抵产後下痢，惟宜顾虑元神，调和血气，则积滞自下，恶露自行，非若妊娠之有胎息，难於照顾也。

(蓐劳〔蓐劳者，因产理不顺，疲殫筋力，忧劳心璣，或将养失宜，虚风客之，致令虚羸喘乏，寒热如疟，百节烦疼，头痛自汗，肢体倦怠，咳嗽痰逆，腹中绞刺，当扶正气为主，六君子加当归，若脾肺气虚，咳嗽口乾，理功散加麦冬、五味，气虚头晕，补中益气倍用归，肝经血虚，肢体作痛，四物加参、苓、术、桂，肝肾虚弱，自

汗盗汗，往来寒热，六味丸加五味子，脾虚血弱腹痛，月经不调，归脾汤倍木香，血虚有热，增损柴胡汤，骨蒸劳热，嗽痰有红者，璅功散去术加山药、丹皮、五味、阿襟、童便，热而无痰乾咳，逍遥散用蜜煎姜、橘，蜜蒸白术，产後虚损，不时寒热，或经一二载，元神不复，月事不转，先与千金当归芍药汤，後与乌骨鸡丸调补，大抵此证多因脾胃虚弱，饮食絀少，以致疲惫而成，当补脾胃，进饮食，则诸藏有所倚赖，病自愈矣。

(虚烦〔产後虚烦皆气血亏损，虚火上泛所致，千金治产後内虚烦热短气，用甘竹茹汤，产後乍寒乍热，手足身温，心胸烦满，用知母汤，产後虚烦头痛短气，闷乱不解，用淡竹茹汤，产後烦满不安，用人参当归汤，俱孙真人法也。

(蚤悸〔产後心悸，皆心虚所致，千金治产後冲悸，志意恍惚，言语错乱，用茯神汤，虚热口燥，加麦门冬，虚，加人参，善忘，加远志、麦门冬，产後大虚心悸，志意不安，恍惚恐畏，虚烦不眠少气，人参丸，吸吸乏气善忘，本方去薯蕷加远志，亦孙真人法也。

(多汗〔产後血虚，身热自汗，逍遥散加熟枣仁、乌梅，不可用补气药，古方用麦煎散治产後盗汗自汗，为害不可胜数，因外感而汗者，黄建中汤，气血俱虚，十全大补汤，不应，加附子，若汗多不止，必发柔痉，尤当前药，若头汗者，或因湿热，或因瘀血，当审虚实治之，半身汗出，昔人用二陈合四物，治多不效，以血药助阴，闭滞经络也，此属气血不充，而有寒痰留滞，非大补气血，兼行经豁痰不效，宜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加星、半、川乌，肥人多加豁痰行气药，瘦人气血本枯，天之徵也。

(麻木〔产後麻瓚，宜生血补气，十全大补汤，去血过多，手足发麻，小腹大痛，则遍体麻晕欲，死此非恶露凝滞，乃虚中挟痰，六君子加炮姜、香附当归，曾治一妇，产後右半身麻瓚而昏晕不省人事，发即胸膈痞闷，下体重着，或时心神荡摇，若无心肺之状，顷则周身冷汗如澆，大吐痰涎而苏，此产後经脉空虚，痰饮乘虚袭入之故，因与六君子加归、肉桂，随手而效，复有一妇，产後左半身麻瓚昏晕，不省人事，发则周身大痛，筋脉赤，肌肉攸动，或时头面赤热，或时腿上振振动摇，顷则蒸蒸汗出而苏，此产後营血大亏，虚风袭入之故，用十全大补汤治之，诸证悉平，但麻瓚不止，後与地黄饮子而安。

(大小便诸证〔产後去血过多，大肠乾涸，每至三五日後，甚至五七日而大便始通者，皆其常也，或血虚火燥，不可计其日期，必待腹满觉胀，欲自去而不能者，乃结在直肠，宜用导法，蜜煎导，或削姜

酱瓜，皆可为导，惟猪胆汁导禁用，以其苦寒，误用每致发瘵也，若用苦寒药攻通，反伤中焦元气，或愈结难通，或通泻不止，必成败证，若属血虚火燥，四物加鲜何首乌润下之，气血俱虚之人，虽数日不通，饮食如常，腹中如故者，八珍加桃仁、苏子、熟蜜，若多日不解，躁闷痺常，不得已，用人参、当归、枳壳煎服，亦权宜之术耳，古人用玉烛散治之，反致危殆者多矣，至治产後日久，病外感热结，有实邪燥屎者，急用承气、大柴胡下之，又不当拘於此例也。小便不通腹胀如鼓，用炒盐加麝半字填脐中，外用 Q 馱茎作一束，切如半指厚，置盐、麝上，将艾灸之，觉热气入腹，难忍方止，小便即通，此惟气闭者宜之，若气虚源涸，与夫热结膀胱者，皆不可用，产母但觉小水少，此即是病，便宜调治，如大小便俱秘，恶露不行，先通恶露，四乌汤加蓬术、山查，如恶露不行，大便泄，小便难，五苓散倍肉桂加桃仁，不可服胃苓汤，以苍术能止血也。产後小便数，乃气虚不能制水，补中益气加车前、茯苓，若膀胱阴虚而小便淋漓，生料六味合生脉散，滋其化源，须大剂煎成，隔汤蠲热，续续进之。产後遗尿不知，乃气虚不能统血也，补中益气汤，若新产廷孔未敛，溺出不知，此恒有之，至六七朝自止，不必治也。妇人产後，水道中出肉鳶线一条，长三四尺，动之则痛欲绝，先服失笑散数服，次用带皮姜三斤研烂，入清油二斤，煎油乾为度，用绢兜起肉线，屈曲於水道边，以前姜薰之，冷则熨之，一日夜即缩，二日即尽，再服芎归汤调理，如肉线断，则不可救矣。产妇尿胞损破，致病淋漓者，当与峻补，丹溪云，难产多是气虚，产後气血尤虚，当以参、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为佐，同猪羊穉煎汤，时时饮之，勿令间断，使气血骤长，匝月其穉自完，若稍缓则难成功矣。产间伤动穉破，终日不小便，但淋湿不乾，用天然黄丝二紮，不用染者，牡丹皮、白室、人参各一钱，水煎至丝烂如饴服，服勿作声，作声则泄气无效，名补胞饮，经月常服有效。产後损尿胞而淋漓，参、术、草熬膏，猪羊胞煎汤，饥时调服，月馱胞长淋止。产後阴户着风痛，四物汤加 说 B 防风，不应，有瘀伤也，加血馱、龟版灰、肉桂，阴颓脱下，气血俱虚，不能收敛者，八珍加升麻、黄 阴户肿痛，湿热也，用枯矾、荆芥、白芷、当归、桃仁、细辛、川椒、五倍子等分，入 T 茎，煎汤薰洗即愈。

(诸痛〔产後遍身疼痛，气虚百节开张，恶露乘虚流入经络骨节之间，谓之败血流经，或流於腰胯，或流入髀股，痛不可拊，痛处热肿，流注日深，渐致身面浮肿，局方调经散最当，琥珀地黄丸亦宜，若因虚风所侵，以致肢体碯重不利，筋脉引急，发热头痛，局方用

五积散去苍术加鯨鲤甲，用生漆涂 }，或四神散加桂枝、姜、枣，和营止痛最捷，若误作伤寒发汗，致经脉抽搐，手足厥冷而变为痉，又当十全大补为主，若以手按而痛益甚者，是瘀滞也，四乌加鯨鲤甲、桂枝、姜、枣以散之，按而痛稍缓者，此血虚也，四物加香附、炮姜、人参、白术、甘草以养之，如皮肉痛者，外感也，如月内恶露未净者，香苏散加肉桂、鯨鲤甲，产後五藏皆虚，胃气亏损，饮食不充，则令虚热，籛气不守，上繃於头，则令头痛，补中益气加川芎、香附子，不应，加附子一片，若血虚，四物加参、术，有产後败血上冲头痛，非琥珀黑龙丹不效，又方，治产後败血作梗头痛，诸药不效，用大附子一枚，一碗，用火四畔灸透，粵醋令尽，去皮脐，加川芎等分，并为末，每服钱半，或二钱，茶清调下，偏正头风作痛，川芎茶调散去白芷加细辛，黑豆淋酒煎，乘热薰患处，候温服之，如左半边恶寒，脑後掣痛者，本方去白芷加、归芍，右半边畏寒，紫太籛引痛者，本方去白芷加参、，千金治产後中风头痛，手臂逆冷，白术三紮，附子一枚，独活一紮，生姜三紮，豆淋酒煎服，妇人患头风者，常居其半，每发必掉眩，如在车船上，皆因血虚，风邪諛动其痰，二陈加当归、黄芩、羌活、防风，不应，加乌头、石膏，挟气虚者，必加黄，然崩伤产後，吐血衄血，并令人眩暈，当随所因而治。感气而胃口作痛，养胃汤，因气而心腹痛，降气散，感寒而痛，甘草乾姜汤加焦白术、桂枝，有食，枳实理中加炮黑山查。产後恶血上攻心痛，为阴血亏损，随火上冲心络，名心胞络痛，宜理中加当归，产後恶露未净，胸腹作痛，或小便不利，琥珀地黄丸温散之，产後心痛，大寒呕逆不食，千金蜀椒汤，产後心痛，乾呕吐涎沫，大岩蜜汤，若真心痛，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瘀血上冲，用失笑散一钱，童便调下即定，血既散而仍痛，增损四物汤调补之。亘痛宜分左右，盖左属血，血藏於肝，肝伤有死血，故痛，小柴胡去芩加丹皮、香附、薄桂、当归、童便，右属脾，脾有痰积於亘则痛，补中益气去升麻加葛根、半夏、茯苓、枳朧、生姜，左右俱痛者属虚，补中益气加桂，下六味丸。腹痛恶露已净者，下焦虚寒也，六味丸加桂，如痛定於一边及小腹者，此是侧卧，败血留滞所致，四乌汤加蓬术，有产後腹痛，服上药不应而喜温喜按者，属虚属寒，寒则理中加肉桂、当归，虚则金匱当归生姜羊肉汤，随证加絃神验，产後三日腹痛，补中益藏，强力消血，羊肉生地黄汤，若腹中 h，畏寒少食，大剂人参、阿襟、生姜煎服效，此即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之变法也，若痛而恶心，或欲作呕，六君子加炮姜，有瘀，加莪 B 桃仁、炮黑山查，若泄泻腹痛後重，补中益气加木香、炮姜，

若胸膈饱胀，或恶食吞酸，或停恶露，至夜发热，y 腹痛，手不可按，此是饮食所致，当用二陈加枳、术、查肉，虚人，枳实理中加肉桂、炮查，发热腹痛，按之痛甚，不恶食，不吞酸，此是瘀血停滞，四乌汤加蓬术、肉桂，若止是发热头痛，或兼腹痛，按之却不痛，此是血虚，四物加艾、附、桂，若腹痛亘胀，此气寒不能温养肝血，当归、乾姜、香附、肉桂、丹皮、茯苓，入盐少许热服，产後下血不尽，腹内坚痛不可忍者，甘草、乾姜、当归、芍药、桂心、桃仁、山查煎服。产後少腹作痛，俗名儿枕块，古法用失笑散及四物加莪 B 山查，产後崩中去血，赤白相兼，或如豆汁，千金伏龙肝汤，能温脾胃，凉肝血，其效如神，若恶露既去而仍痛，四神散调补之，小腹痛当视去血多少，如败血凝滞，有块而痛者，醋煎散，无块者，四乌汤，须看人虚实酌用。产後脐腹作痛，冷气乘虚也，内补当归建中汤。产後腰痛者，因产劳伤肾所致，十全大补汤加附子，产後恶露渐少，忽然不来，腰中重痛，下注紫股，痛如锥刺入骨，此由败血流滞经络，不即通之，必发痼疽，局方调经散加鯨鲤甲，水煎日三服，以痛止为度，琥珀地黄丸亦宜，下瘀血汤、代抵当丸，皆可取用，切勿误用五积散等辛温之药，丹溪云，局方五积散，治产後瘀血作痛，以苍术为君，麻黄为臣，厚朴、枳朮为使，虽有归、芍之补血，仅及苍术三分之一，不思产後之妇，有何寒邪，血气未充，似难发汗，不过借药性温和，可以推陈致新，岂可用麻黄之悍，苍术、厚朴之燥乎，虚而又虚，祸不旋踵矣。

（泄泻〔产後泄泻，其因有五，一者因胎前泄利未止，产後尤甚，一者因临产过伤饮食，产後滑脱，一者因新产骤食肥腥，不能简饘，一者因新产烦渴恣饮，水 混乱，一者因新产失护，脐腹藏府受冷，其致泻之由虽瑣，一者中气虚寒，传化失职之患，并宜理中汤为主，食，加枳实、山查，水，加桂心茯苓，虚，加桂、附倍参，寒，加桂、附倍姜，久泻肾虚，加桂心、熟附，瘀结不行，加炮查、归身，若见完谷不化，色白如糜，此脾胃大虚，元气虚脱之候，十有九死，惟猛进温补之剂，庶可挽回，即有烦躁发热面赤，脉来数大，皆虚火上炎之故，当并进桂、附、人参、甘、姜、苓、术之类，伏龙肝煮汤代水煎服，仍得收功，若小便混浊如泔，或大便中有白沫如肠垢者，乃元气下陷之故，并宜补中益气加桂、苓、炮姜升举之，或臭水不止，加藜艾、香附、綠茱萸，若兼瘀结不通，腹胀喘急，神丹不能复图也。

（浮肿〔肿胀腹大筋青，小便不利，必食生冷伤滞瘀血也，若用

利水药，病必转剧，理中汤加木香、肉桂、蓬术，身肿或腹大如鼓，四七汤加木香，嗽者，忌木香用炮姜灰，面肿下不肿，属风，宜发散，紫苏饮加防风，下肿上不肿，属湿，宜利小便，紫苏饮加木通，四肢与头面肿甚，气食也，紫苏饮加消导药，有血，兼破血药，停血不散，腹肿喘满，夜甚於昼，四乌汤加蓬术，若足忽肿者，乃湿热注病，恐成脚气，当归拈痛汤，若红肿而痛，恐生肿毒，则以肤热与不热为辨。产後败血乘虚停积，循经流入腿胫，留滞日深，故令面目四肢浮肿，宜调血为主，医者不识，便作水气，治以导水之药必危，夫产後既虚，又以药虚之，是谓重虚，往往多致夭枉，但多服局方调经散，或四神散加蓬术、桃仁、肉桂、穿山甲，血行肿消则愈，陈无择云：若风邪乘於气分，皮肤肿而浮虚，乃邪气有馀也，若皮肤肿，其形色如熟李者，乃水也，水肿者宜利小便，气肿者宜发汗。

（诸血〔产後鼻衄，乃气血逆行所致，紫苏饮入童便、荆芥灰，如口鼻黑气起而衄者难治，初产时，口中血溢出暴，或吐血嗽血，名血气冲心，四物加延胡、木香、炮姜，产久恶露已净，吐咯咳血者，治与平人同，产後血崩，因经脉未复，而劳碌恼怒，或犯房事，多成此候，若小腹满痛，肝经已伤，最为难治，若血滞小腹胀满，四乌汤加蓬术、肉桂，血少小腹空痛，四物加丁香、襟、艾，肝火迫血妄行，加味道遥散，脾郁不能统血，加味归脾汤，脾虚不能摄血，补中益气汤，厚味积热伤血，清胃散加炮查，风热相搏伤血，四君子加防风、枳椇，恶寒呕吐，大便频泻，六君子加炮姜，下焦虚寒，不能统血，漏下色晦，及瘀淡不止，千金芎 汤、鹿茸散选用。

（月水不通〔乳子周岁而乳母经行，是其常也，若儿半岁而母经行，有血盛血热之分，血热者宜凉血，四物加续断、条芩，不乳者不在此例，若儿二三岁，其母经不行而无疾，不必服药，若肢体倦怠，食少内热，是血少也，宜逍遥散加叁、以健脾胃，若以药通之则误矣，若脾胃虚弱，六君子汤加当归，若兼郁火伤脾，归脾汤加丹皮、山梔，若怒火伤血，柴胡四物汤，气血俱虚，八珍汤加丹皮。

（诸淋〔淋因热客於稷，虚则频数，热则涩痛，气血兼热，血入胞中，则血随小便出而为血淋也，若膀胱虚热，六味丸，若阴虚而籛无以化，肾气丸盖土生金，金生水，当滋化源，若少壮元气实强者，用滑石、通草、车前、葵子、瞿麦、蒲黄，浆水煎服。

（乳汁〔产後三朝，五更发寒热，名曰蒸乳，若产後乳虽肿而儂

作者，须服清利之药，则乳自行，仍以美引之。产後乳汁自出不止，乃胃气虚，宜服五味瓊功散加黄、五味以摄之，若乳多满急痛者，用温帛熨之。新产儿未能吮乳，乳汁蓄结，与血气相搏，而壮热大渴，通乳胀硬掣痛，名曰寫朱皴当以手絳去宿乳，或吮去尤妙，并以贝母、塘菱实、甘草节、木通煎服，初产因子不育，蒸乳而发寒热作痛者，俗名乳膨，用断乳法，以四乌汤加炒麦芽一紮即之，不然，恐内结成痈，多致溃脓，亦有乳囊溃而成危候者，不可不知。若有子而乳不下者，通草八钱，煮猪蹄汤饮之，白虾汁亦妙，乳母气血虚而不能蒸乳，八珍汤加黄、麦冬，肺胃虚寒而乳不通者，千金钟乳汤，寒热不均，气道阻逆而乳不通者，麦门冬散，有热，去钟乳加漏芦，因怒火者，逍遥散加叁、麦冬之类，凡产不蒸乳者，後必有变，须预言之，元气壮实者，不在此例。吹乳肿痛，速用塘菱实一枚，连穰捣烂，甘草节一寸，乳香一钱，煎成加温酒服，服後侧卧於床，令药气行，外以天南星生末醋调敷，以手揉之自散。

疮疡(瘰疬、结核、流注、乳痈乳岩、阴疮)

金匱云，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少阴脉滑而数，热结下部也，治用狼牙煮汤，缠箸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以解毒杀虫，但用一味，以取专功，盖此证多患於嫠寡，证必咳逆经闭，骨蒸寒热，凡见颊赤，中有白斑，下唇红中白点，皆阴蚀之候，虽用上法，及服降火滋阴药，终归必亡，此情志之病，非药可治，故仲景但用外法，绝不及於汤药，厥有旨哉。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猪膏发煎导之。

导之者，服之使病从小便而出，非外用导引之谓，详阴吹正喧，妇人恒有之疾，然多隐忍不言，以故方书不载，医不加察，金匱明言胃气不清，谷气之实，所以腹中喧响，则气从前阴吹出，如失气之状，第用猪膏发煎之治，难於推测，余治一仆人之妇，经闭三月，少腹痛贯彻心，而见前证不已，与失笑散一服，瘀血大下，遂不复作，又治一贵显之媳，小产後寒热腹痛，亦有前证，与炮黑查肉、熬焦黑糖为丸，用伏龙肝煮水澄清，煎独叁汤送三钱，一服结粪大下，再进瘀血续行，而前证顿止，始悟猪膏发煎，皆为逐瘀而设，虽皆未用其方，而实不离金匱之法也。

(瘰疬〔妇人瘰疬，多因忧思郁怒，伤损肝脾，累累然如贯珠，多生於耳之前後，项侧胸间，若寒热肿痛，乃肝经气郁而为

病，不可峻用痰药，加味逍遥散，若寒热既止而核不消，乃肝经之血亦病，四物汤加白术、茯苓、柴胡、丹皮，若饮食殊少，经事不调，为脾胃亏损，六君子加香附、丹皮、柴胡、当归，若初生如豆粒，附着於筋肉，色不变，而後渐大肿痛，内热口乾，精神倦怠，久不消溃，乃肝脾亏损，逍遥散、归脾汤，健脾土，培肝木，切不可轻用散坚迫毒之剂，误下之，必犯病禁经禁，若久溃脉浮大，邪火盛也，面色皎白，金蓄]，皆难治，凡风木之病，但壮脾土，则木自不能絙繫，若行伐肝，则脾胃先伤，而木反来侮土矣。

（结核〔妇人结核，皆因郁怒亏损肝脾，触动肝火所致，非但妇人多郁患此，则小儿胎中受母气之郁，生後至七八岁外，往往有之，多结於项侧耳前後，或发寒热，属胆经风热怒火，柴胡清肝散加 獭 B 山梔以清肝火，若结於肉，其色不变，晡热内热，属肝火血虚，加味逍遥散，或结於肢节，或累累如贯珠，其色不变，亦肝火血燥而筋挛急，小柴胡加 獭佐以六味丸，若时消时作，此气滞而痰结也，用归脾、六君二汤以调和脾胃之气，外用一味香附末，唾调作饼艾灸，乾即易之，勿令伤肉，常灸自消，丹方治痰核，用贝母、全蝎、连皮胡桃肉各百枚，同捣蜜丸，空心日服弹子大二三丸效，又方，用羯羊角磁片刮下为末，或旧明角琉璃刮下为末尤良，每斤入贝母四紮，全蝎二紮，蜜丸空腹服三钱，外用皂荚肉，入鲫鱼腹中 s 性，蜜和醋调涂大效，若溃而肉不腐，或肉不生，或脓水清稀，肌寒肉冷，自汗盗汗，寒热内热，面色痿黄，食少体倦，便利不调者，五藏皆虚也，但用补中、六君、益气养营等汤，调补脾胃，则各证自退，故经云：气伤痛，形伤肿，慎不可轻用行气破血之剂。

（流注〔妇人流注，多因忧思郁怒，亏损肝脾，以致营气不从，逆於肉，或因理不密，外邪客之，或湿痰流注，或跌扑血滞，或产後恶露凝积，盖气流而注，血注而凝，或生於四肢关节，或留於胸腹腰臀，或结块，或漫肿，皆属郁火，急用勝 k，内服益气养营汤，未成自消，已成自溃，须久服无间，自然收功，若久而肿起作痛，肢体倦怠，病气有馀，形气不足，尚可调治，若漫肿微痛，属形气病气俱不足，最为难治，或不作脓，或脓成不溃，气血虚也，人参养荣汤，憎寒畏寒，籛气虚也，十全大补汤，晡热内热，阴血虚也，四物加参、术、作呕欲呕，胃气虚也，六君子加炮姜，食少体倦，脾气虚也，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四肢逆冷，小便频数，命门火衰也，八味丸，小便频数，痰盛作渴，肾

水亏损也，六味丸加麦门冬，月经过期，多日不止，肝脾虚也，八珍加柴胡、丹皮，凡溃而气血虚弱不敛者，十全大补煎膏服之，久溃而寒邪凝滞不敛者，豆畔饼祛散之，其溃而内有脓管不敛者，用药腐化之，若不补气血，不节饮食，不慎起居，不戒七情，或用寒凉药俱不治。

（乳痈乳岩〔妇人乳痈，有内吹外吹，上逆下顺之理，总属胆胃二经热毒，气血凝滞，故初起肿痛，发於肌表，肉色赤，其人表热发热，或发寒热，或憎寒头痛，烦渴引饮，加味道遥散加糖菱霜，若至数日之间，脓成满窍，稠脓涌出，脓尽自愈，若气血虚弱，或误用败毒，久不收敛，脓清脉大，非大剂开郁理气，温补气血，不能收功。丹方治乳痈初起，用蒲公英草捣汁，和陈酒服，以滓敷肿处即消，然此施於黎申之人辄效，若膏粱七情内郁所致者，良非所宜，当用鹿角，磁锋刮屑，加麝香温酒调服，若肥盛多痰郁滞者，用橘皮摘碎如豆大，汤泡净，以飞罗面拌炒，去面为末，黑糖调二钱，醇酒服之，又方，用蟹晓晓性，醇酒服三钱，又乳房肿，用贝母、糖菱实、甘草节各三钱煎服效，已溃，加忍冬一剂佳。乳岩属肝脾二藏久郁，气血亏损，故初起小核结於乳内，肉色如故，其人内热夜热，五心烦热，肢体倦瘦，月经不调，益气养营汤、加味道遥散，多服渐散，气虚必大剂人参，专心久服，其核渐消，若服攻坚毒，伤其正气，必致溃败，多有数年不溃者最危，溃则不治，周季芝云，乳癖乳岩结毒未溃，以活鲫鱼同生山药捣烂，入麝香少许，涂块上，觉痒璠勿搔动，隔衣轻轻揉之，七日一涂，旋涂渐消，若在苒藏月，以致溃腐，渐大类岩，色赤出水，深洞臭秽，用归脾汤等药，可延岁月，若误用攻伐，危殆迫矣，曾见一妇乳房结核如杯，数年诸治不效，因血崩後，日服人参紫许，月馀参尽二斤，乳核霍然。

（阴疮〔妇人阴疮，乃七情郁火伤损肝脾，湿热下注，其外证，有阴中舒出如蛇，俗呼阴挺，有翻突如饼，俗呼阴菌，亦有如鸡冠，如鼠乳，亦有生诸虫，肿痛湿痒，溃烂出水，胀闷脱坠者，其内证，口乾内热体倦，经候不调，饮食无味，晡热发热，胸膈不利，亘腹不调，小腹痞胀，赤白带下，小水淋漓，其治法，肿痛者，四物加柴胡、山栀、丹皮、胆草，湿痒者，归脾汤加山栀、柴胡、丹皮，淋漓者，龙胆泻肝汤加白术、丹皮，溃腐者，加味道遥散，肿闷脱坠者，补中益气加山栀、丹皮，佐以外治之法可也，若阴中有虫痒痛，乃肝经湿热，此惟独阴无寐，郁火内蕴所致，患此者，必骨蒸潮热，经水不调，乾咳吐红，面赤声哑，虽日用

开郁降火之药，多不能愈，大抵五志之病，非药可医，而失合证治尤难，外治之法，以桃仁研膏各雄黄末、轻粉，涂猪肝纳阴中，并用肥汤煎苦参洗涤，或以鲫鱼胆涂之，然旋治旋发，如菌蒂生虫，不腐不止，又有交接时辄出血作痛，此肝伤而不能藏血，脾伤而不能摄血也，多用加味逍遥散加肉桂，或归脾汤下加絳八味丸自愈。

婴儿门上

脉法

小儿二岁已内，看虎口食指皆卯辰三关，以验其病，脉纹从寅关起，不至卯关者易已，若连卯关者难愈，若寅侵卯，卯侵过辰者最剧，其脉纹见五色，如因蚤必青，热则赤，风热泻利色紫，当以类推之，又纹色显而有萦纤者，为有胃气，易治，纹色细淡而直如刀刃者，乃正气之虚，难治，纹上另有一点如流珠者为宿食，纹傍另有一条如丝缕者为风痰，纹斜向内者易已，斜向指甲者难愈，三岁後则以一指 转辨其脉，五六岁後脉六七至，为平脉，浮为风，浮大而数为风热，砵细为寒，砵涩为伤食，伏结为物聚，微细为疳积，为腹痛，浮而洪为有热，浮而迟为有寒，弦急为气不和，促结为虚蚤，脉乱不治，此论脉之大端也。

面目证

左腮属肝，右腮属肺，额上属心，鼻属脾，颐属肾，青主蚤积不散，红主痰积蚤热，黄者食积症癖，白主泄泻水，黑主肾气受伤。目内赤者心实热，淡红者心虚热，青者肝实热，淡青者肝虚热，黄者脾实热，白而混者肺实热，目无精光者肾虚也，若目无大眦者，五藏皆不满，儿多不育。

五藏虚实寒热

心主蚤，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搐，虚则困卧而悸，心热则合面睡，或上窜咬牙，心气实则喜仰卧。肝主风，实则面青目直，叫哭壮热，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呵欠，肝热则手循衣领，及乱捻物，壮热饮水喘闷，肝有风则目连 2，得心热则发搐，或筋脉牵紧而直视，肝热则目赤，兼青则发搐，风甚则身反张强直。脾主困，实则身热引饮，虚则吐泻生风，若面白腹痛，口中气冷，不思饮食，或吐清水者，脾胃虚寒也，呵欠多睡者，脾气虚而欲发蚤也。肺主喘，实则闷乱气急喘促饮水，虚则哽气出息，肺热则手掏眉目鼻面，肺盛复感风寒，则胸满气急，喘嗽上气，肺藏怯则唇白，若闷乱气粗，喘促哽气者，肺虚而邪实也。肾主嘘，皆胎稟虚怯，神气不足，目无精光，面白颊解，此皆难育，虽育不

寿，或目畏明下窳者，盖骨重则身缩也，咬牙者，肾水虚而不能制心火也，惟痘疮有实则黑陷证，乃邪火亢盛，非正气之实也。

变蒸

小儿变蒸，变者变其情智，蒸者蒸其血脉，大抵三十二日为一变，每经变毕，则情智璋常，全婴方论云，变蒸者，以长气血也，变者上气，蒸者发热，轻则体热虚蚤，耳冷癩冷，微汗，唇生白泡，三日可愈，重者寒热，脉乱，复疼啼叫，不能乳食，食即吐，五七日方愈，变蒸之时，不欲蚤动，当其时有热微蚤，慎不可治及灸刺，但熟视之，若良久不已，少与紫丸微下，热歇便止，若於变蒸之中，加以时行温病，或非变蒸而得，时行病者，其证皆相似，惟耳及尻通热，口上无，白泡，当先服黑散以发其汗，汗出温粉粉之，热歇便祛，若犹不除，乃与紫丸微下之，小儿禀虚，在所不免，勿药可也，尝见小儿变蒸发热有痰，投以抱龙丸，辛至不救，若不热不蒸，略无证候而暗变者，禀气壮实故也。

胎证

小儿胎证，谓胎热，胎寒，胎黄，胎肥，胎弱，是也，胎热者，生下有血色，旬日之间，目闭面赤，服胞肿，啼叫蚤烦，壮热溺黄，大便色黄，急欲食乳，此在胎中受热，及膏粱内蕴，宜用清胃散之类，胎寒者，初生面色 啼声低小，或手足挛屈，或口噤不开，此母气虚寒，或在胎时，母过食生冷，或感寒气，宜用五味璋功散之类，胎黄者体目俱黄，小便秘涩，不乳啼叫，或腹胀泄泻，此在胎时，母过食炙 粉间致生湿热，宜用泻黄散之类，胎肥者，肌肉禀厚，目睛粉红，弭月後渐瘦，五心烦热，大便不利，口吻流涎，此受母之胃热所致也，乳母服大连翘汤，儿亦饮少许以疏利之，胎弱者面无精光，肌体瘦薄，身无血色，大便白水，时时哽气及啾，因父气不足者，六味地黄丸，因母气不足者，八珍汤，母子并服，近世初生小儿，概与化毒丹，及黄连、犀角、贝母、甘草、朱砂之属，殊不知此惟身面皆赤，胎禀多热毒者为宜，若身面皆白，胎禀虚寒，本来少毒者服之，反伐其始生之气，多致夭枉，当用连皮胡桃肉三枚研碎烂，橄榄核三枚烧存性，明雄黄研细水飞净三分，甘草煎浓汁，和生白蜜数匙，研匀搅去滓，时时温服引出肾藏之毒，尝见服此者，多不出痘，即出亦稀，而无苦寒伤胃之患，可不辨虚实寒热，而漫投化毒之剂乎。

胎毒

小儿初生，其身如有汤泼火伤者，皆母过食膏粱所致，母服清胃散、逍遥散，清其气血，儿亦常饮数滴，有身无皮肤而赤发热者，皆由产母胃中火盛也，用熟石膏末，加珍珠粉扑之，亦有因父遗毒所致，当从霉疮毒治，夏月以儿卧蕉叶上尤良，有身无皮肤而不赤者，皆由产母脾肺不足也，以参、末加珍珠粉扑之，脾主肌肉，肺主皮毛，故知病脾肺也，子母俱服保元汤，如脑额生疮者，火土相合，湿热攻击髓海也，难治，脚上有疮者，阴虚火盛也，不满五岁而死，如未满月而撮口握拳腰软者，此肝肾中邪胜正弱也，三日内见者必不治，如男指向，女指向外，尚可治，系哇D之。

噤风撮口脐风

小儿初生噤风者，胎中受热，毒流心脾，生下复为风邪所搏，致眼闭口噤，啼声不出，舌上如粟，口吐白沫，七日内见者，百无一生，撮口者，因胎热，兼风，自脐而入心脾，致面目黄赤，气息啼急，声不出，舌强唇青，口撮腹胀，急於虎门灸七壮，灸之不哭，吊肠吐沫者不救。脐风者，因断脐之後，为水湿风邪入於心脾，致腹胀脐肿，四肢厥直，啼不吮乳，甚则撮口发搐，七日内患者最危，宜用麝香、蝎尾、铜绿、轻粉、辰砂为散，姜汤调服，若脐边青黑，握拳口噤，是为内搐，不治，若齿龈有泡如粟，挑破即开，不必用药。

急欲乳

急欲乳，不能食者，此风邪由脐而蕴心脾，致舌乾唇燥，不能吮乳也，因外邪而唇口撮紧者，名脐风，多不可救，若心脾有热，舌尖痛不能吮乳者，以柳华散敷之，目闭口噤，啼声不出，吮乳不得而吐沫者，辰砂膏涂乳，令儿吮之，若舌下肿如小舌者，或舌络牵痛，或齿龈患白星，俱用线刺出毒血，亦敷柳华散，凡重舌，以向外横挑底尖细脉，不可伤其本络，轻则言语不清，重则血出而死，若暴病发热，作渴饮冷，口舌生疮，大便秘结，泻黄散，若病後发热，口渴饮汤，大便不实，璋功散或口角流涎，或痰气壅盛，脾不能摄也，六君子汤，若儿自食甘肥，或母食酒面，致儿口舌生疮，清胃散。

弄舌

脾藏虚热，令舌络牵紧，时时微露而即收者，名弄舌，属心脾亏损，温脾散，有热，人参安胃散，舌舒长而良久不收者，名吐舌，乃心脾积热，或兼口舌生疮，作渴饮冷，属胃经实热，并用泻黄散，若饮水者，脾胃虚而津液少也，兼面黄肌瘦，五心烦热者，

疳瘦也，胡黄连丸，大病未已而弄舌者凶。

游风猴疳

丹瘤之证，俗名游风，因胎毒客於理，搏於气血，发於皮肤，其赤晕游走者，乃血随风热也，若发於胸脘，游走四肢者轻，发於头面四肢，延及胸背脘腹者重。千金云，赤游风肿，若备铍觀心腹者，即能杀人，伏龙肝为细末，鸡子白和傅，勿令乾，或加发灰、猪膏傅之，古人云，从四肢起入腹囊者皆不治，当令人用力，於各患处遍吮毒血，各聚於一处，急砭出之，内服小剂活命饮，惟百日内禁砭，若肚腹膨胀，二便不通，毒入内也，用大连翘汤，亦有生者，或用雄黄二分，朱砂一分，水飞，生蜜水调匀，隔汤温热，常服数匙，得泻其毒便解，在小腹脘上阴囊等处，忽红肿如霞，流行不定，不止一处者，用白曉胡桃七个连曉捶碎，大川连一钱五分，生甘草节去皮二钱，水煎蠲热，陆续勤服，乡村不便医药者，以生菜窠捣汁涂之，亦可灌服数匙，更以菜窠绢包烘暖，红肿处。猴疳者，状如圆癣，色红，从臀而起，渐及遍身，四围皮脱，中露赤肉，臀疳若猴之状，乃胎中毒邪，蓄於肾藏而发，不急治必死，用大川连、生甘草各六分，乳香、没药并炙，雄黄水飞各四分，青黛研净，朱砂水飞各分半，西牛黄一分，各为细末和匀，每服分半，蜜调，灯心汤下，日三夜二服，外用净青黛二钱，黄柏末微炒闭口，连翘炒黑，人中白火 淬，各一钱，土贝母去心炒褐色五钱，为末和匀，临用入西牛黄、冰片各半钱，麻油调傅神效。

胎蚤

小儿胎蚤者，因妊娠饮酒，忿怒蚤跌，或外挟风邪，内伤於胎，儿生下即病也，若月内壮热，翻眼握拳，噤口出涎，腰强搐掣，蚤怖啼叫，Y}，颊赤面青眼合者，当疏风利蚤，化痰调气，及贴虎法，若面青拳搐，用 系瓷切不可误作脾风，妄用温药，若眉间色赤，或虎口指纹曲 者可治， 系蛙[全蝎，若眉间青黑者不治，大抵小儿藏府脆弱，不可辄用银粉镇坠之剂，反伤真气，多致不救也。

目睛倏动

目者肝之窍也，肝胆属风木二经，兼为相火，肝血不足，则风火内生，故目睛为之倏动，经曰：曲直动摇，风之象也，宜四物汤滋其血，柴胡、山栀清其肝，阴血内营，则虚风自息，兼用六味丸以滋其源，若愈後蚤悸不寐，或寐中发搐咬牙，自睛倏动者，血虚不能荣筋脉也，补中益气倍归、，凡病气有馀，皆属元气不

足，况此证兼属肝脾，多为慢蚕之渐，尤当审之。

唇口蠕动

唇为脾之华，籀明之脉，环唇而交人中，是以脾胃虚者，多有此证，不独病後而已，夫脾主涎，脾虚则不能收摄，多兼流涎，或误认为痰而用祛逐之药，则津液益枯，不能滋养筋脉，遂致四肢抽搐，病势愈甚，原其治法与慢脾风相同，当大补脾胃，六君子加升、柴，切禁青皮、龙胆草伐肝之药，若兼四肢微搐，或潮热往来，或泄泻呕吐，面色痿黄，皆脾胃有伤也，加黄、当归、白芍，若脾气下陷而肝木侮之者，补中益气以升其伤，加苓、半、芍药制肝补脾，切不可用疏风治蚕之药。

发搐

蚕疔发搐，多因乳母郁怒传儿，胎中受惠，或生後乳伤蚕恐致病，证多吐乳面青，若痰实壅积，则壮热面红，当兼调治其母，切不可损其元气，验其顺逆，男则握拳，拇指叉入食指中为顺，於外为逆，女则叉入食指为逆，於外为顺，凡小儿忽然蚕搐目直者，皆肝经风热，若肝虚生风，则目连 2 而不搐，及多呵欠咬牙，若肝经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若肝经有热，则目直视不搐，得心热则搐，其证手循衣领，及乱捻物，宜泻肝热为主，凡病之新久，皆能引动肝风，风内动则上入於目，故目为之连 2，若热入於目，牵其筋脉，紫眦俱紧，不能转视，故目直也，亦有饮食停滞中焦，致清籀不升，浊阴不降，肝木生发之气不得升，致生虚风者，若胸满腹痛，呕吐恶食，轻则消导化痰，重则探吐攻积，更须审其所伤寒物热物，亦有因感眉吐泻，致土败水侮而生虚风者，不可遽服蚕药，若辄用之，反成其风而益其病矣。洁古云：伤风发搐，当辨有汗无汗，用大青膏、小续命分治，薛按前证，若口中气热，搐而有力，属形病俱实，宜大青膏以散风邪，若口气不热，搐而无力，属形病俱虚，宜璋功散以补脾土，六味丸以滋肝木，绎懂 H 清肝火，因风邪郁热而变诸证，当理肺经，清风邪，若外邪既解，而诸证不愈者，当实脾土补肺金，若竟治其风，恐脾气复伤，诸证蜂起矣，若伤食後发搐，身温多睡，或吐不思食，宜先定搐，搐止白饼子下之，後与秘旨安神丸，若饮食停滞，呕吐不食，腹胀便秘者，属实热，白饼子下之，若下後搐热益甚，呕吐不食者，属虚热，璋功散补之，若脾胃既伤，肝火所胜，六君子加 罢 H 健脾气，平肝木，大凡饮食既消而不愈者，但调补脾胃，则诸邪自退。百日内发搐，真者不过紫三次必死，假者频发不死，真者内生蚕疔，假者外伤风冷，

血气未实，不能胜任，故发搐也，口中气热，大青膏及涂僂法，并用大青膏加白矾，取三钱，入桃枝一握，煎水浴之，勿浴儿背，此即浴体法也，前证多因胎中受惠，或乳母郁怒传儿，或儿脾伤自病，当固元气为主，凡搐频者，风在表易治，宜发散，搐稀者风在藏，难治，宜补脾。

癩瘵

钱仲簪云，小儿发瘵，因气血未充，神气未实，或为风邪所伤，或为蚤怪所触，亦有因乳母七情蚤怖所致，若眼直目牵，口噤涎涎，腹膨搐搦，背项反张，腰脊强劲，形如死状，或一时二时醒，若反折上窜，其声如鸡，属肝，抽搐有力，为实邪，柴胡清肝散，大便不通者，泻青丸，阴虚，地黄丸，若目瞪吐舌，其声如马，属心，发热饮冷为实热，朱砂安神丸，发热饮汤为虚热，辰砂妙香散，若目直腹痛，其声如牛，属脾，若发热抽掣，仰卧，面色光，脉浮病在府为簪，易治，加味导痰汤，身冷不搐，覆卧面色黯黑，脉砵病在藏为阴，难治，六君子加木香、柴胡，若蚤跳反折手纵，其声如羊，属肺，面色痿黄者，土不能生金也，五味琿功散，面色赤者，阴火上冲於肺也，地黄丸，若肢体如尸，口吐涎沫，其声如猪，属肾，地黄丸用紫河车膏代蜜丸服，肾无泻法，故悉从虚治，凡有此证，先宜看耳後高骨间，有青紫纹，抓破出血，可免其患，此皆元气不足之证，须常用六味丸加鹿角襟，或八味丸用鲜河车膏代蜜以助先天，更以六君子补中益气以助後天，设若泛行磊 复伤元气，则必不时举发，久而危殆，多致不救，凡癩瘵虎口脉乱，乃气不和也，脉纹见有五色，由其病甚，色能加变，至於纯黑者，不可治也。

睡中蚤动

小儿睡中蚤动，由心肾不足所致，盖藏府脆弱，易为蚤恐，夫人之神气，寤则行於目，寐则楼於肾，今心肾既虚，则不能盛摄精神，故睡中蚤动也，治宜清心安神，亦有蚤絪而作者，因击动其肝，故魂不安也，宜抱龙丸以豁痰镇蚤，若食郁生痰，蚤动不安者，用四君子以健脾，加神曲、半夏以化痰，山栀、柴胡以清热。

目动咬牙

小儿蚤後，目微动咬牙者，皆病後亡津液，不能荣其筋脉也，亦有肝经虚热生风者，宜审其气血有馀不足而治之，其日中发热饮冷而动者，气有馀也，泻青丸，夜间盗汗及睡不盛而动者，血不足而肝肾有热也，地黄丸，或因肝经风邪传於脾肾者，亦令咬牙，先用柴胡清肝散，次用五味琿功散、六味地黄丸，若因肝胃

虚热，补中益气加芍药、山栀，实热，泻黄散，以牙龈属手足筋明故也。

摇头便血

经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属木，木得风则摇动，乃肝经火盛而生虚风也，便血者，风木摇动，则土受凌虐而不能统血也，或因乳母恚怒，风热炽盛，肝木伤脾，使清筋不升，亦有风邪侵入大肠者，治法，若因风热，柴胡清肝散，若因怒火者，小柴胡汤加白芍、丹皮，若清气不升，脾气下陷者，补中益气汤，肝经血热妄行者，六味地黄丸，脾土不能培肝木者，六君子加柴胡、罢观 C

偏风口噤

小儿偏风者，少筋厥阴肝胆二经证也，口噤者，由风木太甚而乘於脾，则筋燥而急，然燥令主於收敛劲切，或左或右，其因一也，若足筋明胃经气虚，风邪所乘，其筋脉偏急者属内因，若脾肺虚弱，理不密，外邪所乘，或吐泻后，内亡津液，不能养肝，致口眼斜，皆属肝血不足，内火生风，宜滋肾水养肝血壮脾土，治法，脾胃虚而动风者，璋功散加柴胡、罢观肝肺虚而外邪所乘者，绎威若兼目紧上视，寒热往来，小便淋漓，面青豆胀，皆肝经本病也，或唇口斜，腹痛少食，目胞浮肿，面色青黄，肢体倦怠，皆肝木乘脾证也，当审五藏相胜而主之，设执其见证，概投风药，反成坏证矣。

角弓反张

角弓反张，即是痉病，经脉空疏，虚风袭入，而致筋脉拘急，或因蚤骇停食，肝脾受困，内动虚风，皆能致此，若身反张强直，发热不搐者，风伤太筋也，人参败毒散、小续命汤，因蚤骇目直，呵欠项强顿闷者，为木风内病，系瓷因暴怒击动肝火者，泻青丸，若服前剂，其证益甚者，此邪气已去而脾气亏也，璋功散加芍、归补之，若气血素弱，或服攻伐之剂，而手循衣领，咬牙呵欠者，肺经虚甚也，兼进六君子、地黄丸补之。

急蚤

钱氏云，小儿急蚤，因闻大声或蚤而发搐，搐止如故，此热生於心，身热面赤引饮，口中气热，二便黄赤，甚则发搐，盖热盛生风，筋盛而阴虚也，经曰：热则生风，风则痰动，痰热客於心膈间，风火相搏，故抽搐发动，当用抱龙丸、泻青丸除其痰热，不可用巴豆之药，楼全善云，急蚤属木火土实，木实则搐有力及目上视，火实则动 2 频睫，土实则身热面赤而不吐泻，偃睡合睛，

治法，宜凉宜泻，用利蚤丸等，亦有因蚤而发者，牙关紧急，壮热涎潮，窠视反张，搐搦颤动，唇口眉毛绣引，口中热气，颊赤唇红，二便秘结脉浮洪数紧，此内有实热，外挟风邪，当截风定搐，若痰热尚作，仍微下之，痰热既泄，急宜调养脾气，此肝胆血虚，火动生风，盖风生则阴血愈散，阴火愈炽，若屡服祛风化痰泻火辛散之剂不愈，便宜认作脾虚血损，急以六君子汤补其脾胃，否则必变慢蚤也，急蚤而见目睛翻转，足摆跳搐，忽大叫吐逆，药不得入，搐鼻无嚏者不治。

慢蚤

钱氏云：小儿慢蚤，因病後，或吐泻，或药饵伤损脾胃，肢体逆冷，口鼻气微，手足厥，昏睡露睛，此脾虚生风无籛之证也，因吐泻脾肺俱虚，肝木所乘，或急蚤屡用泻热，则脾损阴消，遂变慢蚤而致籛微搐，楼全善所谓木虚则搐而无力，火虚则身寒，口中气冷，土虚则吐泻，睡而露睛，治宜温补脾胃，六君子姜、桂、蝎尾，或兼夹热夹食夹痰，与外感证相似者，当审其因而治之，大率吐泻痰鸣气喘，眼开神缓，昏睡露睛，蚤跳搐搦，乍发乍静，或身热肢冷，面淡唇青，其脉碎迟微缓者是也，当温补脾气为主，佐以安心制肝药，若禀赋不足，或久病脾虚，及常服芩 苈 芦 多致此证，若因土虚不能生金，金不能平木，木来侮土，致成慢蚤者，五味理功散加当归、枣仁、 疔 补土平木，若脾土虚寒者，六君子加乌头、蝎尾，泄泻，加炮姜、木香，不应，急加附子以回籛气，凡元气亏损而致昏愤者，急灸百会穴，若待下痰不愈而後灸之，则元气脱散而不救矣，此乃藏府传变已璠，总归虚处，惟脾受之，无风可逐，无蚤可疗，因脾虚不能摄涎，故津液妄泛而似痰者，当依前法自效，若不审其因，泛用祛风化痰之剂，反促其危也，每见小儿脾胃弱者，一病即成慢蚤，不可泥为久病，误药而後始成也，内经谓之慢脾风，意可见矣，慢蚤而见目不转睛，痰鸣如踩锯声，项软身冷黏汗，手足一边牵引者不治。喻嘉言曰：小儿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藏府血脉，俱未充长，籛则有馀，阴则不足，故易於生热，热甚则生痰生风生蚤，亦所恒有，设当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热痰风蚤，则後人不眩，因四字不便立名，乃节去二字，後人不解，遂以为奇特之病，且谓此病有八候，以其头摇手劲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挛急也，而立目邪心乱搐搦之名，以其脊强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张之名，相传既久，不知其妄造，遇此等证，无不以为奇特，而不知小儿之理未密，易於感冒风寒，病则筋脉牵强，因

筋脉牵强，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张种种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药镇坠，外邪深入藏府，千中千死，间有体坚证轻得愈者，又讬为再造奇功，遂至各守专门，虽日杀数儿，不自知其罪矣，如方书中有云，小儿八岁以前无伤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为蚤风之说树帜，曾不思小儿不耐伤寒，初传太簿一经，早已身强多汗，筋脉牵动，人事昏砮，势已璫於本经，汤药乱投，死亡接踵，何由见其传经解散耶，此所以误言小儿无伤寒也，不知小儿易於外感，易於发热，伤寒为独多，世所妄称为蚤风者，即此也，小儿伤寒，要在三日内即愈为贵，若待经尽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刚痉无汗，柔痉有汗，小儿肌理不密，故刚痉少，柔痉多，世医见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蚤风证为名，而用参、术、附等药闭其理，热邪不得外越，亦为大害，但此金石药为差絀耳，所以凡治小儿之热，但撤其出表，不当固其入也，仲景原有桂枝汤法，若舍而不用，从事东垣内伤为治，毫厘千里矣。

天钩内钩

天钩者发时头目仰视，蚤悸壮热，紫目反张，泪出不流，手足搐掣，不时悲哭，如鬼崇所附，甚者爪甲皆青，盖由乳母厚味积毒在胃，致儿心肺生热，热痰郁滞为患，加以外挟风邪而发，法当解利其邪，绛戚面色皎白，气虚喘促者，四君子汤加蝎尾，内钩者，腹痛多喘，唇黑囊肿，伛偻反张，眼尾赤色，若内藏抽掣，作痛狂叫，或泄泻缩脚，内证一作，则外证亦然，璫难调理，内证，乌蝎六君子丸，外证，绛戚进乳食者可治，若因乳母醇酒厚味，积毒在胃，加味清胃散，若因乳母郁怒积热在肝，加味道遥散，稍加漏芦，母子俱服。

盘肠气痛

小儿盘肠气者，痛则曲腰乾啼，额上有汗，皆由肝经风邪所搏也，肝肾居下，故痛则曲腰，乾啼者，风燥其液，故无泪也，额上有汗者，风水助心火也，口闭足冷者，脾气不荣也，下利清粪者，肝木乘脾也，丁香楝实丸，曲腰乾啼者，盐汤送下，额上有汗者，汤下，口闭足冷者，人参汤下，若面赤唇焦，小便不通，小腹胀痛者，小肠热也，加味通心散，若痛不止，煎 O 揉其腹，就以热胜戏▲良久尿出痛止，若因乳母饮食停滞者，保和丸，怒动肝火者，加味道遥散，子母俱服。

伤风

小儿伤风，鼻塞发热，或痰壅发搐，多因乳母鼻吹僦门，但服惺

惺散，或用 C 茎，生姜一片，细切搗烂，摊纸上置掌中合，待温贴於虎门，其邪即解，乃去其勞聰却用絹緞寸餘，涂以面糊，仍贴虎门，永无伤风之患，其馀用药发散，与大人不彛，但脾胃怯弱，所以多手足寒冷之证，故治法以照顾脾胃为主。

诸经发热潮热

小儿之热，有五藏之不同，虚实之各彛，实则面赤气粗，口燥唇肿，作渴饮冷，大小便难，或掀衣露体，烦啼暴叫，伸体而卧，睡不露睛，手足指热，宜用汗下，虚则面色青白，恍惚神缓，口中虚冷，嘘气软弱，喜热恶寒，泄泻多尿，或乍凉乍温，怫郁蚤惕，上热下泄，夜则虚汗，屈体而卧，睡而露睛，手足指冷，宜用调补。壮热者，肢体大热，热不已则发蚤痿，若身热而口中气热，乃风寒外感也，轻则惺惺散，重则羌活之类，发热而搐搦上窜，拗哭昏睡者，蚤热也，实则泻青丸、抱龙丸，虚则系瓷肝火内热者，龙胆泻肝汤，阴盛格籐而热者，理中汤，发热而不欲饮水者，胃气虚热也，白术散，发热而饮水作渴，喜冷饮食者，胃气实热也，泻黄散，小儿诸热，其因外证而作者，当从外证治之，或乳母七情厚味，饮食停积，遗热於儿，或儿嗜食甘肥，衣裳过暖，或频浴热汤，积热於内为患者，当详其因而治之。潮热者，时间发热即退，来日依时而至，有风寒疝积食癖之分，表 阴籐虚实之彛，如污出身热，呵欠面赤，风热也，伤寒时疫，阴籐相胜，外感热也，肌瘦口乾，骨蒸盗汗，疝热也，大小便秘涩，汗下不解，积热也，腹背先热，夜发旦止，食热也，涎嗽饮水，乳食不消，癖积也，又有烦热者，气粗喘促，心烦不安，颊赤口疮，兼发痿证，疮疹热者，耳鼻尖冷，心热者，已午间发，至夜则凉，虚热者，困倦少力，大凡壮热饮水，大便秘结，属实热，泻黄散加黄、犀角，热渴饮汤，大便如常，属阴虚，六味丸，若见蚤搐等证，肝经血虚生风也，四物加天麻 罢观颊赤口乾，小便赤色，大便焦黄，表 俱实热也，清凉饮，如大便已利，或热未止，表邪未解也，惺惺散微汗之，籐气下溜於阴中而发热者，补中益气，若食乳婴儿，当兼治其母。小儿潮热，或壮热不退，多是变蒸及五藏相胜，不必用药，又多食积郁热，由中发外，见於肌表，只理其中，清籐明之热而表热自除，不可认作外感，用解表攻 等药重伤其内，又潮热不退，恐是出痘，亦当审察，勿便下药，大抵发热饮水者，热在内，不饮水者，热在外，宜详辨之。

伤寒夹蚤夹食

钱仲籐云，小儿正伤寒者，谓感冒寒邪，壮热头痛，鼻塞流涕，

畏寒拘急是也，夹蚤者，因蚤而又感寒邪，或因伤寒，热殫生风，是热乘於心，心神易动，故发搐也，羌活散解之，不可使用抱龙丸，以有朱砂能镇固其邪也，夹食者，或先伤风寒後复停滞饮食，或先停滞饮食而後伤风寒，以致发热气粗，暖气壮热，头疼腹胀作痛，大便酸臭，先用解散，次与消导，不解者，大柴胡汤，周岁已前，伤寒热轻者，惺惺散，周岁已後，须解表微汗，若五六日不除，邪入经络，传变多端，不可枚举，大略参以六经例治之。

咳嗽

儿因壅理不密，外邪内蕴，或因乳母七情厚味郁热，若风邪外伤，鼻流清涕，头痛身重者，叁苏饮。小儿伤寒发热，咳嗽头面热，千金用麻黄汤加石膏、黄芩、芍药、生姜。小儿发热喘咳，喉中水鸡声，千金射干汤，若嗽而吐青绿水者，六君子加柴胡、桔梗，若嗽而吐痰乳者，但加桔梗，勿用柴胡，嗽而呕苦水者，胆汁溢上也，二陈汤加黄芩，嗽而喉中作梗，心火刑金也，桔梗汤加山栀，有痰，加半夏、茯苓，风热，加委甬、薄荷，小儿嗽久不止，服发散之药不应，至夜微热，急当改用小剂六味地黄以济其阴，若面目浮肿者，五味琿功以益其气，其嗽立止，切禁升发及助气药，若痰中有血，或嗽则鼻衄，须加紫菀，因风热痰结，屡嗽痰不得出者，必用萎甬、白蜜以润之。百日内嗽者，名乳嗽，甚难调理，桔梗汤，随证加薄荷、紫苏、羌活、前胡、B香畔之类，更须禁其吮乳，但与粥汤乃效，风邪外感者，惺惺散，痰热既去，而气粗痰盛，或流涎者，脾肺气虚也，琿功散加桔梗，口疮眼热，五心烦热，腹满气粗，大便坚实者，凉膈散，若因乳母食五辛厚味，致儿为患者，母服清胃散，仍叁所见诸证治之。

喘

喘急之证，有因暴蚤触心者，有因风寒之邪壅盛者，有因膏粱积热薰蒸清道者，有因过服消导脾胃气虚者，然喘与气急，有轻重之别，喘则欲言不能，隘於胸臆，气急则但息短心神迷闷耳，治法，因蚤者，抱龙丸，风寒伤肺气者，小青龙汤，或三拗汤加絃，热伤肺气者，当凉肺定喘，痰声如锯者，小剂金匱麦门冬汤加牙硝，脾肺气虚者，面色青白，四肢不温，大便不实，五味琿功散，薛云，煎证因脾肺气虚，壅理不密，外邪所乘，真气虚而邪气实者为多，若已发之际，散邪为主，未发之先，补脾为主，设概攻其邪，则损真气，径补其肺，则壅其邪，惟在临证之活法耳，凡喘嗽小便不利，则必生胀，胀则必生喘，当分先後标本治

之。

吐泻

小儿脾胃俱伤，则呕泄并作，伤辛热停滞，则呕吐出酸秽，或黄色乳，或腹痛下利者，泻黄散、保和丸选用，胃虚食不化而发热者，六君子加黄连、藜菜萸、木香，若停滞已去，泄泻不已，理中汤去参加茯苓、木香，胃气不能化食，益黄散，若伤生冷腹痛，泻利青白，六君子加砂仁、木香、炮姜，若伤鱼肉等物，六君子加山楂、砂仁，若泻红黄赤黑，肠胃俱热也，养胃汤加木香、黄连，若夏秋伤热，吐泻色黄者，玉露散，若夏秋霍乱吐泻，手足心热，口乾唇燥，喜饮冷水者，五苓散，凡霍乱吐泻，手足逆冷，喜饮热汤者，理中汤，若泻利青白，乳食不化，额上微汗，脉碇迟而或逆者，由胃气虚甚，过服芩使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以致气不宣通而作也，若泻而暖臭吞酸，胸腹满痛，按之益甚者，虽作泻而所伤之物未消也，保和丸消导之，腹痛按之不哭者，乳食已消也，璋功散加木香，蚤泻者，肝主蚤，木盛必传劫脾土既衰，则乳食不化，水道不调，故泄泻色青，或兼发搐也，亦有因乳母脾虚受蚤，及怒动肝火，致儿吐泻色青，璋功、六君加柴胡、罢观B蝎梢之属，实脾以盛肝胆之气，慎勿用峻攻之药，脾气益虚，肝邪弭甚，甚至抽搐反张也，若母食厚味而乳热者，清胃散，若母饮烧酒而乳热，或子母身赤，或昏愤吐泻，丹方用锡掇盛滚水，盖良久，取盖上蒸气水服之即解，同气相求之义也，吐痰涎及绿水者，胃虚受冷也，藜菜萸汤。小儿衣甚薄，则腹中乳食不消，不消则大便酸臭，此欲为癖之渐也，便将紫丸微消之，乳哺自当如常，若儿不受食哺，而但欲乳者，此是有癖，当下之，不下必致寒热吐利，失下之故也，凡小儿尿黄而臭甚，此腹中有伏热，龙胆汤微下之，若白而酸臭者，此宿食不消也，当与紫丸，微者少与药令内消，甚者稍增药令小下，节乳哺数日，令胃气平和，若不节乳哺，则病易复，复下之则令腹胀满必发痿，此为食痿，轻则下之，重则难疗。大凡吐乳泻青色，手足乍冷户热者，属蚤，法当平肝补脾，若吐泻青白色而不甚臭，手足指冷，或昏睡露睛者，属虚，法当温补脾土，若吐泻黄赤色而臭秽璋常，或喜冷饮而睡不露睛，手足指热者，属实，法当消导清理脾胃，此验虚实补泻法也。

病

海藏云，病者，因母有妊，儿饮其乳所致，他孕相迫，亦能致此，其状微利，寒热往来，或发热形瘦腹大，毛发3 隣，情思不

悦，令儿断乳，先与龙胆泻肝汤加扁蓄，及白饼子下之，後与理功散、益黄散补之，禀气素虚不胜攻击者，理中加黄连、茯苓、扁蓄，或一味扁蓄浓煎日服，以其能利小便也。

疳

小儿疳疾，不越风食乳癖食积痰积，挟蚤挟暑，与脾虚胃弱之不同，盖风则多寒，食则多热，乳癖则泄泻多哭，痰积则呕吐喘鸣，食积则腹胀下血，挟蚤则发搐指冷，挟暑则昏睡壮热，脾虚则倦怠肢冷，胃虚则多渴少食，治法，不离疏风消导豁痰，如小柴胡随证加絃，多寒，则加羌活、桂枝，多热，则加橘皮、枳实，泄泻，则加厚朴、神曲，呕吐，则加橘皮、枳实，下血，则加枳实、黄连，发搐则加 獭羌活，昏睡，则加茯苓、泽泻，脾虚，则补中益气加桂枝，胃虚，则六君子加草果，夜发，则加当归，日晏，则加升麻，若痢後疳，疳後痢，与夫三日疳，及久疳不止，俱补中益气为主，疳母，以小柴胡加鳖甲、桃仁丸服，大抵小儿肌廔疏薄无汗者绝少，即使无汗，稍加桂枝，有汗，并加芍药，不必用知母、石膏、紫苏、羌活辈也，至於劳疳瘵疳之类，小儿本无，不复赘及，其有因乳母七情六淫所致者，又当以小柴胡、逍遥散之类，兼治乳母为当。

痢

钱仲箴云，泻利黄赤黑，皆热也，泻利清白，米谷不化，皆冷也，东垣云，白者湿热伤於气分，赤者湿热伤於血分，赤白相杂，气血相乱也，罗谦甫云，小儿下利色白，大都受寒，下利脓血，大都受热与食积，薛云，手足指热，饮冷者为实热，香连丸，手足指冷，饮热者为虚寒，理苓汤，若兼体重肢痛，湿热伤脾也，升箴益胃汤，小便不利，阴箴不分也，五苓散，若湿热退而久痢不愈者，脾气下陷也，补中益气汤倍升、柴，泻利兼呕，或腹中作痛者，脾胃虚寒也，理功散加炮姜、木香，或变而为疳者，六君子加升、柴，若积滞已去，利仍不止者，脾气虚也，四君子加肉果，有寒，加絃茱萸、炮姜，有热，加炒黑宣连，丸服尤妙。

脱肛

实热则大便秘结，虚寒则肛门脱出，因吐泻脾虚，肺无所养，故大肠气虚下脱也，补中益气为主，若脱出绯赤，或作痛者，血虚有热也，本方加丹皮、芍药，甚则加川连，外用槐角煎汤薰洗，若色淡不肿不痛，无血，此属气虚，只用补中益气以升举之，或加乌梅以收敛之，大凡手足指热，属胃热，手足指寒，属胃寒，若小儿肛痒或嗜甘肥，大肠湿热壅滞，或湿毒生虫而啮蚀肛门

者，内服肥儿丸，外以雄黄、铜绿为散纳肛门，若因病不食，虫无养而蚀肛者为孤惑，黄连犀角散，若蚀肛透内者不治。

便血

热入大肠则便血，补中益气加黄连、柴胡，热入小肠则尿血，六味丸，小儿多因胎中受热，或乳母六淫七情厚味积热，或儿自食甘肥积热，或六淫外侵而成，粪前见血者，清胃散加槐米，粪后见血者，清胃散加犀角、连翘，若婴儿则以治母为主，余当临证制宜。

大便不通

小儿大便不通，肺与大肠有热也，清凉饮，若饮食夹蚤，及积滞不通者，泻青丸，此皆治实热例也，若因乳母膏粱积热，及六淫七情郁火传儿为患者，清胃散加蜂蜜，清邪解郁，若儿禀赋怯弱，五心烦热，作渴引饮而大便难者，六味丸加二冬滋补肺肾，若用大黄、麻仁辈，是速其咎也。

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有在气在血之分，上焦气分有火，则必渴，下焦血分有湿，则不渴，若津液偏渗於肠胃，大便泻利，而小便涩少者，五苓散加半夏、人参，若脾胃气滞，不能通调水道者，补中益气加木通、泽泻，心神烦热，脐腹胀闷，而小便不通者，栀子仁散，脾肺燥热，阴无以化而赤涩者，黄芩清肺散，膀胱阴虚，籛无以生而淋漓者，滋肾丸，若膀胱阴虚，籛无以化而淋漓者，六味丸，若因乳母厚味酒面积热者，清胃散。

遗尿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卧则籛气内收，肾与膀胱之气，虚寒不能约制，故睡中遗尿，一味补骨脂酒炒为散，醇酒或益智仁煎汤送下，脾肺气虚者，补中益气加补骨脂、山茱萸。

疳

杨氏云，疳者府藏虫疳也，其名甚多，姑举其要，虫疳者其虫如丝，出於头项胸背之间，黄白赤者可治，青黑者难疗，疳者，皱眉多啼，呕吐清沫，中作痛，腹胀青筋，唇口紫黑，头摇齿痒，脊疳者，身热羸瘦，烦渴下利，拍背有声，脊骨如锯齿，十指皆疮，频啮爪甲，脑疳者，头皮光急，满头俱疮，脑热如火，发结如穗，遍身多汗，腮肿眦高，疳渴者，日则烦渴，散水不食，夜则渴止，疳泻者，毛焦唇白，额上青纹，肚胀肠鸣，泻下积粕，疳痢者，停积宿滞，水谷不聚，泻下恶物，疳肿者，胃中有积，肚腹紧张，脾复受湿，则头面手足虚浮，疳劳者，潮热往来，五心烦热，

盗汗骨蒸，嗽喘枯悴，渴泻饮水，肛硬如石，面色如银，无辜疳者，脑後项边，有核如弹丸，按之转动，软而不疼，壮热羸瘦，头露骨高，乃乏乳所致，丁奚疳者，手足璠细，项小骨高，尻削体瘦，腹大脐突，号哭胸陷，哺露疳者，虚热往来，头骨分开，翻食吐虫，烦渴呕哕，走马疳者疳热上攻，速如走马，或痘毒上攻，则牙齿蚀烂，盖齿属肾，肾虚受热，疳火上炎，致口臭齿黑，轻则牙龈腐烂，唇吻肿痛可治，重则牙龈蚀落，腮颊透烂不治，其证虽多，要不出於五藏治法，肝疳，则颊左生疮，眼目赤烂，肢体似癩，紫耳前後项侧缺盆紫股结核，或小腹内股，茎囊辜丸肿溃，便溺癃闭，或出白津，或咬指甲，摇头侧目，白膜遮睛，羞明畏日，肚大青筋，口乾下血，用芦荟丸以杀虫，地黄丸以滋肾，心疳，则口舌蚀烂，身体壮热，面黄颊赤，或作肿痛，腹满膈闷，或掌热咽乾，饮水便出盗汗，啮齿虚蚤，用胡黄连丸以治心，理功散以补脾，脾疳，则体黄而瘦，皮肤乾涩，头不生发，或生疮痂，或人中口吻赤烂，吐逆乳食，嗜土腹大脐突，泻下酸臭，小便浊白，或合目昏睡，恶闻水音，用肥儿丸以治疳，五味理功散或益黄散以生土，肺疳，则鼻外生疮，咽喉不利，颈肿齿痛，喘嗽气促，寒热少气，皮肤皱揭，鼻痒出涕，衄血目黄，小便混浊而频数，用加味陷胸丸以治肺，补中益气汤以生金，肾疳，则脑热吐痰，手足逆冷，肢体瘦削，夜则微寒发热，滑泄腹痛，口臭作渴，齿龈溃烂，爪黑而齩，尻耳生疮，或耳出水，用蟾蜍丸以去疳，地黄丸以补肾，其无辜疳，用保元汤、蟾蜍丸，丁奚哺露，用六味丸、蟾蜍丸，走马疳，敷马鸣散，服蟾蜍丸，若作渴泻利，肿胀劳疔等类，详参方论而治之，盖疳者乾也，因脾胃津液乾涸而患，在小儿为五疳，在大人为五劳，总以调补脾胃为主。凡小儿疳在内，目肿腹胀，脐突溺稠，泻利青白，体渐瘦弱，疳在外，鼻下赤烂，频揉鼻耳，或肢体生疮，鼻疮，兰香散，诸疮，白粉散。热疳，如圣丸，冷疳，木香丸，冷热交错，元气久亏，温脾丸最宜。疳病害眼者，用茺萸仁、青葱子细末，各一钱，不经水骗鸡肝一具，研烂入白酒酿，饭上蒸熟食之，不过五七服必愈。

二便色白

秘旨云，小儿便如米泔，或溺停少顷，变作泔浊者，此脾胃湿热也，若大便泔白色，或如鱼冻，或带红黄黑者，此湿热积滞也，宜理脾消滞，去湿热，节饮食，若忽然变青，即变蒸也，不必用药，若久不愈，用补脾制肝药，若母因七情，致儿小便如泔，肥儿丸，大便色青，日久不复，或兼泄泻色白，或腹痛者，六君子

加木香，仍审乳母饮食七情主之。

食积

小儿食积者，因脾胃虚寒，乳食不化，久而成积，其证至夜发热，天明後凉，腹痛膨胀，呕吐吞酸，足冷壮热，喜睡神昏，大便酸臭，甚则下血是也，若兼寒热者，为食积发热，若食在胃者消之，腹痛痞胀，按之益痛者下之，下後仍痛，按之则止者补之，夹食伤寒者，先散之，叁苏饮，热甚便秘者，先利之，大柴胡汤，如无外感，但只伤食，不至於甚，保和丸调之，盖脾为至阴之藏，故凡脾病者，至夜必热，热而兼寒，则又见所胜者侮所不胜矣，食未消者消之，则寒热止，食既消者补之，则寒热痊，若手足并冷，喜热饮食，此中州虚寒也，宜温之，大便欲去不去，脾气下陷也，宜升之，若夜间或侵晨泄泻者，脾肾俱虚也，四神丸，手足并热，作渴饮水者，脾胃实热也，泻黄散，大便秘结，大柴胡汤，手足虽热，口不作渴，大便不实者，白朮散，大便下血者，理中汤去叁参加枳实、黄连、红曲。

腹痛腹胀

小儿腹痛体瘦，面色目无精光，手足指寒，口中气冷，不思饮食，或呕利撮口，此脾土虚而寒水所侮也，益黄散，或理中丸去叁参加茯苓，若口中风温，手足心热，面色黄白，目无精光，或多睡恶食，或大便酸臭，此积痛也，消积丸，甚者，白饼子下之，後以白朮散调补脾胃，若腹胀而闷乱喘满者，白饼子，若不闷乱喘满者脾虚也，白朮散调补之，痕下而致目胞腮面四肢浮肿，肚腹愈胀，脾虚欲发蚤蓀者，皓气丸温理之，若腹中有癖不食，饮乳则吐，按之则啼，当暂用白饼子下之，盖小儿病此，良由乳食不消，伏於腹中，乍冷乍热，饮水过多，脾胃虚弱，不能传化水谷，以致四肢羸瘦，肚腹渐大而成痞矣，六君子加乾蟾，若痛连紫豆，肝木乘脾也，四君子加柴胡、芍药，若腹痛重坠，脾气下陷也，补中益气汤加枳实，若手足指冷，或癩逆泄泻，寒水侮土也，六君子加炮姜、肉桂，不应，急加附子，若服罔眩之药，致腹作痛，按之痛止者，脾气复伤也，五味瓊功散，至於腹胀喘满，亦皆脾虚邪乘所致，东垣所谓寒胀多而热胀少，热者，六君子加、薤、连、枳、朴，寒者，六君子加姜、桂、絳茱萸，亦有寒热错杂者，泻心汤，薤、连、炮姜并用，若治实胀，用二陈加枳、朴、木香，有热，加薤、连可也。

烦渴

小儿唇红如丹即发渴，红甚焦黑则危笃，若三焦烦热作渴，导赤

散，风热，泻青丸，虚烦懊恼，栀子豉汤，虚烦不得眠，酸枣汤，夜甚者，当归补血汤，伤寒後唇口焦者，竹叶石膏汤，泻利作渴，五苓散，暑伤心脾，烦渴引饮者，人参白虎汤，下利脾虚作渴，七味白术散，热结膀胱，小便秘渴，五苓散，上焦虚热，四君子汤，膏粱积热，清胃散，脾虚积热，泻黄散，中气虚热，理中散，肾水虚热，六味丸，慎勿妄用寒凉降火，脾胃复伤，则腹胀而为败证矣。

汗

小儿理疏薄，常时微汗，但不宜过多，亦不可衣被过厚，使汗大出，若睡中出汗名盗汗，止汗散，遍身多汗烦热为胃热，三补丸，胃虚汗者，上至项下至脐也，益黄散，六腑虚汗者，上至头下至项，乃禀赋不足，保元汤加防风、白术，小儿元气未充，理不密，或饮食停滞，或厚衣温暖，热郁心包而津液妄泄也，导赤散，血虚，用人参、当归等分煎服，名团参汤，其盗汗属胃经虚热者，五味理中，肾经虚热者，六味丸，若寒水侮土，益黄散，设泛行施治，误损脾胃，多成疳疔，大凡汗多亡阳，必至角弓反张，颈项强，用十全大补，多有生者。

黄瘡

夫人身之神，贵於藏而默用，见於外则内虚也，其证皆由脾有亏，运化失职，湿热留於肌肤，发而为瘡，钱仲篛所谓身痛背强，二便涩滞，遍身面目爪甲皆黄，小便褐色是也，治法，宜固脾为先，如专用芩、白中淡泄利水之药，则鲜有不致危者，若初生及百日之中，半月之内，不因病而身黄者，胃热胎黄也，腹大食土，为脾疳，兼作渴冷饮，泻黄散，小便不利，五苓散加茵陈，大便秘，茵陈蒿汤，病後发黄，肢体浮肿，白术散，清便自调，肢冷嗜卧，益黄散，身淡黄白，理中丸加茵陈，身热膈满，肌肤面目皆黄，泻黄散加枳椇、生姜，若闭目壮热，多哭不已，大小便赤涩，口中热气，乃妊母厚味遗毒也，母子并服清胃散、生料地黄丸，忌酒面五辛热物，误伤脾土，急则蚤风吐泻，缓则肢体浮肿，小便不利，眼目障闭，多成疳疾矣，又有脾虚发黄者，当於脾胃中求之。

曹氏云，者九虫之一，因藏府虚弱及伤甘肥生冷，致不安，动则腹中攻痛，或作或止，口吐涎水，贯心则死，钱仲篛云，吐水不心痛者胃冷也，吐沫心痛者虫痛也，与藜相似，但目不斜，手不搔耳，化虫丸，田氏云，虫痛啼哭，仰坐卧不安，自按心

痛，时时大叫，面色青黄，唇色兼白，目无精光，口吐涎沫也，若因胃冷即吐，理中汤加炒川椒、乌梅，或送乌梅丸尤妙，若中气虚而虫不安者，但补脾胃自安，冬月吐虫，多是胃气虚寒，白术散加丁香、乌梅。

疝

小儿阴肿疝气，多属肝肾气虚，为风邪所伤，血气相搏而成，六味丸加茴香、川拣子，若坐卧湿地所致者，五苓散换苍术加蝎尾、柴胡、山栀、车前，不时寒热者，小柴胡去参加桂、苓、川楝、蝎尾，若因啼哭不止，动於阴器，结聚不散，而睾丸肿大者，桂枝汤加细辛、当归、木香、蝎尾，啼叫气逆，水道不行而致者，辟香降气散加青皮、蝎梢、柴胡，小腹作痛，小便涩滞者，龙胆泻肝汤加延胡索、肉桂。

目

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於目，而黑睛为肝之窍，瞳神又为肾之精华，小儿目无精光，及白睛多黑精少者，肝肾俱不足也，地黄丸加鹿茸，昼视通明，夜视罔见者，所禀气衰弱，遇夜阴盛则气愈衰，故不能视也，冲和养胃汤、煮肝散，疳眼者，因肝火湿热上冲，脾气有亏，不能上升清气，故生白翳，睫闭不开，泪如糊，久而脓流，遂至损目，益气聪明汤、决明鸡肝散，目闭不开者，因乳食失节，或过服寒凉之药，使气下陷，不能升举，补中益气汤，眼连二者，肝经风热也，柴胡清肝散，若目面青，食少体倦，肝木藜也，五味功散加白芍、柴胡、生姜，实者，去参换赤芍加羌活、蝎梢，若生下目黄壮热，木小便秘结，乳食不思，面赤眼闭者，皆由在胎时，感母热毒所致，儿服泻黄散，母服地黄丸，若乳母膏粱积热，致儿目黄者，母服清胃散，若肢体面目爪甲皆黄，小便如屋尘色者，难治，余参眼目本门治之，小儿误跌，或打着头脑受蚤，肝系受风，致瞳神不正，名曰通睛，宜石南散吹鼻，内服牛黄平肝镇蚤药。

耳

耳者心肾之窍，肝肾之经也，心肾主内证精血不足，肝胆主外证风热有馀，或聾聩或虚鸣者，禀赋虚也，或胀痛或脓痒者，邪气客也，禀赋不足，地黄丸，肝经风热，柴胡清肝散，若因血燥，栀子清肝散，不应，佐以六味丸，若因肾肝疳热，朝用六味丸，夕用芦荟丸，若因乳母膏粱积热而致者，子母并服加味清胃散。

鼻塞鼻衄

曹氏云，鼻乃肺之窍，皮毛理，乃肺所主，因风邪客於肺，而

鼻塞不利者，内服消风散，外用 C 茎，入膩粉少许，搗摊帛上，掌中护温贴僂门，小儿鼻衄，多因蚤仆气散，血无所 4 而随气上脱，先用小乌碇汤，次用止衄散，或璋功散加柴胡、山梔，久不愈，用麦冬、黄、当归、生地、人参、五味煎服，若衄久血脱，但出淡红水，或带黄黑色者难已。

解颅

解颅者，生下僂门不合也，长必多愁少笑，目白睛多，面色 肢 体消瘦，皆属肾虚，按肾主髓，脑为髓海，因父母精血不足，不能敛固也，地黄丸加五味、鹿茸，更用天南星微炮为末，醋调摊 帛，烘热贴僂门。虚寒，用细辛、桂心、乾姜为末，乳汁和傅 上，乾复傅之，儿面赤即愈。又方，半夏、生姜、芎、细辛、桂 心、乌头，苦酒煮去滓，以帛浸药汁中，适寒温以熨僂上，冷更 温之，复熨如前，朝暮各三四熨乃止，二十日可愈，有至七八 岁，或十四五岁，气血既盛而自合，若纵恣色欲，戕贼真阴，终 焉不寿，此证若在乳下，当兼补其母，更以软帛束紧儿首，使其 易合，亦僂陷僂填，俱属赋禀不足，或五疳久病，元气亏损，泻 利气虚，脾气不能上充所致者，补中益气及十补丸，若手足并 冷，前汤加姜、桂，不应，虚寒之甚也，急加附子，缓则不救。

龟胸背

龟背者，由儿生下，风客於脊，入於骨髓，小续命去附加防风， 龟胸者，因肺受湿热，攻於胸膈，龟胸丸，并用龟尿点其骨节， 多有得愈者，盖小儿理不密，风邪乘之，或痰饮蕴热於肺，风 热交攻而致，或坐蚤风入骨髓，治用上法，若禀受肝肾虚热，六 味丸，肾气不足，八味丸，背，加鹿茸，胸，加龟甲，治之贵早， 迟则不验。

虚羸

小儿虚羸因脾胃不和，不能乳食，使肌肤瘦弱，或大病後脾气 尚弱，不能传化谷气所致，若冷者，时时下利，唇口清白，热者， 身温壮热，肌体微黄，更当审形色，察见证，如面赤多啼，心之 虚羸也，面青目 2，肝之虚羸也，耳前後或耳下结核，肝经虚火 也，颈间肉 结核，食积虚热也，面黄痞满，脾之虚羸也，面白气 喘，肺之虚羸也，目睛多白，肾之虚羸也，乃叁相胜治也。

五迟五硬五软

五迟者，立迟行迟齿迟发迟语迟是也，盖肾主骨，齿者骨之馀， 发者肾之荣，若齿久不生，生而不固，发久不生，生则不黑，皆 胎弱也，良由父母精血不足，肾气虚弱，不能荣养而然，若长不

可立，立而骨软，大不能行，行则筋软，皆肝肾气血不充，筋骨痿弱之故，有肝血虚而筋不荣膝，膝盖不成，手足拳挛者，有胃气虚而髓不温骨，骨不能用，而足胫无力者，并用地黄丸为主，齿迟，加骨碎补、补骨脂，发迟，加龟版、鹿茸、何首乌，立迟，加鹿茸、桂附，行迟，加牛膝、鹿茸、五加皮，语迟之因不一，有因妊母卒然蚤动，邪乘儿心不能言者，有禀父肾气不足而言迟者，有乳母五火遗热，闭塞气道者，有病後津液内亡，会厌乾涸者，亦有脾胃虚弱，清气不升而言迟者，邪乘儿心，菖蒲丸，肾气不足，地黄丸加远志，闭塞气道，加味道遥散，津液内亡，七味白术散，脾胃虚弱，补中益气汤，若病久或五疳所致者，但调补脾胃为主。五疳者，仰头哽气，手脚心坚，口紧肉硬，此筋气不荣於四末，独筋无阴之候，若腹筋青急者，木乘土位也，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若系风邪，小续命去附子。五软者，头项手足口肉皆软，胎禀脾肾气弱也，若口软不能啣物，肉软不能辅骨，必先用补中益气以补中州，若项软天柱不正，手软持物无力，足软不能立地，皆当六味丸加鹿茸、五味，兼补中益气，二药久服，仍令壮年乳母乳哺，为第一义。

失音

舌者音声之机也，喉者音声之关也，小儿卒然无音者，乃寒气客於会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开阖不致，故无音也，若咽喉声音如故，而舌不能转端言语，则为舌，此乃风冷之邪客於脾络，或中舌下廉泉穴所致，若舌本不能转端言语而喉中声嘶者，则为喉，此亦风痰阻塞，使气道不通，故声不得发，而喉无音也，大抵此证多有禀赋不足，不能言者，有乳母五志之火遗儿，薰闭清道，不能言者，有蚤风中风不能言者，若遗热与津液耗者，七味白术散，清气不升者，补中益气汤，禀赋不足与虚火伤肺者，地黄丸，若仰首咳嗽，肢体羸瘦，目白睛多，或兼解颅呵欠咬牙等证，悉属肾虚，非地黄丸加鹿茸、远志不能治也，若吐泻後，或大病後，虽有声而不能言，又不能咽物者，非失音，乃胃气不能上升，地黄丸与补中益气汤兼服。

咬牙

小儿寤寐，不时咬牙及啣乳者，虽多属蚤，然所致各有不同，惟啣乳蚤搐者，抱龙丸，若发热饮水，叫哭而搐者，心经实热也，泻心汤，睡困蚤悸，合目而卧者，心经虚热也，导赤散，而青目呵欠项强烦闷者，肝经实热也，柴胡清肝散，手循衣领，及乱捻物者，肝经虚热也，发搐目青面赤，肝经风热也，并宜六味丸。

夜啼蚤啼

夜啼有二，曰脾寒，曰心热，夜属阴，阴胜则脾藏之寒愈盛，脾为至阴，喜温而恶寒，寒则腹中作痛，故曲腰而啼，得灯火，其啼便止，其候面青白，手腹俱冷，不思乳食，亦曰胎寒，益黄散加 獭若见灯愈啼者，心热也，心属火，见灯则烦热内生，紫藤相搏，故仰身而啼，其候面赤，手腹俱暖，口中气热，导赤散加黄连、麦冬，若面色白而黑暗少，属肾气不足，至夜阴虚而啼也，宜用六味丸，因蚤者，叁客忤蚤啼治之。蚤啼者，邪气乘心也，哭而多泪，是蚤也，啼而无泪，是痛也，若因心火不足而蚤啼者，秘旨安神丸，心火炽盛，导赤散，木火相搏，加柴胡、梔子，肝血不足，六味丸。

喜笑不休

经曰：神有馀则笑不休，又曰：在藏为心，在声为笑，在志为喜，又火太过为赫曦，赫曦之纪，其病笑谑狂妄，又云：少阴所主为喜笑，又云：精气并於心则喜，此数者皆言属心火也，先用泻心汤治其心火，次与六味丸滋其肾水，太仆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扁鹊云，其人唇口赤色者可治，青黑者死，若肾水亏涸，不胜心火，而喜笑不休，寻作不安之态者，六味地黄丸，肝木过盛，土挟心火，而喜笑不休者，柴胡清肝散，馀兼别证各从其类而叁治之。

循衣撮空

循衣撮空，皆由肝热筋脉血枯而风引之，故手指为之撮敛也，宜璿服六味丸，间有回生之功，亦有脾虚肝乘者，六君子加 獭 B 蝎梢，若肝经实热，泻青丸，盖循衣撮空，皆病之败证，求其实热，十无一、二，许叔微云，循衣撮空，皆神虚无主，非大剂独叁、保元，不能挽回，虚寒，则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大建中温补之，然亦有心包热璿所致者，王海藏治血脱，循衣撮空摸床，扬手摇头，错语失神，脉弦浮而虚，血脱内燥，热之璿也，气粗鼻乾，此为难治，生地黄黄连汤。

寿夭

孙真人曰，儿初生，叫声连延相属者寿，声绝而复扬急者不寿，啼声散，不成人，啼声深，不成人，脐中无血者好，脐小者，不成人，通身软弱如无骨者不寿，鲜白长大者寿，生下目自开者，不成人，目视不正数动者，大非佳，汗血者，多危不寿，汗不流，不成人，小便凝如脂膏，不成人，头四破，不成人，常摇手足者，不成人，额上有旋毛者早贵，妨父母，儿生枕骨不成者，能言而

死，尻骨不成者，能踞而死，掌骨不成者，能匍匐而死，踵骨不成者，能行而死，腓骨不成者，能立而死，身不收者死，鱼目者死，股间无生肉者死，颐下破者死，阴不起者死，阴囊下白者死，赤者死，卵缝通鬻黑者寿，儿小时，识悟通敏过人者，多夭，大则项橐颜回之流也，小儿骨法，成就威仪，回转迟舒，稍费人精神雕琢者寿，其预知人意，回旋敏速者夭，大则杨修孔融之徒也。

张介宾曰，小儿之寿夭，其因有二，一则由於禀赋，一则由於抚养，夫禀赋为胎元之本，精气之受於父母者也，抚养为居处寒温，饮食饥饱之得失者也，凡少年之子多有羸弱，欲勤精薄也，老年之子多强壮者，欲少精全也，多饮者子多不育，盖以酒湿乱精，则精半非真而湿热胜也，多欲者子多不育，以孕後不节，则泄母阴，夺养胎之气也，此外如饥饱劳逸，五情六气，无不各有所关，是皆所谓禀赋也，至於抚养之法，则俗传有云，若要儿安，须带饥寒，此言殊为未审，夫欲其带饥者，恐饮食之过耳，过则伤脾而病生，盛使略饥，其犹庶几，至若寒之一字，则大有关系，小儿以未成之血气，嫩薄之肌肤，较之大人，相去百倍，顾可令其带寒耶，尝见新产之儿，多生蚤搐，此为稳婆不慎，则风寒袭之，多致不救者此也，及其稍长，每多发热，轻则为鼻塞咳嗽，重则为小儿伤寒，幼科不识，一概呼为变蒸，投药致毙者此也，或寒气伤藏，则为吐泻，或因寒生热，则为蚤为疳，种种变生，多由外感，虽禀体强盛不畏风寒者，亦所常有，但强者三分之一，弱者三之二，伤热者十之三，伤寒者十之七，况膏粱贫贱，气质本是不同，医家不能察，但知见热攻热，婴儿不能言，病家不能辨，徒付之命，诚可叹也，又有谓小儿纯籛之体，故多宜清凉治之，此说尤为误人，而王节斋又曰：小儿无补肾，谓男至十六而肾始充满，既满之後，妄用亏损，则可用药补之，若受胎之时，禀之不足，则无可补，禀之原足，又何待补，呜呼，此何说耶，夫小儿谓纯籛者，以其阴气未成，即肾虚也，或父母多欲而所禀水亏，亦肾虚也，阴既不足，而不知补之，阴绝则孤籛亦绝矣，何谓无可补耶，殊不知钱氏六味地黄丸，专治小儿肾虚解颅，以其纯籛无阴，故取崔氏八味丸，裁去桂、附，以独补肾水也，此义惟薛立斋得之，惜乎世医，多所未悟也。

卷十二

婴儿门下

夫人习尚不同，趋舍各理，痘疹一门，向得涵高兄采辑诸家方

论，备列医通，其间方药多有以意参易者，惜乎笔削未竣，完璧难求，志儿心折其学，因命续貂，系以麻疹诸例，庶不失先哲二者并名之义云。

钱氏痘疹论

小儿在胎时，食母五藏血秽，生後其毒当出，故痘疹所发，皆五藏之液，肝水泡，其色青小，肺脓泡，色白而大，心为斑，其色赤小，脾为疹，其色赤黄，疮疹欲出，五藏证具，惟肾无候，但耳尻冷是也，疮疹出时，辨视轻重，一发便出尽者，必重也，疮夹疹者，半轻半重也，出稀者轻，外微红者轻，外黑赤者，微重也，外白黑者，大重也，疮端黑点如孔者，势甚也，青乾紫陷，昏睡汗出不止，烦躁热渴，腹胀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璫也，凡疮疹当令乳母慎口，不可令饥，及受风冷，致归肾变黑难治也，有大热当利小便，有小热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更看时月轻重，大抵痘疹属脾，出则春夏为顺，秋冬为逆，又当辨春脓泡，夏黑陷，秋斑，冬疹，亦不顺也，黑者，无问何时，十难救一，其候寒战噤牙，或身黄肿紫，急宜百祥丸下之，复恶寒不已，身冷汗出，耳尻反热者死，肾气大旺，脾虚不能制故也，下後身热气温，欲饮水者可治，脾旺胜肾，寒去而温热也，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下则内虚，多归於肾，若能食而痂头焦起，或未焦而喘，实者，四顺清凉饮下之，若身热烦渴，腹满而喘，大小便涩，面赤闷乱大吐，此当利小便，不祛者，宣风散下之，若五六日痂不焦，是内发热，热湿蒸於皮中，故痂不得焦，宜宣风散导之，用生犀磨汁解之，便热退痂脱矣。疮疹欲出，先欠呵顿闷，肝也，时发蚤悸，心也，乍凉乍热，手足冷多睡，脾也，面腮颊赤，咳嗽喷嚏，肺也，此四藏证俱见，惟黑者属肾也，疮疹乃五藏之毒，内一藏受秽多者，出则归其藏矣。

丹溪参补陈氏痘疹论

小儿疮疹，大抵与伤寒相似，发热烦躁，脸赤唇红，身痛头疼，乍寒乍热，喷嚏呵欠，嗽喘痰涎，始发之时，有因伤风伤寒而得，有因时气传染而得，有因伤食呕吐而得，有因跌扑蚤恐瘀血而得，或为窞眼蚤播如风状，或口舌咽喉肚腹疼痛，或烦躁狂闷，昏睡自汗，或下利，或潮热，证候多端，卒未易辨，须以耳冷尻冷足冷验之，盖疮疹属脾，肾藏无证，耳与尻足俱属肾，故独冷，又不若视其耳後有红脉赤缕为真候，调护之法，首尾俱不可汗下，但温凉之剂，兼而济之，解毒和中，安表而已，虚者益之，

实者损之，冷者温之，热者平之，是为权度，如庖人笼蒸之法，但欲其松耳，盖毒发於表，如苟妄汗，则营卫一虚，开泄疮烂，由是风邪乘间变证者有之，毒根於 ，如苟妄下，则内气益虚，毒不能出而返入焉，由是土不胜水，变黑归肾，身作振寒，耳尻反热，腹胀黑陷，十无一生，汗下二说，古人深戒，以此视之，疮疹证状，虽与伤寒相似，而治法实不同，伤寒从表入 ，疮疹从出表故也，如欲解饥，葛根、紫苏可也，其或气实烦躁，热炽便秘，则犀角地黄汤，或紫草饮，多服亦能利之，故虽云大便不通少与大黄，尤宜斟酌，若小便赤少者，分利小便，则热气有所渗出，凡热不可骤遏，但宜轻解，若无热，又不能起发也。疮疹分人清浊，就形气上取勇怯，凡已发未发，但觉身热，证似伤寒，疑似未明，先与惺惺散、叁苏饮，热甚，则升麻汤、人参败毒散，(张涵高曰：上方俱难应用，当以轻剂透表为妥。)一见红点，便忌葛根，恐发则表虚也，凡痘疮初欲出时，身热鼻尖冷，呵欠咳嗽面赤，便宜升麻汤加山查、大力子，则疮稀疏易愈，凡痘疮发热时，法以恶实子为末，蜜调贴虎门，免有患眼之疾，凡初出之际，须看胸前，稠密，急宜消毒饮加查肉、黄芩、紫草，絀食，禁加人参，初出之时色白者，便大补气血，叁、 、术、草、桂、芍、芎、归，若大便泻，加木香、肉豆蔻，初起时自汗不妨，盖湿热薰蒸而然，有初起烦躁 y，狂渴引饮，若饮水则後来隘不齐，急以凉药解其标，如益元散之类，凡疮已出，可频与化毒汤，(当去升麻)出不快者，加味四圣散，或紫草饮、紫草木通汤，及快斑汤，出太甚者，人参败毒散，色赤，犀角地黄汤，疏则无毒，密则毒盛，宜多服凉药解之，庶无害眼之患，炉灰色白静者作寒看，齐涌者燥者 发者作热治。黑属血热，凉血为主，白属气虚，补气为先，中黑陷而外白，起得迟者，则相兼而治，凡痘疮分表 虚实，吐泻少食为 虚，不吐泻能食为 实， 实而补则结痂毒，陷伏 灰白者为表虚，红活绽起为表实，表实而复补表，则溃烂不结痂，痘疮分气血虚实，虚则黄 养营活血之剂，佐以风药，实则芍药、黄芩为君，佐以白芷、连翘之类，调解之法，活血调气，安表和中，轻清消毒，兼而治之，温如当归、黄 ，凉如前胡、葛根，佐以川芎、白芍、枳椇、桔梗、羌活、木通、紫草之属，则可以调适矣，黑陷二种，因气虚而毒不能尽出者，酒炒黄 、紫草、人参辈，黑陷甚者，用烧人矢，蜜水调服，痒皓者，於形色脉上分虚实，实则脉有力，气壮红紫，虚则脉无力，色淡平皓，虚痒，以叁、 实表之剂加凉血药，实痒，如大便不

通，少与大黄寒凉之药下其结粪，气怯轻者用淡蜜水调滑石末，以羽润疮上，疮乾宜退火，用轻剂，荆芥、防风、牛蒡之类，上引用升麻、葛根，下引用槟榔、牛膝，佐以贝母、忍冬、白芷、塘菱之类，若咽喉痛者，鼠黏子汤、如圣饮选用，喘满气壅者，麻黄汤加黄芩、白芍、石膏，烦渴泻利者，乌梅与豆、黑豆作汤，时温服之，泻利呕逆者，理中汤加木香，将欲成就却色淡者，宜助血气，芎、归、芍药、红花之类，将欲成就却色紫者，宜凉血解毒，生地、芩、连、连翘之类，甚者，犀角大解痘毒，淡白色将靨时如豆疔者，盖因初起时饮水多，其靨不齐，俗呼为倒，但服实表之剂，消息二便，如大便秘，通大便，小便秘，通小便，小便赤涩，大连翘汤、甘露饮，大便秘结，内烦外热者，小柴胡加枳椇最当，或少与四顺清凉饮，疮疹用药，固有权度，大小二便不可不通，其大便自下黄黑，则毒已成，不必多与汤剂，但稍与化毒汤，不用亦可，二便一或闭焉，则肠胃壅遏，脉络凝滞，毒无从泄，眼闭声哑，不旋踵而告变矣，陷入者，加味四圣散，更以胡甜酒薄敷其身，厚敷其足，喷其衣被，并厚盖之，若犹未也，独圣散入木香煎汤，若其疮已黑，乃可用钱氏宣风散加青皮，钱氏云：黑陷青紫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知其所下者，泻膀胱之邪也，又云，下後身热，气温欲饮水者可治，寒战者为逆，知其脾强，土可以制水也，百祥丸太峻，宜以宣风散代之，泻後温脾，当用人参、茯苓、白术等分，厚朴、木香絳半为妙，盖疮发肌肉，箴明为主，脾土一温，胃气随畅，何惮不消弭已泄之肾水乎，此钱氏不刊之秘旨也。其坏疮者，一曰内虚泄泻，二曰外伤风冷，三曰变黑归肾。近时痘疹，多宗陈文中木香散、璋功散，殊不知彼时立方之时，为严冬大寒郁遏，痘疮不得红绽，故用辛热之剂发之，今人不分时令寒热，一概施治，误人多矣，夫渴者用温药，痒皓者用补药，自陈氏发之，迥出前辈，然其立方多用燥热，或未适中，恐其立方之际，必有挟寒而虚者设也，痘疹多是毒气盛，便先宜解毒，然恐气血周贯不定，故隨後亦宜兼补，以助成脓血也。

薛立斋痘疹大要

痘疹大要，与痲痘治法无璋，宜辨表虚实寒热，盖表虚而用发表之剂，轻则斑烂，重则不能起发而死，实而用托之剂，轻则患痘毒，重则喘急腹胀而死，虚而用疏导之剂，轻则难以灌脓结痂，重则不能结靨落靨而死，治法可不慎哉，若僂赤发热疼痛作渴，能食便秘，此形气病气俱实也，虽在严冬，必用四顺清凉

饮，以救其阴，若黑陷不食，呕吐泄泻，寒战咬牙，手足逆冷，此脾土虚败，寒水所侮也，虽在盛暑，必用六君、姜、附，或陈氏璋功散，以回其籛，此内经舍时从证之法也，若起发迟不红活，不作脓，不结痂，或发热作渴，饮食少思，此脾胃虚弱也，叁 四圣散补之，若虽起而色白，虽灌脓而不满，虽结痂而不落，或痒皓作渴饮汤，腹痛不食，呕吐泄泻，此脾胃虚寒也，陈氏木香散以温之，其在四五日之间死者，毒气盛，真气虚而不能起发也，六七日之间死者，元气虚而不能灌脓也，旬日之外死者，邪气去，脾胃败而元气内脱也，治者但能决其死，而不知死必本於血气亏损，苟能逆推其因而预为调补，岂断无生理哉，盖起发灌脓结痂三者，皆由脾胃荣养，不可妄投劫 戾炮 H 致其夭枉也，至於大人患此，治法迥瑋，昔丹溪尝治一老人，初患痘，昏愠不知，亟用大补四十馀剂，出痘而愈，观此可见。

魏桂岩逆顺险三法论

夫痘分逆顺险法，古无有也，愚妄立之，何则，顺者吉之象，逆者凶之象，险者悔吝之象，治痘而执此三法，以观形色，验吉凶，将无施而不当也，盖痘发热三日，放标三日，起长二日，灌浆三日，收靨三日，始於见形，终於结痂，凡十四五日之间而已，是故吉不必治，治则反凶，凶不可治，治之无益，治如险者治之，则可以转危就安，夫气血盛，斯毒易解，气血损，则毒难愈，惟气血弱者，虽毒不能顿解，故必加补益扶持，使生意固乎其中，无不平矣，余尝苦心究讨，定立法式，观者幸毋以余为僭。

一二日，初出如粟，血点淡红润色，於口鼻年寿之间，先发紫三点，顺之兆也。形如蚕种，紫黑乾枯，於天庭司空印堂方广太籛等处先见者，逆之兆也，虽稠红润泽成个者，亦险也。圆晕成形，乾红少润，险之兆也，险者毒虽犯上，其气未离，候其气血交会，保元汤加桂。

二三日，根窠圆混，气满血附，长发饱满，光洁为顺。根窠无晕，气失血散，枯死不长为逆。根窠虽圆而顶不满为险，保元汤加芎、桂。

四五日，大圆光泽，大小不一，气和血就为顺。绵密如蚕种，黑陷乾红紫泡者为逆。根窠虽起，色不光洁为险，保元汤加桂、糯米。

五六日，气会血附，红活鲜明为顺。气虽旺而血不归附，灰陷紫陷，或发水泡，痒皓为逆。气弱血微，光白不荣为险，保元汤加

木香、芎、归。

六七日，气化浆行，光洁饱满为顺。浆毒不行，神去色枯为逆。气血不足，不能成浆为险，急以保元汤加桂、米。

七八日，气旺血附，神全色润为顺。毒不化浆，色枯乾紫为逆，发痲者可治，外剥者必死。气血少缓，毒虽化而浆不满为险，保元汤加桂、米。

八九日，浆足根化，而无他证为顺。浆不足而成外剥者为逆。浆不充满，血附线红气弱者为险，保元汤加姜、米。

十一二日，血尽毒解，气调浆足而敛为顺。气弱血凝，枯朽剥尽为逆。血尽浆足，湿润不敛，内虚为险，保元汤加苓、术。

十三四日，气血归本，浆老结痲为顺。毒未解而脱形，诸邪并作，虽结痲为逆。浆老结痲之际，或有杂证相并，不可峻用大寒大热之剂，保元汤随证加药。

十四五日，气血收功，痲落痲明为顺。痲未易落，寒战咬牙，y狂烦，疔肿作者为逆。痲落潮热，唇红口渴，不能食者为险，四君子加黄连、山查、陈皮，不解，大连翘汤加药。

论曰，保元汤，即东垣所制黄 汤也，不越人参、黄 、甘草，性味甘温，专补中气，而能补火，故虚火非此不去，人参固内，黄 固表，甘草解毒，借以治痘，令其内固外护，扶脾助气，使气生血附，藉此载领，有回生起死之功，或云：气血与毒同途，何专理气而不理血，殊不知气旺自能载领其血也，或曰，桂者辛物，痘出已热，而专用之何也，盖取其辛甘发散，助参、 之力而成伟功也，今更采入痘科诸方，协助保元汤以收图治，是以升麻汤、和解汤、四顺清凉饮等，有开济之功，故用於三日七日保元之前，解毒汤、大连翘汤、参苏饮等，有平治之能，故用於十四日前後，四君子汤、生脉散、桔梗汤、参苓白朮散、四苓散等，故用於保元之间，有赞相之能，不拘日数，白螺散治痘之不收，金华散治痘後肥疔疥癬，生肌散治痘疔蚀不敛，以上诸方，不过翊 保元，以济阴 亏盈之变，治痘用药之要，始出之前，宜开和解之门，既出之後，当塞走泄之路，痲落已後，清凉渐进，毒去已尽，补益宜疏，其他虽有奇方，不合中和之道，悉皆不录。

翁仲仁痘疹论

夫痘由中以警外，用药因期而变通，以常言之，发热三日而後见标，出齐三日而後起胀，蒸长三日而後灌脓，浆满三日而後收靨，故发热三日，当托 解毒，使其易出，亦有气弱而不能出者，当微补其气，气和则出快，切不可轻用黄 ，恐理一密，则痘

难出也，四五六日起发之时，宜清热解毒，清热则无血热枯燥之患，解毒则无壅滞黑陷之虞，七八九日灌脓之时，宜温补气血，气血流行，而成浆自易也，十日至十一二日收靨之时，宜调和气血，补脾利水，自然结靨矣，此特语其常也，盖常者可必，而变幻无期，当随候参详，见红点之时，如痘轻少，不可过表，在後恐成斑烂，如乾红紫色，急宜疏利，不然，在後必成黑陷，四五日之内，痘出足下为齐，苟未尽出，於解毒中宜兼发散，若专於清凉，则痘反凝滞，不能起发也，七八日之间，毒未尽解，於温补之中，宜兼解毒，若偏於温燥，则毒反蕴蓄，不能化浆也，十一二日之间，浆未满足，虽当大补气血，然须兼解馀毒，不然，恐有痲毒侷絆之患也。夫痘疮之发也，身热和缓，誓於外者必轻，闷乱烦躁，彰於外者必重，其颜色贵润泽而嫌昏暗，贵光彩而嫌枯涩，贵淡红而嫌黑滞，贵鲜洁而嫌娇嫩，贵圆净而嫌琐碎，贵高耸而嫌平皓，其皮肤贵坚实而嫌虚薄，贵匀净而嫌冗杂，其根窠贵收紧而嫌散润，痘根阴籀见点，最忌浮肿，出要参差，血宜归附，耳後头顶心胸，少於他处为吉，眉棱紫颧额前後润而不滞为佳，夫色之红者，毒始出也，白者，毒未解也，黄者，毒将解也，乾黄者，毒尽解也，灰白者，血衰而气滞也，焦褐者，气滞而血枯也，黑者，毒滞而血乾也，如红变白，白变黄者吉，红变紫，紫变黑者，死之兆也。

痘疹握机论

张安世曰：医学贵乎专精，崇古分科习业，各擅所长，庶几夺权造化，痘疹一门，为婴孺始基第一关隘，予尝历考钱陈朱魏诸家之论，各执一端，缘其立言之义，有就证而论者，有究本而论者，有因时而论者，观费氏大論论云：尝稽痘证，有独取於辛热，有得意於寒凉，有扼要於保元，是皆治痘名家，何不见有逐年先後之别，要知天譴使然，非三者之偏僻也，而费氏明指文中仲籀桂岩三子而言，独不及济川者，以济川实得一本万殊之妙，兼该三子之长，其论可法，後学可宗，有言於神宗已至癸亥，尚多气虚，由甲子而血热者渐多矣，其毒亦渐深矣，向补宜从重者变而宜轻，泻宜从轻者变而宜重，逮及丁卯，所宜重泻者，虽璿清璿解而亦弗璿矣，势必荡涤而元臬之势始杀，然犹放标起胀时之权宜也，至壬申後，荡涤之法向施於成浆前者，竟有首尾而难免者矣，其黄氏痘疹或问亦云：予自万历辛巳始行其道，所历之痘，多属虚寒，至癸卯岁，忽然气候大变，自後当温补者，十无一二，虚中挟火挟痰者，十常八九，痘色亦常变璿，良由謫气

使然，握司命之机者，可不警权通变而固守成则欤，於是会参诸家宗旨，综其大端，不出血热毒盛，毒盛气虚，气虚不振之三纲，顺险逆之三要，顺则无庸治，逆则治何益，惟险者在急治而尚变通，其机不暇少缓，不可泥於首尾而拘於绳墨也，至於病有寒热，证有真假，毒有浅深，药有轻重，治有缓急，时有寒暑，人有贵贱，禀有强弱，安可概论，若夫膏粱之治，与贫贱之治，迥乎不侔，夫膏粱之家，素嗜肥甘，肌体柔脆，譬之阴地草木，未经风日，奚堪胜任，况一有微備，即日历数医，虽具法眼，亦难独出己见，稍用一有关之品，即盖口，功未见而咎有归，此亦世道使然，无足憾而贫贱之家，日甘粗粝，风霜切体，纵有疾苦，力能胜受，即或从事医药，则专任於一，虽证剧可危，尚堪重剂推睨，功成反掌，第贫家之痘，一涉危疑，医者往往忽略而委之不救，弃以待毙，因得土气滋化而复苏者，亦恒有之，警权之士，务在见机於始萌之际，变通於未发之先，如毒因表邪而发者疏解之，由邪而发者宣畅之，热剧者凉润之，毒者开泄之，挟蚤者清理之，挟痰者驱导之，虚者益之，实者损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此数者乃治痘之大纲，必须明烛其机而毅与之，慎勿疑似而混用升发，标证一退，其痘自起，盖治病必求其本，审系血热而用凉解，即是升发，审系气虚而用补托，即是升发，以故新甫有见点忌升麻之说，丹溪复有一见红点便忌葛根之诫，夫今之以痘疹名世者，或称家秘，或尚师传，下手不辨气血之虚实，热毒之浅深，禀赋之强弱，兼证之有无，概以通套升发为务，直待点齐而验以凶吉，不知延过三日，则毒已归经，加之兼证交攻，种种变端，莫不由此，此皆识见未真，习俗之谬耳，费子所谓识见不真，先迷向往之路，胆力不雄，同归废弛之地，理障未捐，难神变化之用，是必胆与识俱，心随理端者，而後可以语此，尝有痘虽初放，功不在於升发，时虽起胀，甯有事乎清凉，寓补於泻，何嫌灌浆而解利，用热为收，何病结痂而疏发，至若临证之机，必细察其形，熟验其色，复於神情而绎之，兼内证以参之，庶乎似虚寒而反实热，似有馀而反不足，似平易而实危殆，似必毙而实可生，燎然於心目间，其有素禀气虚，而证见血热者，当於发热之初，乘毒未归经，元气犹堪，宜先理其标，峻投凉血以化热毒，後固其本，任用温养以助成浆，设先不为清理，至四五日间，欲行凉解，则痘必难起灌，欲行补托，又碍热毒未清，至此攻补紮难，而致夭枉者比比，且有闷痘一证，方书但言白闷紫闷紧闷，从无辨就之法，因思闷者，痘缘毒邪壅蔽，

闷而不发，其证最急，是为逆中之逆，虽有神丹，莫可救也，然有似闷而非真闷，即属闷而缓者，是为险中之逆，此闭证也，世多例之闷痘，弃而不救，可概委之於数乎，若能明究其故而开其闭，庶可转危就安，犹之鸡鸣度关，此关一过，前途别有料理，但必证之由种种，有因火毒炽盛而闭者，有因痰垢凝塞而闭者，有因虫秽内攻而闭者，有因挟食挟血而闭者，有因真元亏瓘而闭者，略举一二言之，如一发热即报点如丹，身热如烙，渐乾焦紫黑，烦躁闷乱，唇焦口臭，或唇口肿满，是属火也，虽冬月亦须大剂白虎化斑汤，石膏非数紮不应，或发热时，便头项不举，痰喘气急，或目闭神昏，眩晕颠仆，闷乱搐搦，是属痰也，亟当猛进金匱大黄甘草汤，使上吐下泄以救之，或一发热即烦闷呕吐，舌下常流清水，或时砉默喜睡，或时躁扰不甯，或腹痛狐疑，或频频叫喊，验其舌下筋青，或下唇有黑白细点，是属虫也，宜先与椒梅丸，诱入虫口，即以紫草承气汤下之，或初发时便壮热神昏，腹痛 y，舌刺如芒，或气粗便，狂叫闷乱，是属食也，急投大承气汤，及三承气选用，或因跌扑内伤，瘀血阻滯，y 神昏，喘胀衄血者，桃核承气汤，或有身无大热，见点细白如絀蹇气怯无力，目闭无神，面色及唇反鲜泽娇艳，光彩倍常，是气虚无籛，肺胃之精华涣散於外也，然此亦不多见，惟豢养柔脆者间或有之，若非峻用人叁二三紮，生 紮许，佐以升麻、五味，续续灌下，乌能回元气於无何有之乡而振起之耶，其证之属实而闭者，竭力图之，可全十之半，属虚而闭者，则与秦越人起画太子不理，可知造化枢机在掌握间，岂可拘於寻常例治哉。

辨证(六则)

初发悠悠身热，最宜气息和平，饮食甘而便溺如常，手足温而面容不改，兼之睡卧安甯，便见证来之顺，四肢清而面色 饮食少而精神倦怠，此证当作虚看，痘出决然不振，再见便溏 襪急当补气为宜，若还热甚气粗，定须解毒何疑，y 狂言烦躁，均为内热，喘满气粗便秘，须知毒壅，毒盛则头面赤热，气虚则手足寒清，呕吐为火气上炎，溏泻为毒气下迫，腹胀口张喘急，啼声不绝 频，须防失血，面青 2 眼摇头，狂乱忽生吐乳，发蚤先兆，是以热盛者，只宜清凉发散，不可峻用苦寒，发散则毒外出而热自解，苦寒则毒反伏而出愈难，故发散之剂，轻则升、葛以疏其热，而烦躁壮实者，非此何以定其标，重则麻黄以开其壅，而喘急胀满者，非此何以救其危，未萌先泻，有热证莫作虚看，已泄

而渴，无热证便从虚治，止热泄以清凉，重加发散，治虚溏以温补，仍用开提，内虚误用寒凉，助其作泻，实热妄投补剂，转增烦剧，安静能食，勿谓便实可下，泄泻烦渴，休言热证宜凉，气弱而少食者，不任其毒，神强而能食者，不失其常。

尝谓痘初见点，便观颜色荣枯，一来便觉粗肥，稀疏可必，始发若还琐屑，繁密堪知，带热敷疮，陆续出来犹可救，一齐涌出，红皮薄总难生，细细白头如 絕錯乾枯必作内攻形，稠稠红点似丹朱，不久定成焦萎势，粗肥馒顶，点子不红终白陷，头尖皮薄，茱萸纹起定空疮，白嫩则皮薄娇红，黄瘦则痘成褐色，若人苍黑皮粗，疮色必然惨暗，婴儿肌肉不同，未可一例而断，只宜绽凸有神，不喜娇红平皓，色泽神安，见点如珠如粟，毛焦皮燥，敷疮或紫或焦，带热出来，最恐密似 头，纵然续出，尤忌形如蚕种，如麸如絕錯如疹如疥，根窠不立，脚地俱无，犯此数端，总皆不救，夹斑如同蚊咬，最为恶烈，乃或螺蛳云电，差为可治，未热先敷数点，俗名报痘，若还热久不敷，便作疔看，先发块而後发疮，块为风毒所发，先发疮而後发块，块名鬼肿难医，避痘避於隐僻，眼胞唇内多凶，闷痘闷於要处，喉舌胸背皆危，顺不憎多，逆嫌一点，冷疔先见，诸疮何敢彰形，贼痘若生，诸痘焉能灌汁，辨认若真，急须挑破， 证未平，痘虽出而毒犹在，解毒为务，便调人静，身虽热而毒已透表，安表为先，设使内外证平，此际不须过治，再看精神勇怯，审详表 如何。

三日四日，痘出当齐，点至足心，势方安定，犹是陆续不齐，尚隐皮肤之内，若非风寒壅遏，定属气虚不振，是以四日已前，痘毒方出，身表宜凉，四日已後，毒出已定，身表宜温，凉则气血和平，痘色必然润泽，温则理理开通，其势易以成浆，故至此而身不微热，色不鲜泽，虽不至於冰伏，痘疮断乎不长，五六日来，血包已成，候当肥大而粗，顶宜发光而白，故根红而顶白者，已具行浆之势，若还赤色过头，虽见娇红可爱，绵延六日依然，到头空曠虚花，皮薄而光亮如灯，内含似水，顶尖而根脚不红，行浆不实，热毒盛而未解，则为紫为黑，壅而不起，则为陷为皓，滞而不荣，则为乾枯为青灰，怯而不振，则为不快为停浆，或有肉先肿而痘反不起者，浆则滞而不行，面已浮而痘反埋伏者，毒则壅而不通，故身不热而痘不起，已成冰硬之形，赤色若还不变，温之可兴，气血弱而疮不振，遂成不快之状，红润依然如旧，补之可生，紫色乾枯，切忌温中带补， 宜活血松肌，毒势壅滞，烈药虽然可发，透肌尤其是良方，溏泄惟於温补，泻甚佐

以升提。

六日七日之期，气血敷化之际，顺候浆行半足，虚疮才发微光，毒重而壅遏者，顶滞乾红，气盛而发者，饱满光泽，头面行浆而四肢未起，切莫慌张，腿蕖发泡而脸额焦枯，且休欢喜，既以慎其发呛，且又虑其喘急，饮食不多，恐致藏虚而内陷，水浆频进，须防泄泻而变危，热盛烦渴，到此休为实论，再加清泄，此时只作虚看，黑紫乾枯，急须攻发其热，气虚皓陷，便当温补其虚，发呛愁其失声，喘急恐其腹胀，疮或白而少神，根虽红而难治，尖不起而离根，脚虽赤而无济，色淡白而皓阔，此内必无浆汁，皮薄泽而娇红，有浆亦是清稀，犯此四端，总属气虚，八九日间，必然发痒，若还壮热燎人，不痒定行乾燥，紫色乾枯，不须着眼，中凝血或可幸成，浆既行而半足，时则未当收敛，忽尔一齐紫黑，倒莫认结痂，若还攻发得宜，傍生血点再行浆，如见气急腹胀，不久失音死在迤。

痘出八九日来，已结乾红痂，（被音）如或少生不顺，至此方得灌浆，若遇身重发热，停浆不易结痂，此则籛亢阴虚，应以清凉收敛，浆足气促，恐因痰涌而然，忽尔发蚤，毋乃二便秘结，再见气虚皓陷，必然倒黑焦，一则温补可兴，一则攻发可活，泄泻安甯，大虚少毒，脾寒则下白脓，藏毒必然便血，啞喉声啞，浆行饱满亦无妨，皓痒咬牙，便实声清犹可活，靨来痂硬，变证终无，脱如麸，须愁馀毒，蒸发或致太过，则溃烂难收，身热若见燎人，则燎浆发泡，空遗痘晓不成痂，为浆清热重，腹胀喘呼而皓陷，皆因毒入内攻，出来不灌黄浆，痂犹如血赤，若曾解毒於先，此证断之璠美，胃气绝则唇口肿硬，肝热盛则目睛吊白，喘急发於泻後，总属气虚，便泻继以烦渴，凉非实热，泄泻而烦渴不止，理必升提，好饮而发渴愈甚，势难救援，气虚寒战，痘疮无恙即温经，浆足难收，便实热蒸须解利，进清凉以助结痂，叱补法而防过益。

痘成痂，八九功成，馀毒变管，终非吉兆，是故眼合腹胀，犹蹈危机，虚浮不退，尚罹凶咎，痂虽成而反致失声，犹为黑，肿未退而眼已先开，恐毒内攻，籛气璠而狂叫喘呼，肠胃伤而便溺脓血，热毒逗鞞不化，结痂而壮热憎寒，经络馀毒未尽，日晡则往来寒热，发在午前为实证，烦渴腮红，申後方热是阴虚，便调形瘦，他如撮唇弄舌，心经蓄热无疑，擗肚抬胸，肺胃毒冲有准，身热便秘，恐成暴急蚤风，潮热便溏，防变慢脾风搐，验失明於眼合羞明，辨口疳於唇焦龈黑，实热结於大肠，必然便秘，虚寒

客於胃府，乃成泄瀉，喘渴須分虛實，泄瀉當辨寒熱，欲觀痲落之餘，再審癍痕之色，桃紅光澤，營衛俱安，灰紫乾焦，尚留風熱，粉白為氣血之虛，皮黏為脾胃之疾，遍體赤斑，乃是失於解利，渾身青紫，恐為風寒所客，餘毒未消，不特為疽為疔，見風太早，須防發瘡發癩，匪人切勿胡傳，此本先賢真訣。

表 虛實論

凡痘灰白不紅綻，不起發，出不快，昏暗頂陷，皆表寒而虛，二便清，身涼，手足口氣俱冷，不渴少食，唇白涕清，飲食不化，皆虛而寒，此表 虛寒之證，急宜溫脾胃補氣血，當用參、 歸、 木香、肉桂等藥，以助灌膿收靨，夫表虛者，以補氣為主，補血次之， 虛者，於補血之中須兼補氣，使胃氣條暢，脾氣壯實，在後必無陷伏之憂，苟能補氣，則血亦周流，送毒出盡，不致凝滯，在後必無痒皓之患，凡紅紫乾滯，黑陷焦枯者，皆表熱而實，大便秘結，小便赤澀，身熱鼻乾，唇燥煩渴者，皆 熱而實，此表 實熱之證，急宜涼血解毒，當用紫草、紅花、連翹、鼠黏、木通、蟬蛻、荊芥，甚則礬、連之類，如表熱者，則宜清涼解表而分利次之， 熱者，重於解毒而兼清涼，如在二三日之前，熱毒盛者，以硝、黃微下之，蓋涼血不至於乾紫，解毒則免於黑陷，如表虛不補，則成外剝， 虛不補，則成內攻，表實過補，則不結痲， 實過補，則發癩毒，所以痘證變管不常，若色一轉，又當變通，不可拘於一定也。

氣血虛實論

夫氣有生血之功，血無益氣之理，故氣不可虧，虧則籛位不及，而痘之圓暈之形不成，血不可盈，盈則陰乘籛位，而痘之倒 之禍立至，是以治虛證，必當補氣為先，蓋氣有神而無形，補之則易充，血有形而無神，補養難收速效，況氣籛而血陰，陰從籛，血從氣，理也，故補氣不補血，使氣盛而充，血亦隨之而盛矣，何謂氣血虛實，且如氣過熱則泡，血過熱則斑，氣不及則頂陷不起，血不及則漿毒不附，凡痘色淡白，頂不堅實，不碍手，不起脹，皆屬氣虛，宜保元湯倍黃 加肉桂、丁香，人乳與酒釀同服，根窠不紅不緊束，或紅而散闊，以手摸過即轉白，毫毛僂起，枯槁不活者，皆血虛也，保元湯加芎、歸、紅花及山查以行參、之滯，木香以散滯氣，而血自活也，凡用黃 ，當在痘出盡之後，凡用熱藥，當看毒盡解之時，更察氣血之虛實偏勝而治之，則藥無不效矣，凡補血，首尾用地黃，防滯血必用姜制，用芍藥恐酸寒伐胃，必用酒炒以抑其潤下之性，借酒力而行之警表也。

虚证防变论

初发身热悠悠，乍热乍凉，肌松神倦，面青 饮食殊少，手足时冷时热，呕吐便溏，痘点方见，隐隐不振，淡红皮薄，三四日陆续不齐，不易长发，五六日不易成浆，少食气馁，伤食易泄，七八日皓陷，灰白不起，自汗微渴，或腹胀喘渴，泄泻皓痒闷乱，咬牙寒战，头温足冷，势所必致，皆缘气虚之故，故治虚痘，初发不宜轻投透表之剂，即参苏饮、人参败毒散等亦不宜用，况升麻汤等纯行升发之药乎，至於黄连、紫草，皆为切禁，惟宜保元汤为主，若气粗皮燥无润色者亦当忌之，只以四君子少加桔梗、川芎，补益之中略佐升提之法，俟点子出齐，重用参、峻补其气，助其成浆，至八九日间无他凶证，十全大补汤倍桂，皓陷灰白，腹胀泄泻，木香散，皓痒闷乱，腹胀渴泻喘嗽，头温足冷，寒战咬牙者，急进璋功散，迟则不救。

虚证变实论

气虚痘疹，调理得宜，使元气充实，理理坚固，脾胃强健，二便调适，仍可转祸为祥，若补益太过，浆足之後，重用参、，多有腹胀喘急之患，用枳朮汤，误用五苓、木香散，多有大便秘结之患，用宽中散，便实而渴，用麦门冬汤，过用丁、桂辛热之剂，则有咽喉肿痛，烦躁闭渴之患，用润燥汤，盖喘急腹胀，大便秘结，烦渴咽痛，皆类实证，然而气虚变实，非真实也，是病浅而用药过深之失也，只宜斟酌，不宜疏通，若误行疏利，则方生之气复虚，而脱证将至矣。

虚证似实论

气虚痘疹，或为饮食生冷，调理失宜，致伤脾胃，遂成泄泻，津液下陷，虚火上盛，必发而为渴，元气下陷，虚籛上壅，下气不续，必发而为喘，夫渴与喘，实证也，起於泄泻之後，斯为津液暴亡而渴，阴气暴逆而喘，故治渴则宜钱氏白术散，渴泻不止，则用钱氏璋功散，治喘则宜独参汤，不应，亦用钱氏璋功散，大便实者，少与生脉散调之，喘渴而泄，陈氏木香散、璋功散选用，若至闷乱腹胀，毒气内攻，眼合自语者，此名失志，庸医不察，谬认为实，而与耗气之剂，速其毙也，安有实热而渴，气拥而喘，生於泄泻之後哉。

实证似虚论

身发壮热，毛直皮燥，睡卧不盛，腮红睛赤，烦渴腹胀，便秘喘急，皆实热证，而复见呕吐者，此热毒在内，不得伸越，或为寒冷所搏，乳食不节，冷热相拒，则上逆而为呕吐，病机所谓诸逆

冲上，皆屬於火者是也，治当升提发散，兼辛以散之，如升麻汤加生姜、橘皮之类，吐逆势甚者，更加猪苓、泽泻引之下行可也，又有泄泻兼见，似乎虚证，然因热毒郁盛，薰炙脾胃，不得外警，则毒从下陷，寻窍而出，亦当升提发散，热毒外解，内泄自止，有食则兼消导，如枳壳、山楂之类，又复有不思饮食，似乎内虚，不知郁热在内，不得伸越，二便秘结，壅理阻塞，热毒壅遏，腹胀满急，不思饮食，必然之势，亦当升提发散，引毒警表，有热则兼清热，如山栀、黄连之类，则热气有所升越，而藏府和平，饮食自进矣，若误用丁、桂、半夏等热药於呕吐泄泻之证，用参、白术等补药於腹胀不思饮食之证，立能杀人，他如龙骨、豆蔻、曲、蘖、缩砂，皆热泻之戈戟也。

热证变虚论

血热痘疹，只宜清凉发散，不宜峻用苦寒，过投芩、连之属，必致内伤脾胃，外闭肌肉，脾胃伤，则饮食絀而泄泻，重则洞泄无度，遂致虚寒，肌肉闭则热蒸之气不行，壅理涩滞，则痘不起发，不行浆，遂成伏陷，此热证变虚之验，虚证既形，便从虚治，不可襟执而畏参、丁、桂也，六七日後见之，则木香、诃功皆可应用，但中病即止，不可过剂，以招竭泽之祸也。

毒盛变虚论

毒盛壅遏，固宜升提发散，而佐以清凉，使热毒得平而止，若发散太过，必致肌表空虚，元气耗散，内灌清浆，或虚肿空曠，或痒皓外剥，或溃烂不收，百变皆至，而内气亦不能自守，略伤饮食，则成泄泻，泄泻不止，遂变虚寒，而气脱烦渴闷乱，寒战咬牙，无所不至矣，夫始出之时，虽为血热壅遏，至三四日後，身反不热，痘疮不长，焉得不进温和之剂，如观桂、川芎、乾姜之类，使内气一暖，则外气自和，泄泻之後，其内必虚，虽有腹胀烦渴喘急，焉得复为实热，不过内虚伏陷毒气内攻而然，故实热之证，七八九日曾经泄泻，皆从虚治，有木香诃功证，便进木香、诃功，如无冰硬之证，非泄泻之後，切勿误投温剂，盖皓陷倒、乾枯，而无冰硬泄泻之患者，多因热毒内攻而然，又当用百祥丸、猪尾膏等方治之，误投温热，卢扁不能复图也。

气虚血热毒盛三法治例

凡气虚之证，初发身热，手足厥冷，乍凉乍热，精神倦怠，肌肉饮食絀少，睡卧安甯，清便自调，此皆虚证无疑，未见点前，用保元汤加紫苏、防风、白芷以发散之，见点后，以保元汤加川芎、桔梗以开提之，见点四五日後，仍用保元汤随证加絀处治，

七八日浆足之後，宜四君子加归、芍、山药以调养之，大便实者，加熟地以兼补其阴，若证见虚寒，不妨加肉桂倍参、以温补之，如见皓陷黑，多用陈氏木香、诃功收效。凡血热之证，初发壮热，腮红脸赤，毛焦色枯，烦躁，渴欲饮水，日夜啼哭，睡卧不甯，好睡冷处，小便赤涩，此皆热证无疑，未出之前，升麻汤加生地、芍、归、红花、鼠黏、连翘，以凉血解毒，见点三四日後，热证渐平，将欲灌浆，紫草木通汤加生地、川芎、桔梗、红花、山查之类，八九日浆足之後，亦宜四君子加养血药调理之，若七八日根脚红晕不化，或紫黑乾枯，及青灰乾黑陷者，皆由血热之故，急宜清热凉血为主，切勿误用补气之药，则营血愈虚愈热矣，惟泄泻之後，变黑陷乾红者，则从小剂木香、诃功治之。凡热毒壅遏之证，初发身热面赤，气粗喘满，腹胀烦躁，y 狂言，睡中蚤妄，二便秘涩，面浮眼胀，多啼多怒，此皆热甚无疑，未见标时，先须升麻汤一服，随加羌、防、荆芥、川芎、连翘、紫草、白芷、桔梗、鼠黏子，以清热透表，至见点三日之内，诸证向甯，势将行浆，紫草木通汤加川芎、桔梗、山查、蝉蜕、鼠黏子之类，浆足之後，亦宜四君子加养血药调理之，若六七日外，根窠连肉通红，或紫黑乾枯及青灰乾白陷者，此皆气虚血燥，毒邪壅盛之故，急宜凉血解毒，兼调中气为主，切不可轻用温补，惟曾泄泻，内气暴虚而陷，则当小剂木香、诃功救之。

汗下论

钱氏论痘疮，发散利下皆不可妄，又曰，非微汗则表不解，非微下则 不解，言表热方炽，痘点未见之先，或外感寒邪，约束壅理，痘因出不快，此当微汗之，令阴籛和，营卫通，俾痘易出，而毒易解，若原无闭塞不快而妄汗之，则成表虚痒皓斑烂之患也，如痘出时，烦热 y，喘胀便秘，此毒蓄於肠胃之间，当微下之，但藏府疏通，陈 涤去，气血和平，而毒易升发，若原无 实壅热而妄下之，则元气下陷，致变灰白虚脱之证矣，张涵高曰，余治血热毒壅便结之证，每用凉膈散下之，百不失一。

所感轻重论

或问时气之盛衰，而痘出之轻重者，何也，盖痘之出，必假天行时气而发，天时疫气，有盛而有衰，人之生禀，有强而有弱，疫气盛行，虽轻亦能变重，禀弱者当之，必致於危，厉气已衰，虽重亦能变轻，禀强者当之，益见其轻，故贫贱家儿，多历辛苦风寒，更无厚味伤脾，即有重证，亦能抵当，富贵家儿，暖衣厚味，少见风日，脾胃脆弱，不经劳苦，凡遇小疾，亦为大病，譬之阴

地草木，岂能御冰霜烈日乎，临证之际，可不辨人之强弱贵贱，参时气之盛衰，而为施治哉。

死而复苏论

痘有死而复生者，非气血相离也，乃毒火弭炽，气血壅遏不行，故肢体俱冷而气绝，本不终绝，虽绝必通，毒火有时而少解，则正气渐复而苏，尝见痘儿气绝，转卧於地，良久复生者，得土气以化毒热，而正气复矣，然虽气绝而死，其心胸必温暖，若胸冷气绝复生者，未之有也。

原委

尝读炎黄扁鹊仲景书，从无痘疮一证，相传谓是伏波定交趾归，中原始有此患，则知皆是炎方火毒，蒸发先天淫火毒邪而成，盖得於有生之先，发於既生之後，或感风寒蚤食，或当岁气并临，则蕴发为痘，今之所见者，不问何藏所主，但发热之後，一二日间，红点成水泡，水泡成脓泡，脓泡後结痂脱靨，总谓之痘，此则胎毒也，其或隐现於肌肉，不脓不痂，谓之癩疹，一见红色，而後没复现者，谓之肤疹，北人谓之瘙疹，遍身红斑如锦纹云霞者，谓之麻疹，絳人谓疔，越人谓疔，其或初发红点，有似痘疮，不三日而灌浆红润，见浆即焦者谓之水痘，南人谓赤痘，已上诸证，乃脾肺蓄热，或外感风热，或伤寒发斑之候，不可尽归胎毒，方书所谓痘毒之发，传於心为斑，传於肝为水痘，传於肺为疹，传於脾为痘，其沿街里巷一概出痘者，此则岁气并临，疫疠传染，岂可概为胎毒哉。

发热

痘疮将出，必先发热，然其热有风痰食蚤变蒸之理，及时气传染，俱能出痘，疑似之间，即当审其所触，随证清理，以观其势，更察其耳冷尻冷足冷，中指稍冷，耳後红丝赤缕现，呵欠喷嚏，六脉洪数，身微洒淅颤动，白睛微红，目光如水，颧间有花纹见者，乃为真候，如温温微热，乍凉乍热，咳嗽嚏呕，欠呵顿闷，面微红者，此必痘稀毒少，身凉後出尤轻也，其或骤发壮热，如火薰炙，头面俱赤，闷乱昏眩，狂躁不定，一热便见红点，此必稠密毒盛，急投柴胡饮，甚则凉膈散下夺之，发热时肢体骨节俱痛者，六淫之邪也，宜表散兼透毒之剂，发热时遍身作痒，此表虚客冒风寒，毒不能出，故痒，桂枝汤加黄、防风、白芷、蝉蜕，发热时恶寒，身振振动摇，此气血弱，不能逼邪快出，邪正交争，故振，升麻汤加入参、穿山甲、桂枝、防风，发热时腹痛攻搅躁渴，此毒势壅遏，热气内蒸，急以蜜调元明粉四五钱，不下在

服，甚则凉膈散，大便一利，其痛即絀，疮亦随发，勿泥首尾不可下也，若虚寒脉弱而腹痛者，小建中加升麻，若腰佷痛者，此毒在肝肾，最为恶候，急以石膏六七钱，人参一钱，茶一撮，煎好入元明粉三五钱，加生白蜜热服，或可十全一二，若唇口上下紫黑，燥裂疼痛者，此毒攻脾藏，难治，急投犀角消毒饮，加石膏、黑参以救之，发热时或吐或泻，此毒邪奔越，精神不絀者，为吉兆，毒气上下分泄也，若见点后，犹吐泻不止，四苓散加枳、橘、山楂，虚者，钱氏璋功散加申香、木通，发热时如蚤者，为热乘心包，亦是吉兆，导赤散加蝉蜕、紫草，形实便秘者，泻青丸微下之，如见点后，蚤搔不止者危，发热时咬牙窞视，此心经热甚也，导赤散加黄连、赤芍，若咬牙闷瓚，为肝经风热，羌活汤加青皮、柴胡，发热时声音遂变者，宜清肺气，消毒饮加连翘、桔梗，面赤，加紫草，发热及见点时紫目红肿者，风热上攻也，导赤散加荆、防、蝉蜕，若热至五六日，或腹胀喘急，便秘狂烦，痘不见点，而热甚於背者，风寒留滞於经，羌活汤，不应，加麻黄，热甚於腹者，实热亢盛於，大承气汤，其或 y 循衣，昏睡不省者，皆毒气内攻，导赤散加连翘、犀角，使小便流利，神爽发出为吉，若大便四五日不通而 y 者，紫草承气汤下之，昏迷累次，y 不休者，不治，发热二三日痘隐隐不透，壮热 y，喘胀便秘者，夹食感寒而发，先以升麻汤加麻黄汗之，次以大柴胡利之，发热时小便黄赤短涩者，热毒不透，渗入膀胱也，导赤散加荆芥、连翘、鼠黏子，自汗者，邪从汗散也，不须更与升发之剂，衄血者，邪从衄解也，衄久不止，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木通、荆芥穗，发热时遍身皆热，手足独冷者，此脾胃虚弱，急宜补中益气汤，三四服仍厥冷者难治，发热时以火照之，若皮肉有鲜红成片者凶也，若遍身如蚊 D 斑者不治，发热时壮热 y，喘胀搐搦，寻视腰背有一二点如蚊 闷痘也，不治，发热时腰痛如折，不能坐立者，折腰痘也，四五日当口鼻出血而死，痘出三四日，身犹有热者，尚欲添痘也，出尽则热自止，若五六日後，痘出尽复热者，必有馀毒未尽，当轻剂以解其毒，不可骤遏，至八九日复发热者，名曰煎浆，将欲收靨结痂故耳，凡痘疹发热，不可误认外感，过投解散之剂，则表之籛虚，不惟不能长发，且有痒皓之患，亦不可误内伤，过投消导，则 之阴亏，不惟不能灌浆，倒陷之祸立至矣。

见点

痘家以看法为要，初见点时，用纸拈粤清油点照，遍观其色，熟

视其形，须以火在内，向外平照，则隐於肌肉间者，悉皆显现，以手揩摩面颊，如红色随手转白，白随转红，谓之血活，生意在矣，如揩之不白，举之不红，是为血枯，纵疏难治，又看目睛光彩了然，口唇尖上红活如常，无燥白紫滞之色，乃为吉兆，又须知灯火之下红，纸窗之下白，不可不审。先哲看痘有四，曰根，曰窠，曰脚，曰地，根欲其活，窠欲其起，脚欲其固，地欲其宽，四者俱顺，虽密无虑，近世看法，但言盘顶，盖盘即根也，顶即窠也，所谓脚地，则本乎根窠之圆混，痘点之稀密也，凡见顶起盘深，红晕透在肉，方是正痘，若无盘顶，红色浮在皮肤，即是水痘，非正痘也，否则必是气虚毒盛之故，始虽长发，後必浆清脚阔，十朝十一朝，必变痒皓而死，若根脚阔散，不成红晕，後必难於收敛，十二三朝必有变也，盖痘疹须辨血气之盛衰，形色之轻重，大抵形属气，色属血，故形色为气血之根本，最为切要，其起先专看根脚紧束，紧束则热聚，易长易灌，若灌浆後，专要根脚溶化，溶化则毒解，易收易脱，若发热三四日，身凉而出，初见淡红，三四日方齐，微觉明亮，磊落如珠，大小不等，颗颗如黍米，摸之碍手，四五日间，明亮光泽，根窠红活，二三次出，头面胸腹腰背项下稀少，大小便如常者为吉，若一热便出，疮多稠密者，当详视其根窠分与不分，颜色红润不红润，若其中有先起虚大色黄如金者，名贼痘，大而黑者为痘疔，若报点青色，箸头大一块不起凸者，此冷疔也，若根窠分，色红润，或一盘三四顶中有黑疔者，当以银挑破，口含清水，吸去秽血，用紫草膏、油脂，加血馀灰、真珠末填入疮内，或珍珠散并与三仙散，或犀角消毒饮加紫花地丁，以解其毒，挑後痛不止者，隔蒜灸之，若无根窠，色紫黑疔多，小弱者不治，若头面一片光润，如脂涂抹，隐隐於皮肤中者，是血涩不流，气凝不运，为痰阻滞，不得通贯也，先以升均汤大吐其痰，次以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木通、紫草、蝉蜕、连翘，但紫靛琐碎成攒，红晕不分颗粒者，急投羚羊解毒汤以分之，若虽分根窠，身热枯紫者，後必发躁，导赤散以利小便，更用凉血解毒药，入烧人矢一钱，迟则变黑而危矣，若身不热，只乾焦者热也，导赤散，若虽红活，太觉娇嫩，此元气不实，毒入气分，保元汤加连翘、忍冬，若色淡皮宽者，此元气至虚，叁内托散，若虽高起色红，但乾燥口渴，此火盛血少，四物汤换生地加荆芥、紫草、连翘、木通，最忌叁、术，若带淫淫湿气者，此脾胃气弱，四君子加苍术、荆、防、川芎，切戒黄，若色虽光润，捺之即破，此气不足，大剂叁内托散，或保

元汤，若色如麸晓无水气者，此气血俱虚，急用十全大补加烧人矢治之，能变红润含水者可治，否则危矣，已上俱有痒皓之变，均险证也，若遍身有细如芥子者，夹疹也，有皮肉鲜红成片者，夹斑也，皆毒火太盛，故一齐涌出，并宜化斑汤发之，热剧势甚，加石膏，若初见点，簇簇於皮中，不现不起者，非风寒壅遏，必气虚不振，风寒壅遏，必烦扰色晦，羌活汤加升、葛，气虚不振，必气微色淡，保元汤加芎、桂，有痘出身凉而口燥渴者，此热毒内盛，其痘必密而重，急宜内解热毒，禁用升麻，痘初而出而肢体作痒，爬搔不盛者，此风寒滞於皮肤也，解毒饮子加穿山甲，痘出隐隐不起，而发狂便溺涩者，此毒火郁结於箴明也，凉膈散下之，痘本磊落，而变乾焦紫黑，厥冷脉伏者，此必饮食所伤，不能端化，致气血凝滞，故形如死状，但按其胸腹必热，枳实栀子泔汤加大黄，痘出将半，遍身作痛者，此热毒郁滞而未尽外出也，荆防解毒饮，亦有六淫所滞而作痛者，审时饮寒暄而调适之，痘出壮热烦渴，痰喘便秘者，肺胃二经实热壅遏也，凉膈散加前胡、枳晓，痘未出齐而烦躁壮热色赤，用凉剂转躁热者，此毒得寒而凝滞也，仍用前药，稍加辛温之味以开发之，凡痘出未尽，毒犹在内，慎不可与大寒大热之剂，寒则凝滞其毒，热则转助其火，惟宜平和疏透之品，随表虚实寒热调之，痘未出齐而痢下赤白，此血热毒盛，兼有积滞也，黄芩汤去枣加查、藜、防风，若痘隐不振，形色淡白者，非保元汤加桂、附不救，痘出而手足摇动者，由脉不能约束其毒，热甚生风之象也，荆防解毒饮加全蝎，痘出未齐而头面浮肿者，风热上攻也，解毒饮子，痘出而紫目赤肿，色见乾红，大小便秘，睡卧不盛者，此血热毒盛不解，上攻於目也，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连翘、黑参、牛蒡、荆芥，有未见点时，身热和缓，见点后，身反大热不休，烦躁昏瞶便秘，或吐泻者，逆证也，痘报形起胀时身热，四肢冷者，後天脾胃衰弱也，卧不伸者，先天肾气本亏也，俱不可治，有初出便见水泡，二三日即头戴白浆，不久即乾，此火毒盛剧不治，若丛杂细密如蚕种，平皓如胖蚕如冷粥结面，或大者平皓，小者稠密，皮薄而软，邪视若无，皮肉眼胞面唇先肿，则五七日出血而危，若皮肤如寒风粟起，如疹如，或隐或现，此不待长发，当啼叫而危，若正面胸背手足肿硬，或成块青紫，或紫如瘤状，当黑陷破烂而危，若红紫黑斑如蚤蚊朱点黑泼青，与皮肤一平，头面一片如脂者，三五朝即危矣。

部位

痘疮见点之时，先察部位，即可知吉凶轻重矣，痘为籛，故随籛而先见於面，凡口鼻紫傍，人中上下，腮耳年寿之间，出见者吉，若见於天庭司空印堂方广太籛等处，俱非佳兆，大抵见点於眉已下颐已上，正中籛明部分皆吉，若见点於眉心，上至发际太籛部分多凶，其见点於腮颊耳傍少籛部分俱险，朱济川曰：余初业时，亦据前论，每每不应，究心三十馀年，从正额间紫颧先见者多顺，人中口鼻先见者多险，或口唇目胞，预为浮肿者，此脾胃受毒尤险，太籛颐颊腮耳先见者多逆，其不能先见於上而反於下部见者，亦元气之不振耳，其起浆收靨亦同，凡初见点於正面吉部，相去一二寸一颗，尖细淡淡桃红色者，必稀而轻也，若初见点於正面凶部，二三相并，五六成丛，或赤或白，顶平而少神者，必密而重也，张洁古云：一发稠密如头者，形势重也，轻则表而凉其内，连翘升麻汤，然稠密之处，各有经络部分所属，额主心，面主胃，腹与四肢主脾，俛主肝，紫腋主肺，腰足主肾，肩背主膀胱，当随见证治之，若面色黄，大便黑，烦躁喘渴，或腹胀者，瘀血在内也，犀角地黄汤，或磨生犀汁，但根窠分明肥满者无妨，其头面最要稀少匀朗，绽凸红泽，肢体虽密，治之可生，若头面稠密平皓，肢体虽稀，未可轻议其吉，故头额多者为蒙头，颈项多者为锁项，胸前多者为瞒胸，紫颊紫颐，多致成片，或如涂朱，则肝盛藜八九日当作泻不食而为险候，惟四肢虽多不妨，痘出稠密，虽为险候，若面痘易起易灌，目封能食者可治，若身痘虽好，面痘浆清平皓者难治，若诸处痘不起，惟面部及臀上痘有浆起绽者可治，有面痘好，惟鼻上无痘，或有痘不起绽行浆者，皆不治，四肢有痘，身面无者难治，一身有痘浆足，惟面上不行浆者死，一身痘色红活，惟面部焦枯者死，遍身痘好，惟紫足膝下全无者凶，冬寒不出，胡甜酒热洗多次，内服温解透肌之药加木瓜、薏苡以引之，延至五日，治无及矣，若面部浆足收靨，肢体尚不行浆，神清能食，可治，有面上左有右无，右有左无，此气血乖离，必难浆难绽，多不可治，痘出而面半已下稠密灰白，面半已上匀朗红润者，补中益气汤，若面半已上稠密灰滞，而面半已下匀朗绽泽者，名云掩天庭，不治，痘出左半身稠密红润，右半身间有数点者，此毒发於籛为顺，补中益气汤，若右半身稠密，灰滞平皓，左半身间有数点者，此毒发於阴为逆，浆虽行不能收敛，九日死，痘出齐而诸处俱匀朗红润，而腰围稠密灰滞作痛者，名缠腰，此毒滞於阴，不能成浆，九日死，迟则不过十一朝也，痘出齐而遍身稠密，头面全无者，此阴

毒不能升於籓位，不治，已上诸证，除不治外，俱要疏通营卫，健脾生津，使无乾枯焦黑之患，紫草消毒之味，似不可少，若热甚者，薺、连、地骨皮，渴者，花粉、瑯葛根，气虚者，参、木香，大便秘者，枳朥，小便涩者，木通，食少者，山查、枳、术，痒者，白芷、蝉脱，胀者，木香、厚朴，腹痛者，芍药、丁香，然亦看人之大小虚实，大而实者，犹或可治，小而虚者，多不可救，谚云：树小花多难结果，小船重载定倾危，可为善喻者矣。

形色

形乃气之充，色乃血之华，气旺则顶尖圆，血旺则根盘紧，形贵尖圆起发，疮皮坚厚，若见平皓皮薄为凶，色贵光明润泽，根窠红活，若见惨淡昏黑为危，然形有起发而致变者，由色不明润，根不红活故耳，若痘色光泽，根窠红活，虽皓可治，但以红活为贵，而又有圈红、红铺红之别，圈红者，一线淡红，紧附根下而不散，吉兆也，红者，血虽似附，根脚隐隐出部，险兆也，铺红者，痘色与肉不分，平铺散漫，凶兆也，根者血之晕，脓者血之腐，故六日已前，专看根窠，六日以後，专看脓色，若无根窠，必不灌浆，若无脓色，必难收靨，此必然之势也，然间有色不明润而根脚好者，仍得收功，以根为痘之本也，若根脚不圆，颜色虽好，须防七朝有变，不可以色好而转许无事也，有初出色白不红活，若尖圆易起，分颗润泽者，此气血未会，至三四日色转红活，不宜妄补，反生变端，若色白枯燥，稠密脚散，目微红，唇肿燥，热剧无神，二便秘涩，或作吐泻，此火盛无血，多致内攻，死在五六日间矣，王肯堂曰：痘疹之中，惟黑者最难识，若初出时，隐隐有黑点见於头面，自三四朝至六七朝，黑色如故，不见红色，形如圆珠而有光泽，行浆充满，渐渐黄赤者，名曰黑痘，今人皆以变黑归肾者，指为肾经之痘，不知血热毒盛之痘，初必乾红青紫，至六七日後倒变黑，与初出便见黑润不同，与一热腰下便见黑点如蚤咬者迥异，此肾气充实之黑，岂可与寻常痘疹同例而论哉。

起胀

痘疮既出之後，二三日间足心齐见，渐渐长发，肥润光泽，面目渐肿，灌浆为吉，若三四日内隐於肌肤不长发者，此元气虚也，快斑汤、透肌散催之，色不红活，紫草快斑汤，若身面俱起，手足四肢不能长发者，桂枝汤加防风、黄，若见吐泻口渴，手足指清而不长发者，此内虚寒也，陈氏木香散，并鸡冠血和酒酿灌之，外以胡甜酒微喷衣被，若四五日虽见长起，颜色淡白陷顶

者，此气虚也，叁内托散加糯米，虽不白亦不红活，陷顶者，此血虚也，四物汤合保元，若色赤而兼痒者，血虚有热也，四物汤换生地加犀角、连翘，若气虚有热，保元汤加连翘、木通、桔梗、忍冬，若痘顶色白，连肉红肿，而痘反不肿，口燥唇焦者，九日死，急以化毒汤加生地、川芎，调二宝散救之，若色红根散不长发者，此血热而气不相依，大鼠黏子汤加紫草，若色虽红而焦，口乾不起发，紫草饮加红花、酒芩、连翘、芍药，若大便秘结，内有实热不发者，消毒饮加犀角，或四圣散加枳椇、黄芩、山查、穿山甲，若大便利，口渴不发者，此内虚热，七味白术散，若自利不渴者，此内虚寒，理中汤加木香，若出迟而小便涩滞，咳嗽有痰，生圣散，起迟而小便赤涩，四圣散去黄加连翘、升麻，虚则紫草木通汤，若夏月暑气薰灸，烦渴不发，四苓散加门冬、竹叶，冬月冷气所侵，寒凛不发者，陈氏木香散，寒颤渴泻，饮沸汤口不知热，陈氏璋功散，作渴，饮冰水口不知寒，实则四顺饮，虚则地黄丸，手足不冷，饮汤温和者，钱氏璋功散，若鼻塞声重，咳嗽不发者，此风寒所侵，人参败毒散加荆、防，若血气虚弱，偶为外秽所触，伏陷不发，内服叁内托散，外烧胡甜、乳香辟之，触犯风寒邪秽，黑陷不起，夺命丹，至如长发之际头面多者，自然肿胀目闭，然不要目胞光亮，若应肿闭不肿闭，此毒郁於内，不得起越，急用托快斑汤，肿者吉，否者凶，肿後忽然平皓目开，此为气泄，急用叁内托散加穿山甲、糯米，浆满後无别变证而不回者，叁内托散加白芍、连翘，复肿吉，否者凶，又有头面太多，将起发时头先肿大者，此天行大头病，急宜羌活救苦汤，解者吉，否者凶，此证易肿易消，六七日变为痒皓，呛水错喉，声哑痰喘倒陷，百无一生矣，若六七日不起发，颜色不正，虽能灌浆，亦难保十一二朝之变也，痘不起发，皮粗色晦而隐於肉下者，此脾肺俱虚也，须防七日之变，八日之喘，陈文宿云：痘疮出不快，误言毒气壅盛，用药宣利解散，致藏府受冷，营卫涩滞，则气不能充贯，其疮不起发，不光泽，不充满，不结实，不能成痂，多致痒皓烦躁喘渴而死，翁仲仁云：起胀发顶虽起，而四围淡白枯涩者，属血虚，有四围虽收，起晕而顶陷者，属气虚，顶陷色白，气血俱虚，保元汤加芎、归、肉桂之类，起胀时痘上有小孔而色淡者，此理不密，元气开泄也，保元汤加桂，若色黑者，为火毒炽盛，又当凉血解毒，痘起其孔自密，海藏云：痘疮身後出不快者，足太籛经也，身前出不快者，足籛明经也，身侧出不快者，足少籛经也，若便利调和而出不快者，热在

表也，又有上中下三部，先上部，次中部，後下部，出齐自愈，又有作三次出者，钱氏云：三日不快不出，用消毒之药仍不出，脉平静者本稀也，不必服药，大凡五六日间，当解毒补托，七八日间，毒气不能盍出而反入於内，必用药祛出之，此大法也。

灌浆

痘疮出齐长足，至六七日红润灌浆，九日十一日收靨为吉，盖成实之令，肺金用事，然必藉脾胃强，则气血充实，中陷者尽起，顶平者尽峻，饱满光荣，先长者，先作浆，次长者，次作浆，循循有序为顺，若脾胃弱，则气衰微，不能助痘成浆为险，若脾胃损，则气血浇漓，不能灌汁，必喘胀闷乱，痒皓倒，呕哕泄泻为逆，其或唇上有痘先黄者，此毒攻脾，当十一二日不食而危，若稠密焦紫，不起顶者，此血热毒盛，当视其人皮之厚薄，厚者化毒汤加连翘、黑参，若皮薄如水泡者，虽灌不满，必有痒皓黑陷之变，若头面稠密，身上稀少，色白不能起顶灌浆者，此血气虚少，参内托散，药力在上，先头面浆满，四肢不灌，前药加糯米、芍药，以牛膝下引至足，若五六日浆虽灌，而不稠浓，不圆满，或陷顶者，此为气弱不能统血，保元汤合四物加观桂，若虽饱满，色见晡，此气盛血弱也，四物汤加木香、糯米，若六七日内灌浆不满，中有不灌者，此气血不和，必变虚寒痒皓，保元汤加芎、归、芍药、白芷、糯米，若虽见长满，摸则皮皱，此血虚而气不相依，必难收靨，参内托散加糯米，若气虚之证，用内托补药，暂起灌浆，不满而复平皓者，更大剂保元汤加芎、归、木香、升、桂、糯米，痘痒浆时，浆不易充，而色淡白，食少便溏，此气虚也，保元汤加当归、肉桂，若根赤烦渴便秘者，此血热也，犀角地黄汤，误用参、托浆而热愈甚者，四顺清凉饮，养浆时乾空无水，此气虚伏陷也，若人事清爽，饮食如常，痘无损处，补中益气汤，若喘胀哕泻，烦闷外剥者不治，痘本稠密色淡，养浆时昏睡妄言者，此血虚神无所依也，保元汤加枣仁、茯神、归、地、门冬，养浆时喜笑不止者，此心包热甚也，保元汤加人中黄、黄连，养浆时呕哕不止，而浆不充者，土败木侮，不治之证也，灌浆时痘色朗绽，而紫臂肿痛如瓜者，此手三焦气虚而毒凝滞不散也，保元汤加桂枝、羌、防、当归、忍冬、犀角、连翘，养浆时能食便溏，诸痘俱灌，惟正面平皓无浆，此足三焦明气虚也，保元汤加观桂、芍药，有灌浆时忽然倒，或血热毒盛，不能起长，伏陷喘胀便秘，诸药不效者，攻毒汤，有浆虽灌，而清稀不能充满者，後来必有馀毒，能食便坚者，用嫩黄雌鸡，入黄

一紫煮汁，少和酒酿饮之，若浆清顶不足，而不犯条款，自能饮食者，当发痘毒，方可收功，若有变，及不能饮食者必危，已上诸证，年大能食者，十全五六，年小不能食者难治，浆虽灌而色太红，根脚散者，此血热未解，九朝十一朝内必发痒，急宜化毒汤去升麻加芎、归、白芷、连翘、忍冬，勿令抓破，如破处鲜血淋漓，则气血流通，外用陈年屋茅研细掺之，或以松花掩之，若因发痒而擦破清水无血，必无生理，破後随灌随乾，痂色青白，堆垛如鸡矢者，终必咬牙寒颤，发渴作喘，二十日外必危，但抓破处如剥光鱼皮汤火泡者不治，若八九朝灌浆之时，身发壮热，渴欲饮水者，此疮多毒盛，表 气血俱虚之故，加味四圣散去木香加归、芍，亦有浆半足而热甚，烦渴引饮不已，此津液外布而肺胃枯涸也，大剂保元汤合生脉散频进，浆满而渴自止也，若壮热烦渴，舌乾唇裂，痘色乾紫者，血热毒盛，或重裘暖炕所致，不可误与前药，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芩、连，若行浆时，感冒风寒痰喘者难治，略与疏散，不效者死，痘浆充而腹满泄泻，此停食所致，保和丸消导之，若灌浆时痛不止者，气滞也，保元汤加山楂、木香以行其滞，则痛自止，有皓痒不止者，此血热也，四圣散加生地、乾首乌以凉其血，其痒自止，若浆足而痒不妨，若灌浆之时，十朝之外，身体倦怠，烦闷嗜卧，口有气息，此必胃中蕴热，喉舌生疮之故，急用黄连解毒汤，或消毒饮加防风，迟则疮虽收靨脱痂，延至二十日外，牙龈虫蚀出血而成牙宣，呼吸息出而成息露，或为走马崩砂狐惑齿落唇烂，为不治矣。

收靨

痘疮至八九朝至十一二朝，灌浆满足，脓汁渐乾，先从人中上下口鼻紫边，收至项下额上，遍身手足一齐俱收，痂厚色黑，渐渐脱落，饮食便溺如常为吉，若额上先收者，孤籛不生，脚上先收者，独阴不长，为大逆兆，若浆不稠浓，顶未满足，面肿忽退，目闭忽开，疮脚放润，色白乾皱，痂薄如纸，此津液枯竭，血少毒存，急用四君子汤加麦冬、牛蒡、荆芥、连翘救之，今人每见此证，认作结痂无事，致成不救者多矣，或有将靨之时，热不止而脉滑数者，痘未尽也，托 快斑汤发之，服後复出赠痘，其热自除，有将靨时，痘内复出赠痘者吉，若浆足难靨，色转黑者凶，亦有能食神清者可治，有收靨时，咳嗽咽喉不利者，此肺胃馀火不清也，桔梗汤加牛蒡、连翘、黑参，痘浆清而忽然乾黑，谓之倒，若浆足而次第收靨，痂厚色苍，忽然喘急腹胀者，此伤食所致，保和丸消导之，若收靨如期而身热喘逆者，此客冒风寒也，

当随轻重以汗之，其或当靨之时，身热闷乱不盛，哽气腹胀泄泻寒颤咬牙，急用钱氏璋功散加木香、当归，助其收靨，若目开肿退，色白不收，反腹胀燥渴，闷乱哽气者，此必曾经泄泻，或过用凉药，脾胃亏损所致，陈氏木香散，否则倒而危矣，薛氏云，若手足并冷，属脾胃虚寒，陈氏璋功散，手足微冷，属脾胃虚弱，钱氏璋功散加木香，若手足热，大便秘，作渴引饮，属脾胃实热，四顺清凉饮，救其阴以抑其箴，又有当靨之时，溃烂淋漓者，毒当发而发散迟，则毒蓄肌肉，未当发散而发散早，则毒邪暴出，肌肉亏损，薰灼腐烂，甚至内气并虚，滑泄自利，闷乱呻吟而死，急用陈氏木香散，或钱氏白术散治，豆瘟丸以止泻，外以白螺散，或上败草为末掺之，或用黄牛粪烧存性，入麝少许掺之，或蚕茧烧灰，加枯矾少许掺之，或用荞麦面、猪胆调涂烂处，并用荞麦面衬身下以收其毒，夏月盛暑，用芒硝、猪胆汁调涂，若手臂臀胯之间，久着床席，展擦破损，急难成痂，或破烂成片，焦乾黧黑，如火烧汤泼，亦难治也，又或当靨之时，发热恶寒，身疼面青，疮不收靨者，此必风寒侵袭，故发身疼，桂枝汤加荆、防、淡芩，虚则参苏饮，如或夏月居处过热，热与毒相凝而痛，益元散加枳、橘、连翘、白芍，痛去热退，疮自靨矣，珣痘疔失於挑拨，收靨时作痛，急宜挑治以泄其毒，又或顶破脓出，结聚如碎松香者，此因多用温补之药，邪气得补，反伤正气，急磨生犀水饮之，及益元散利小便，当归丸导大便，自然收靨，亦有浆虽灌而未得满足，不能收靨者，犀角消毒饮解散其毒，方得收靨，又有曾用凉解之药及饮冷水，致腹中滑泄，气痘体倦而不靨者，以胃苓汤和胃安脾，亦能收靨，其或疮头有孔，脓水流出，或清水无脓，卒然自破，水出乾黑，是名漏疮，不治，又有延迟日久，溃烂淋漓，皮脱腥臭，若先曾成脓而後溃烂，能饮食，无他证者，当和脾胃，避风寒，多用乾黄土末掺之，自能平复，若先未成脓溃烂者，不治，又有先因皮薄破损，多用补药，重复灌浆而发热不靨者，此正气得补，驱邪为脓，然正气终为邪篡，不能逼邪成痂，十全大补汤，又有虽重灌浆，脓血浸淫面目，加味消毒饮，更加犀角多服，若元气本实可愈，如或脓血不止，变成疔蚀难治也，又有结痂乾厚，忽然战栗，乾啾烦渴者，此正气将复，不能禁持之故，生脉散，又遍身俱收，惟头与足不收者，此气血不调，四物汤去地黄加升麻、牛膝、牛蒡、红花、荆芥，陈文宿云：痘疮收靨之後，浑身壮热，经日不除，别无他证，柴胡、麦冬、人参、甘草、黑参、胆草主之，翁仲仁云：痘

疮灌浆已满，热毒已解，至收靨时，有数日不焦者，只看痘色如初，此亦无妨，乃表虚不能收敛之故，八珍汤加木通、牛蒡，补脾利水，痘自靨矣，朱济川曰：表虚则易出而难靨，表实则难出而易靨，於此可见其表虚实矣。

脱痂

痘疮灌浆满足，乾靨结痂，数日之间脱尽，绀色红润如桃花色者为吉，若痂厚色苍，当落不落，乃火盛之故，宜清余热，或有半月二旬，痂皮黏着不脱，此名丁绊，或脱去痂薄，绊痕凹陷，乾枯色白，或潮热发痒者，皆表虚无力收敛，发表太过所致，人参固肌汤，痂半黏半脱，绀色红紫，肿痒痛，重复作脓者，此名翻绊，为风热馀毒，急宜凉血，犀角地黄汤，若发痒剥去痂皮，或出血，或无血，仍复灌浆如疮疥者，此血热气虚，十全大补汤去桂加红花、紫草、牛蒡子，不愈，名疔蚀疮，出血不收者，名簪疮，俱危，痂落不光，淡白全无血色，绊平不满者，名衣痘，元气虚寒之故，当大补脾胃，补中益气汤加桂，若痂不落，反见昏聩不省人事者，此脾胃虚也，归脾汤，若抓破被风侵袭作痛，屡愈屡破，为血风疮，虽多用养血消毒之剂，亦难速效，若结痂乾燥，深入肌肉不落，即以真酥或蜜水润之，延迟日久，则成癍痕矣，脱後绊痕凸起，紫赤作痛者，馀毒不解也，解毒防风汤，癍下湿者，密陀僧、滑石、白芷为散，乾则蜜水调敷，湿则乾掺，须避风日，可免癍痕也，痘收靨乾黑，黏着皮肉不脱，而身热烦渴，夜卧不盛者，热毒不化也，犀角地黄汤加连翘、牛蒡，若妄言 y，四物汤合生脉散加枣仁，若痂薄如麸，昏睡少食者，此脾胃虚也，大剂保元汤补中益气，并加穿山甲，预防发痛之患，有收靨後，身热咳嗽，声哑吐痰而衄者，此毒火乘金，越出上窍也，犀角地黄汤加芩、连、门冬、牛蒡子，有脱痂後自汗不止，绊痕色淡而手足清者，气虚也，十全大补汤，若身热手足自汗不止而绊痕紫赤者，胃中馀热傍瞽四末也，犀角地黄汤，夏暑，人参白虎汤，脱痂後能食便秘，身热口渴者，此胃中积热上蒸，须防口疳齿珣之患，清胃散，有脱痂後午後潮热脸赤，烦闷错语昏聩者，此火从虚发也，保元汤加归、芍，有收靨後复发斑疹紫色者，此馀毒炽盛也，犀角地黄汤加荆、防、连翘、牛蒡、人中黄，若服药後反加溏泻，或喘胀者不治，凡痘绀色白，急当调补中气为主，若服药而渐红活为吉，色不转者危，虽二三年後，多患泻痢而死，若妄役攻伐，祸在反掌。

陷伏

发生聚散而彰於外者，箴之德也，灌溉滋润而守於内者，阴之德也，阴不足则箴不长，而枯萎之变出焉，箴不足则阴不生，而陷伏之变出焉，痘疮正当长发灌浆之时，平皓不起，谓之伏，出而复没，谓之陷，有紫黑白三者不同，虚实寒热之理，今人乃谓变黑归肾，欲用钱氏宣风散、百祥丸下之，不知牵牛、大戟、峻利之药，有伤元气，非质坚便实者，不可轻用，大抵血热之证，初必深红，失於解散，必变紫变黑，甚至乾焦，自然之理，治者当於乾红之时，急用解毒凉血，顶虽平陷，断不可以气虚例治，而用参、补剂，则气盛而血愈涸矣，丹溪曰，疮乾宜退火，祇用轻剂，荆、防、牛蒡之类，若其人能食便秘溺赤者，当用解毒防风汤发散其毒，有黑疔，挑出恶血，内服犀角消毒饮，外以珍珠散涂之，触犯寒邪，肌表固闭，毒气伏而不发，致黑陷者，神应夺命丹发之，热毒内攻，神昏闷乱，寒战咬牙而黑陷者，神授散救之，便秘气实，四顺清凉饮，小便不利，导赤散，絀食气弱，加味四圣散，兼扶脾以胜肾水自愈，阎孝忠不替钱氏本意，妄言黑陷为寒，及云斑疮终始不可服凉泻之药，後人因之，反致热甚黑陷而死者多矣，观斑疮之陷者，无不腹满喘急，小便赤涩不通，岂非热毒所致耶，间有胃气虚寒而陷伏不起，则用至宝丹，毒邪伤胃，无价散，毒邪窜入肾经，人牙散，毒邪伏於心肾，珍珠人牙散，但人牙发痘最猛，用之不当，则有痘顶迸裂之虞，不可不慎，若因虚热毒盛而陷，急用桑虫浆、地龙酒、鸡冠血等方选用，盖气虚白陷，用桑虫，血热黑陷，用地龙，疮乾紫陷，用鸡冠血，不可混也，朱济川曰，毒壅心肺二经，用鸡冠血以发之，毒壅脾经，用桑虫浆以醇之，毒壅肝经，用紫草茸以松之，毒壅肾经，用人牙散以攻之，毒滞经络，用川山甲以透之，叶子蕃云，毒壅於肺，则用桑虫，毒壅於肝，则用鸡冠血，毒壅脾胃，则用地龙，毒壅心肾，无药可治，惟寒闭毒邪於肾，则用人牙，与济川稍理，古方牛李膏、宣风散、枣变百祥丸、独圣散、周天散，皆治毒盛黑陷之药，咸可取用，如外触秽气，当用胡甜酒喷其衣被，并烧红枣、乳香辟之，若瘙痒者，茵陈蒿为末，枣膏和，晒乾烧，均在大江以北，则用水杨汤浴之，凡见灰白陷者，此必不能食乳，或先因吐泻，脾胃虚弱，毒匿不起，而变虚寒白陷者，白花蛇散最捷，盖气虚则为痒为陷，血热则为痛为燥，痘色白者，必至於灰惨，灰惨者，必至於痒皓，此皆气虚而不能起胀，血虚而不能华色也，参内托散加归、芍，使血活气行，白者可变为红矣，若虚寒甚者，陈氏理功散加养血药救之，若单行补气，则

气燥血虚，必致发痒抓破灰惨倒靛，为不治矣。

倒

痘疮能依期灌浆结痂如螺靛为吉，若脓未满足，忽然乾靛，或脓成之後，不痂破烂，或收靛之时，泄泻脓血，或空泡乾枯，或发热昏愤，或咬牙寒战，或手足并冷，饮沸汤而不知热，是名倒靛，由中气不足，毒从内入之故，宜叁内托散、补中益气汤、保元汤选用，使破者重复灌浆，无处更出赠痘，则正气得补，复祛出毒邪也，若服补药不出赠痘，破处不复肿灌，更下脓血者不治，若将靛之时忽然黑靛，或浆未充而忽然收靛，或浆虽充而一齐结乾紫，此气虚血热，因火迫而收之太速也，犀角地黄汤加紫草茸，或四圣散加人参、当归，然其形证，又当推辨，如身痛四肢微厥，疮色青紫者，此则外感寒邪，理闭拒而倒靛，人参败毒散，并用胡甜酒喷之，忽然倒靛而心神不盛者，猪尾膏，若心烦狂躁，便秘，口渴饮水能食者，此则外触秽气而倒靛，内服夺命丹，外烧薰秽散辟之，尸气所触而倒靛，辟秽香解之，有浆未满足，忽然眼眶深陷，乃气脱倒陷，若作昏碎痰喘者死，丹溪云：痘疮倒靛，因真籛虚而毒气不能出者，保元汤加紫草之类，若将成就之际，却淡色者属血虚，芎、归之类，或加红花、紫草，属热，升麻、薺、连、桔梗之类，甚者用犀角，薛氏云：若热毒方出，忽被风寒闭塞肌窍，血脉不行，身体作痛，或四肢微厥，斑点不长，或变青紫黑色者，此为倒靛，若胃气虚弱，不能补接营卫，出而复没者，谓之陷伏，误用解毒之药，必致陷靛，若喜热饮食，手足并冷者，乃脾胃虚弱之证，宜用辛热之剂补之，喜冷饮食，手足并热，乃籛气壮热之证，宜用苦寒之剂泻之，外感风寒者温散之，毒气入腹者分利之，籛气虚者温补之，外寒触犯者薰解之，陈文宿用璋功散，以预保脾胃於未败之先，实发前人之未发，开万世之蒙也。

夹斑

痘疮夹斑疹而发，是藏府热毒交盛，故一齐涌出，予尝洗心体会痘证，但有夹麻，而夹斑之说未果，斑乃伤寒之热毒内蕴而发，安有与痘齐出之理，即前见点例中所言，皮肉鲜红成片者为夹斑，实麻疹也，细如芥子者为夹疹，则癩疹也，然斑则多见於胸腹肢体，头面绝少，於此可以明辨，而举世通谓夹斑，若一齐盖楚，大不合时矣，观先辈治例，首推升麻葛根汤，先散表邪，俟斑退痘起，然後随证施治，偏考方书，无不皆然，张涵高曰，斑痘齐出，方书俱言先撤斑热，往往痘随斑陷，惟发其痘，则热聚

於痘，痘起自斑自退，紫说似乎相左，其实并行不悖，当知斑痘齐发，总由热毒势盛，绝无挟虚之候，得其旨，则撤斑无非清凉化毒，起痘亦无非清凉化毒，化斑汤一方随证加增，允为斑痘夹出之金，如斑色紫赤，加大剂石膏以化之，大便秘结，稍加大黄以利之，设不知此，而误认真斑，专事寒凉，则痘随斑陷，若不化斑，专力升发，则斑随痘起，丛杂不分头粒，紫难分解也，黄五芝云，风寒夹斑，当先表散，则痘自起，大便秘者，宜速下之，大便利者，凉血透肌解毒为主，次言先痘後麻者轻，麻出以分痘之势也，先麻後痘者重，麻发於肺，表气先虚，失其起灌之力也，麻痘齐出者险，紫毒并发，但看麻之形色，痘之稀密，斟酌而为处治，若斑见紫黑，痘见浆清，证见喘急，皆不可治，大抵斑痘齐发，总由热毒势盛，不可误用参、，若元气本虚，痘色淡白，小剂保元亦不禁也，如六七日内，热毒未尽，而误与之，必身复壮热，痰喘不食而死，否则痲毒口疳目疾之害，所不免焉。

板黄

痘疮根窠薄劣，浆汁板滞不活，而枯黄色晦者曰板黄，若方广天庭板黄而馀者润活，痲毒必结於脑项，若腮脸板黄而四肢润美，痲毒必发於肩阜，若肚腹板黄，痲毒必发於曲池三里，若背脊板黄，痲毒必结於紫轴尻骨，如遍身板黄，颈项前後板黄，头面板黄，眼眶唇上板黄，紫豆茎囊板黄，皆死证也，愚按板黄皆由胃热能食，食滞蕴积於中，胃气不得宣通而致，非痘之根气本然也，治者能警斯意，急与苦寒消导，大便秘者当微利之，热滞去而内外宣通，乌有痲毒之患哉。

赤

闻人规云，痘疮赤，大便不通，小便如血，或结痲毒，身痘破裂出血，乃内火炽盛失於解利，急用犀角地黄、小柴胡加生地黄、及四顺饮之类，薛氏云，若心脾热甚，犀角地黄汤，心肝热甚，小柴胡加生地黄，若大便不通，先用四顺饮，次用犀角地黄汤，若色赤痛，二便不通，急用活命饮加硝、黄，若色赤痛，恶寒发热，活命饮加麻黄，若因乳母怒火，加味道遥散。

斑烂

闻人规云，痘疮斑烂之证，因当发散而不发散，则毒气闭塞，以致喘促闷乱，不当发散，而误发散则毒随箴气暴出於外，遍身皮肉溃烂，治宜调脾胃，进饮食，大便调和，脾气健旺，毒气自解，而无目赤咽痛吐衄等证，若发表过甚，大便自利，急用理中丸、

豆癩丸以救其，亦有痘疮如蚊所啮，面色黑，乃危证也，若小便秘结烦躁，导赤散加山栀、犀角、赤芍，自利不食者，不可用，盖毒发於表而妄汗之，理开泄，营卫益虚，转增斑烂，由是风邪乘虚变证者有之，若毒蕴於而妄下之，则内气益虚，毒不能出，而反入焉，由是土不胜水，变黑归肾，身体振寒，紫耳尻冷，眼合腹胀，其疮黑陷，十无一生，医者审之。

饮食

痘疮既出，全藉脾胃安和，进纳饮食，则易浆易靨，自四五日以至痂落之後，饮食不殊，二便如常，虽不起发不红绽，或陷皓，用药得宜，可保无虞，若乳食殊少，兼之泄泻，则元气日衰，虽无前证，日後必至有变，药亦难效，岂能保其无事哉，若胸前稠密，毒气伤脾殊食者，消毒饮加黄芩、山查、紫草、人参，有伤食腹胀不食者，枳术丸，有痘出太多，中气暴虚不食者，四君子加糯米，有痘已痂起而不能食，身无热者，调补脾胃为主，凡四五日前不食而便秘者，此毒盛於，犹为可治，至六七日後，反不能食，则变证百出，纵药何益，有禀受壮实而发於五岁之外者，又不可一例而论也，又有痘起之後，能食易饥者，此胃大热，不久而变生焉，大便秘者，四顺饮加连翘、牛蒡微利之，不秘者，芍药汤加茯苓、木通、牛蒡子以和之，又有饥欲食而不能者，必喉舌有痘，难於吞嚼也。

吐泻

凡痘疹发热，有呕吐者，有泄泻者，有吐利兼作者，有乾呕而哕者，有不食者，皆毒火所致，不可骤止，吐利中有疏通之义，治宜平和疏通，引毒警表，则吐泻自止，如不止，兼调脾胃，如乾呕而哕，为胃虚火逆最危之兆，宜橘皮菜连散，以安胃气清火毒，有不嗜食者，此脾受热毒，当升提发散，俾毒得外出，饮食自进，若误认呕吐泄泻不食为寒而用丁、桂、姜、附，转增烦剧也，误认呕吐泄泻不食为虚而用参、苓、术，反增壅遏也，此专为痘疹初出未透者而言，若浆正行时而吐利不食者，乃脾胃虚弱，多有内虚倒喘胀之患，凡长发起顶灌浆时，泄泻俱为险候，急用白术、茯苓以渗泄健脾，人参、黄以助元托，诃子、肉果以止泻，佐以升提之药，使无壅遏之患，若不升发，难免倒之虞，如见心烦乾呕而哕，此藏败毒攻，最为凶候，二陈加黄连、木通、灯心、竹叶，夏月，四苓散以利小便，利而不通者危，至如泄泻而手足热面赤者，热也，弱者，白术散加竹叶、陈皮，强者，泻黄散，若下午泻甚，上午泻稀，此伤食，平胃散加山查、

麦芽，厥冷，加乾姜，或益黄散补之，泻利而呕逆厥冷，理中汤加木香，上午泻甚，下午不泻者，脾虚也，朝用白术散，夕用豆蔻丸，泻出腥臭秽滞者，肠胃热也，葛根黄芩黄连汤，泻而失气者，气下泄也，白术散加升麻、防风提之，若受寒邪，或食冷物，而泄泻清冷，痘色灰白顶陷，或手足厥而寒颤咬牙者，陈氏木香散、理功散，疮虽正而吐泻，或下血，俱为逆候，若但吐不泻，无痰，益黄散，有痰，二陈汤，吐而身热烦渴，腹满气促，大小便涩而赤者，当利小便，若先吐而后出痘，足不伸，声哑热蒸者，虽有清浆不治，陈文宿云：痘疮泻水谷，或白色，或淡黄者，陈氏木香散送豆蔻丸，不愈，理功散救之。

腹痛

痘疮腹痛者，皆毒郁三阴，如腹痛面青手足冷，此脾胃虚寒，理中汤、益黄散选用，若腹痛痞满气滞，手足厥逆，而大便不通者，此毒壅不透也，桂枝大黄汤，合表而开泄之，若腹痛面赤作渴手足热，此脾胃实热，消毒饮加山楂、枳壳、黄芩、木通，若气粗身发颤动而痛，口臭唇舌白胎者，此毒攻藏府，肠胃内溃，不治，楼全善云：腹痛多是热毒为患，当临证消息之，薛氏云：若痘未出而发热烦躁，作渴饮冷，大便坚实而痛，此热毒壅滞也，急调元明粉通利之，若痘不出而烦热，渴不能饮冷，大便不实，此元气虚也，白术散温补之，若噎腐吞酸，大便秽臭，乳食停滞也，保和丸消导之，凡腹痛作渴饮冷，手足并热者，属实热，若作渴饮汤，手足并冷者，属虚寒也，翁仲仁云：痘疹腹痛，当升发以解利痘毒，兼分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则痛随利解，俗医恒用厚朴以行滞气，不行升发解利者，非其治矣，亦有乳食停滞而腹胀痛者，当於升发解利药中加消导之剂，兼审所伤何物而为之清理，又有数日不大便者，大便行而痛自止，亦未可骤用硝、黄也，然有实邪固结，按之硬满而痛，又须峻攻，不可襟於上说耳。

腹胀

痘出腹胀，皆毒郁肠胃所致，若胃中伏热，心气不降，小便赤涩而腹胀者，导赤散加滑石、紫草，若痘乾紫而腹胀，不大便者，为血热毒盛，紫草承气汤，若瘀血在，面黄烦躁，小便利，大便黑，犀角地黄汤加穿山甲，若气促体倦，大便利，小便秘，手足冷者，脾虚也，五苓散加木通、木香，若腹胀肠鸣，气喘厥逆，疮白躁渴者，急用陈氏木香散救之，迟则陷伏难治矣，若 y 便秘，躁渴疮紫焦者，此内实热，小承气汤，若长发时，倒腹胀者，不

治。

腰痛

经曰：腰者肾之府，痘疮见腰痛，或痛连背脊，转侧不能，皆因肾郭空虚，邪火亢盛，真阴不能胜邪之故，急宜四顺清凉饮，救热存阴为务，若痘未出而骤热腰痛，面色紫赤，痘必乾枯紫黑，此肾藏火毒盛剧，急用百祥丸，或水调元明粉以下夺其势，后用消毒饮加防风、紫草、连翘、木通，若腰下见紫黑成片如蚤啮者，不出七朝必死。

二便秘涩

痘疹要小便清而长，大便疏而润，谓之 气和，一有艰阻，则毒邪内蓄，肠胃壅遏不能传化，便宜清解，得大便通，溺自利矣，三黄丸、四顺饮、前胡枳椇汤之类，此专为痘始发时而言，若痘正养浆时而二便秘者，宜审虚实治之，中病即止，不可过剂，若饮食如常，二便如昔，内证平和，不可温补，亦不可妄施攻击也。

大便秘

痘疮出後，灌浆之时，虽要大府坚实为顺，若痘出五六日不大便，此毒火内乘，津液外耗，肠胃乾枯而秘也，四顺饮，若色白少神不食，呕吐清水者，虚秘也，钱氏璋功散加归、芍，若血热口乾，烦躁便秘，四顺饮加紫草，使其便利二三度，热毒自解，烦躁自甯，若有风寒，先宜解散，然後可下，若不先解，恐表邪乘虚入，痘反伏而不发，发亦不齐，遂成皓陷焦枯，势所必至，如六七日灌脓之时，壮热脉盛而大便不通，加味消毒饮，及蜜煎导以润下之，否则腹胀喘满矣，有过利小便，津液内耗而秘者，生脉散加当归，又气血俱化成浆，而四五日不大便者，只宜清活血，浆足自行，不须治之，薛氏云，痘疹大便不通，当分辨虚实，以手足冷热，及饮水饮汤验之。

溺涩

痘疮解毒，以利小便为要，小便不利，乃热毒结於下焦，连翘防风汤，赤涩有血者，犀角地黄汤加木通，茎中痛者，合益元散，延久则身热躁闷，喘渴焦紫，或生痛破裂，或口疮咽肿，或内作脓血，变证不测，大抵未出之先，热甚而小便不利，恐欲起蚤，导赤散微解之，初出不快，小便赤涩者，生圣散，长发灌浆时溺涩者，五苓散加木通，收靛之後，小便不利，烦热而渴，猪苓汤，若肺热气化不行，小水不通，五苓散探吐之，元气虚弱，不能清理传道者，补中益气加门冬、车前，肺虚不能滋其化源，生脉散加黄、甘草，膀胱不能吸引肺气，钱氏璋功散加麦冬、五味，

胃热小便赤涩不通，生圣散，肝热小便癃闭，龙胆泻肝汤，肾热水道不行，导赤散，肾虚肝热，小便枯约，生料六味去萸加麦冬。

痢

痘疮未出之先，先曾下痢，此元气已亏，起灌最难满足，升发剂中必坚实脾为要，又须辨其寒热赤白，如痘色紫赤，口燥咽乾，小水短涩，痢下鲜赤，此风能动血也，三奇散、四苓散参用，若痘色淡白，四肢清冷，小水清利，痢下晦淡，此水液清冷也，补中益气汤、陈氏理功散参用，有食积而腹急胀痛者，平胃散加山楂、木通，若至二七内外而泻痢脓血，为馀毒未尽，热移大肠，兼之湿热相并，红白交作，四苓散加芩、连、山楂、木通、连翘，大抵痘後利脓血，为五液注下，最危之兆，若以痢治而峻用苦寒，不旋踵而告变矣。

蚤搐

古人谓先发蚤而後发痘者，是热在痘而不在心，为顺，先发痘而後发蚤，是热在心而不在痘，为逆，然有因风邪所激而发者，有因脾气虚弱而发者，不可不辨，若正当灌浆之时，忽手足摇动蚤搐者，肝热生风，风火相搏生痰也，治当平肝木利小便为要，泻肝则风去，利小便则热除，先与导赤散、泻青丸，次以四圣散加人参、獭若手足赤，口眼斜，涎盛语涩，腰项强急，口张舌强者，此火盛耗金，木无所制而风生，消风散加蝎尾、獭痰盛，加元明粉，若浑身冰冷，不知人事者，不治，若发搐至口噤流涎，此脾胃受虚风，或误服凉蚤之药所致，谓之痘风，急当清火养血，卒多莫救，若痘初出时无蚤搐，收靨时忽然发搐，如角弓反张，直视流涎者，此毒火传心，移热於肝，木来乘土，气血但虚，最凶之兆，惟痘疹将出，先发蚤搐者多吉，然发一二次即止而见点者，其痘必稀，发十数次而报点者必密，报痘一二日而蚤搐不止多重，虽曰痘前搐者吉，若发之不止，为毒伏於，未可以言吉也。安世曰：大抵痘前发搐，责在热盛，痘後发搐，责在正虚，昔余治一五岁儿，放标时忽发蚤搐，痰涎壅盛，壮热不省，忝在同道，不忍坐视，先与西黄厘许，点舌上，遂用硝、黄、芩、连，佐以荆、翘、大力之类下之，一服神清热缓，痘亦随起，反掌收功，近於都门疗正黄旗四川道监察御史讳粹然李公之孙，年四岁，痢後忽发蚤搐，诸方皆调莫救，亟邀予往，诊其六脉虚数无力，手足时发拘挛，口眼僻，唇燥囊缩，溲便涩难，证虽危殆，以举家恳救甚切，因思痘後发搐，多缘气血亏，土衰木贼，虚

风内动所致，法当温养肝脾，峻补气血，使正气有权，虚风得以自息，若治其蚤，是速其毙也，为疏一方，以十全大补桂用枝，日进二服，搐遂稍定，又二服，二便自通，囊亦少纵，目睛转动，诸证向安，但头发毒数处，其色亦不甚赤，於前方中去芍、地加白芷、忍冬、贝母，三日後毒亦消散，声音清朗，饮食如常，惟左臂与左足不能举动，更於原方加牛膝倍当归，四剂便能步履，独手腕无力，仍以牛膝易桂枝，先後不逾一方，调理而痊，孰谓证见危逆而悉委之不救哉。痘疹盛行时，如见蚤搐，切不可作蚤治，一切朱砂、牛黄、脑、麝、轻粉等，皆痘所忌，不可不慎。

咳喘

咳嗽痰喘，虽属肺热，然有气虚理不固，风邪侵肺，而嗽吐稀痰者，叁苏饮，头痛身热，鼻塞喘嗽者，风寒也，芎苏散，若咳喘不已，无表证者，此肺虚为痘毒所乘，补肺汤，喘胀便秘者，肺热也，黄芩泻肺汤，有汤水入口即咳而吐出者，肺胃热痰襟固也，先与栀子畔汤加 B 桔梗探吐，後服如圣饮，面白手足冷喘促者，此虚寒也，白术散，亦有肺有痘，淫淫作痒，习习如梗，阻碍气道而为咳嗽，痘收自愈，有不咳嗽但喘者，若初出喷嚏，鼻流清水而喘，风寒客肺也，叁苏饮，痘点乾红，腹胀便秘而喘，毒盛气不舒畅也，宜清火解毒，有气虚不能逐邪外出，毒伏於内而喘胀者，乃闷痘证，不治，有泻後喘者，脾气下陷，虚火上拥，下气不续也，补中益气汤，有吐後喘者，胃虚不能制伏相火也，六君子汤，痘四五日，伏陷喘胀，必再攻发，复起可治，痘浆半足而倒喘胀者，宜补兼攻发，复肿灌为吉，有误服叁、腹胀而喘，枳椇汤，有痘密以致鼻塞，而口中气促似乎喘者，非喘也，以喘治之误矣。

涕唾

痘疮要涕唾稠黏，则热毒容易蒸发，若涕唾稠黏，身热鼻塞，大便如常，小便黄赤，芎苏散加絳，如痰盛壮热，胸中烦闷，大便坚实，卧则喘急，前胡枳椇汤微利之，庶元气不伤，痘疮易出。

咽喉

痘出最要咽喉清利，若毒火上薰，咽喉先受，以致肿塞窄狭，呼吸不能，饮食不入，疼痛哑喑等证，如圣饮、甘露饮、射干鼠黏子汤选用，血热咽痛者，紫草消毒饮最当，若咽痛发热，手指初捻似热，捻久则冷者，此脾气虚也，钱氏璋功散，若咽痛发热，作渴引饮，手足并热者，脾气热也，泻黄散，若大便溏泄，饮食不进者，白术散，慎勿用凉药，致损脾胃，而变吐泻痒皓也，

若咽痛足热，小便赤涩而频数，此三阴虚，无根之火循经上至咽喉也，生料六味加麦冬、五味。

呛水

呛水者，咽门为毒所壅，则饮不得入而溢於气喉，故气逆喷而呛也，若呛水在六七日前见，痘色红紫者，乃热毒上壅，若痘色痰白不起，乃气血虚弱，肺胃受伤，大为危兆，急宜解毒开胃，色赤兼凉血，色淡兼补气，若七日後，外痘蒸长光润而见此证，乃内痘起发而呛，只须助其灌浆，外痘结痂而呛自愈矣。

失音

失音之证，大抵肺热气病，咽喉有痘也，若於七日前见者，毒气薰蒸，肺窍闭塞，内疮糜烂，呼吸俱废者，为难治，若七日後呛水失音，乃内疮先热而腐，射干鼠黏子汤，或有内本无疮，多服热药所致者，急用消毒饮去荆芥加桔梗、门冬，赤热甚，更加犀角、黑参，或凉膈散去硝、黄，若毒火上薰於肺，肺受火郁而窍塞声哑者，导赤散加桔梗、牛蒡，若声哑而烦热痛，呻吟作渴，欲饮冷水，大便不通者，此心脾实热，急与清凉解毒，夏月盛暑之时，稍与冷水救之，洁古云，痘疹已出而声音如故者，形气俱不病也，痘疹未出而声不出者，形未病而气先病也，痘疹出而声音不出，形气俱病也，其治法可领悟矣，凡痘疮黑陷乾枯，咳嗽失音，吐泻烦渴，发热肢冷，昏睡少食，痰多气促，寒颤咬牙，黑陷燥痒者，皆为不治，惟猛进温养之剂，间有得生者。

寒颤咬牙

痘疹咬牙寒颤，有先後之序，痘正出时，为寒邪所袭，则肌腠闭塞，不能宣誓，而发寒颤，宜疏散之，若养浆时寒颤，乃阴凝於腠，腠分虚，则阴入气道而作颤，保元汤加丁、桂以温腠分，若系表虚风寒所乘，则宜保元汤加羌、防、荆芥、连翘、木香之类，痘未透而咬牙者，腠明胃热，宜清解之，若养浆时咬牙，乃腠陷於阴，阴分虚则腠入血道，故咬牙也，保元汤加芎、归以益阴分，若系肝盛木邪乘土，则宜泻青丸合导赤散作汤，二证并作於吐泻後者，邪正交攻，气血俱虚之候，十全大补汤，单见且凶，况并见乎，若痘色红紫，大小便秘，烦渴欲食水者，表俱热之证，而不寒但颤者，疮痛而摇也，咬牙者忍痛也，乍作乍止，四顺清凉饮，若溃烂灰白，泄泻不止，此脾胃虚寒，纯阴无腠之证，急用陈氏木香、诃功，若痒痒闷乱，腹胀足冷者，倒也，不治，若痘焦紫陷伏，闷乱昏睡，或躁扰不盛，声哑气急，而寒颤咬牙者，为热毒内攻，法在不治，急投神授散以救之，若青乾紫

陷，二便不通，大渴不止者，此纯籛无阴，百祥丸、宣风散，急下以救阴津，下後身安手足温者，方许可治，若腹胀气喘 y，手足冷者伏陷也，不治，大抵二证并见最为危候，又当以痘色辨其吉凶，或单寒颤者，当补气之中兼补其血，单咬牙者，於补血之中兼助其气，然此二证，多发於痘後，其人属虚无疑，虽有少热，亦馀毒耳，在养浆收靨之时，最忌见此，故於七日前见者可治，在七日後见者为逆。

发泡

发泡为气盛血虚之候，盖肺火动而皮毛伤，遂聚而为泡，小者如水珠，大者如葡萄，色白而空，或有清水者，气虚有火也，治之当补脾肺，顺水道而虚自实矣，钱氏璿功散加车前、泽泻之类，紫而空者，血虚有热也，清肺汤加当归、芍药、茯苓、车前，使小便下行，则气平血和，其泡自敛，若薄如竹膜燎浆泡者，必待浆臭而後可治，泡碎则亡矣。

发痒

气虚则陷伏，血虚则痒皓，痘初出而遍身作痒者，此邪欲出，因风寒闭其理，其火游移往来故痒，宜疏散而泻肝木，邪气得泄，痘出而痒自止，痘收敛而作痒者，脓成毒解，火气渐微，本无毒蕴也，芍药汤，若大便秘结，犀角消毒饮，痘养浆时，淡白平皓，少食便溏，浆清而痒，爬搔不盛者，此脾胃虚弱，气血俱虚，虚火扰攘所致，叁内托散，甚则陈氏木香散佐之，药不应者凶，痘色红紫乾滞，二便秘，口渴烦躁，浆充而痒，抓破血流者，此气盛血热也，四物汤加连翘、赤芍、白芷、蝉蜕，甚则四顺饮下之，如作痒人事清爽，自知其误抓破，或言其痒，欲人拊之吉，如痒而闷乱烦躁，语禁不止，摇头手足舞乱，破损无血，眼目开凶也，若他处破损虽多，脓血稠黏，正面不破者，其藏府精华不散，正气未亏，尽可收功，有面痘虽痒甚，擦破即痂，能食神清者，可治，昏乱者死，若破无脓血，不结靨，如无肤之状，寒颤咬牙，便泄啞呛者，不治。

发渴

痘前渴者，宜清金利水，痘後渴者，当大补元气，若痘疮稠密而渴，为津液外泄，生脉散，在藜申，生津葛根汤，如烦躁 y 身热者，白虎汤加麦冬、竹叶，若大便黑小便利，面黄小腹胀，喘急而渴者，内有瘀血，犀角地黄汤加归尾、桃仁、红花、穿山甲，若夏暑窗牖闭塞烦渴，四苓散加麦冬、黄连，薛氏云：若发热作渴，大便秘结，手足并热，善饮冷水，此籛盛也，四顺饮，若烦渴

泄泻，手足俱冷，饮沸汤而不知热，或陷伏黑者，此属虚寒，钱氏白术散，或陈氏理功散选用，若烦热作渴，面赤睛白，此为肾经虚热，生料六味丸，煎与恣饮，以救肾家将竭之水，燕都小儿出痘作渴，恣与冷水饮之，如期而愈，亦无痘毒之患，盖北方人卧火炕，饮火酒，有热与水相蝮而然也，按陈文宿云：痘疮发热，口渴烦躁，切不可与冷水、蜂蜜、柿子、西瓜等物，恐内损脾胃，致腹胀喘满，寒颤咬牙，则难治也，盖方宜各有不同，不可一例而论，张涵高曰：痘出三四朝，便秘溺涩，烦渴壮热，痘色乾红焦紫，必用凉膈散下之，后用凉血解毒调理，如八九朝，元气虚弱而痘平皓，浆色清稀，保元汤补之，有火证发渴，始终不可温补，但与凉血解毒，则浆行结而愈。

烦躁

凡痘未出而烦躁者，毒火内郁，或风寒壅遏不能即出，宜发散为主，痘未尽出而烦躁者，亦毒火盛也，消毒饮加连翘、黑参，痘尽出而烦躁者，乃血热毒盛，犀角地黄汤解之，痘长养时烦躁者，当辨虚实，若痘顶平，淡白少神，浆不易充者，此气血不足，保元汤加归、芍、门冬，虚烦懊恼者，栀子豉汤加解毒之药，若绽凸紫滞，便秘溺涩，乃正气实而毒盛不，解凉膈散、四顺饮、三黄丸解利之，小便赤涩，益元散、导赤散分利之，若痘倒喘胀而烦躁闷乱，乃气虚毒盛，难治。

昏砵

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砵，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疹喃，如邪祟状，此痘出太过，心藏空虚，神无所依也，人参酸枣汤，气虚，大剂独参，或保元加枣仁、茯神，若烦热气壮，痰涎涌盛者，改定清心丸，如服药后不甯，反加闷乱者死，浆清不食者，不治。

汗出

痘疮多汗，则津液外泄，或未浆，或既靨，并宜保元汤加养血药，然又有面赤发渴，汗出不及腰者，皆胃热肾虚，四君子汤去术易麦冬，下六味丸，若面赤作渴，手足心热，大便坚者，肠胃实热也，泻黄散，若初起发热时，自汗不妨，乃湿热薰蒸而然，切不可使用、术之类以实理，亦不可妄用升、葛之类以泄肌肉，盖自汗则痘热已轻，恐发泄太甚，则津液内耗，阴随籛散，难以收靨，即靨后自汗，亦宜详审而治，若血虚自汗，则至夜烦热作渴，当归补血汤，气虚不能自固而汗，则动作喘息，力微身热，四肢不温，四君子加归、芍，有痘出平皓，淡白少神，身凉而

汗者，保元汤加肉桂、当归，有重帔暖炕，厚衣重衾而多汗者，宜渐絀以清适之。

失血

痘疹失血，俱为危候，若气血旺，毒火盛而失血者，乃邪从血解，不可妄投止血之剂，惟宜清血解毒，若治之不止者凶，有气血虚而毒盛失血者，不治，有闷痘五窍流血者，不治，有痘倒而鼻流血水者，不治，有热证误投热剂而失血者，宜清凉解毒，痘未尽出而用寒凉，毒为凉激伤脾，不能端动其血，致逆於藏府之中，内毒搏滞於胸膈之上，积成秽血，妄行而暴吐衄昏晕，痘色淡白陷伏者，理中汤、独参汤并加肉桂，温补为主，所谓血脱益气，籛生阴长是也，若痘尖绽紫滞而衄者，乃毒火刑金，犀角地黄汤加炒黑山栀，有靨後馥毒乘脾，脾气受伤，不能统血而衄，小剂参苓白术散加炒黑连、芍，若躁热闷乱，口乾渴甚而衄，手足并热者，犀角地黄去丹皮加黄连、山栀、炮姜，亦有中气虚而不时烘热，手足时冷时热而衄，此清籛之气不能上升，无根之火倏往倏来也，补中益气加芍药、肉桂，有毒盛壅炽，肺金受制，流注大肠而便血者，四物汤换生地加芩、连，若下血不止，昏睡不醒者危，凡痘中失血，惟从鼻出者，可治，从口中及口鼻齐出者，多不治，亦有从痘疮出者，则为走泄，走泄多则分肉空虚，毒无定位，是皆有犯於，为难治也。

身痛

经曰：诸寒为痛，又曰：甚热则痛，又曰：诸痛为实，三说不同，各有其理，当热作之时，毒始端行，忽遇暴寒折之，毒邪壅於皮肤之间，不能宣发，此因寒而痛也，宜透肌端表，如烦躁渴甚，狂言 y，使秘溺赤，更值春暄夏炎之令，痘见乾红焦紫，就火热而痛甚，就阴凉而痛衰，此因热而痛也，宜清凉化毒，若身不壮热，口不烦渴，饮食如常，二便清调，痘见尖绽红泽，至七八日浆璫充满，惟觉根窠胀痛，此诸痛为实，宜平和疏养，若初出而身痛者，为发未尽，升麻汤，冬月加蜜炙麻黄二三分，既出稠密而身痛，为毒盛瘀血也，犀角消毒饮倍连翘加紫草，兼腰背痛者，肝盛血凝也，泻青丸絀大黄加甘草、防风，便秘腹胀，四肢厥冷，腰痛疮色紫黑者，难治，百祥丸，若備稿蓀啮而色紫者，瘀毒壅滞，最危之兆，若二便秘结，喘急烦躁，栀子仁散，自利不食者，不治，若身後痛属太籛经，用羌活、防风、甘草，身前痛属籛明经，用升麻、葛根、紫草，身侧痛属少籛经，用连翘、柴胡、防风，四肢痛属脾经，用防风、芍药、甘草急止之，盖恐叫号

伤气，忍痛伤血，而致变证也，若食鸡鱼酒物而致者，清胃散加生犀汁，大凡痘疮，切不可食毒物，恐作痛致伤元气，轻者反重，重者难治，然有专取毒物以攻其毒，如猪尾膏、鸡冠血、攻毒汤等方之义，不可以此碍彼也。

头面

朱济川曰：痘未起发而头面先肿者，此箴火亢盛，阴血不能归附，气血相离之象，若痘疮起发，头面以渐而肿者，此毒气发越，聚於三箴，欲作脓血，故宜肿也，设当起发而头面不肿者，必痘本磊落，毒势轻浅，所以不肿，如痘本稠密，起发应肿不肿，此毒伏於内，不能发越，治宜助正为主，如痘稀疏，起发不应肿而肿者，此感疫毒之邪，须兼疫气而治，如应肿而平皓如饧饼，或痘肉齐平，或乾焦紫滞者，此毒盛气虚，不治之证也，大凡应肿者，直至浆满结，毒化而肿消目开为吉，若浆未充足而肿消目开者，此正气不足，不能化毒成浆，名为倒靥，乃凶兆也。闻人氏云，痘疹属火，面色赤者为顺，赤甚为热，若肝木藜面色青者，是为逆也，急用四君子或附子理中并加升麻，调补脾胃，色正方许可治，有痘毒遇风寒相搏，凝滞於肌肉，備嬰检鮪C，急用夺命丹发之，然多不救。

正额

朱济川曰：额乃心之部分，若痘出偽鮪平黯，而正额匀朗，绽凸红润，调理无虞，偽鮪虽匀红绽，而正额平皓，灰滞无神者，此元气不足，不能成功於上，凶也，正额虽平皓，而间有数点尖绽者，险也，又须紫颧颊来助，若颧颊不起发，无润泽，为气血不足，终不可治也，若眉心密簇如钱，而色灰滞，虽備盥□八九日浆行俱满，眉心必空饒无水，後必痒皓倒 喘胀而死。

手足

朱济川曰：四肢之痘，应出不出，应起不起，应浆而清水，应收而不痂，应脱靨而黏着不脱者，皆脾胃虚，不能旁警四肢也，治宜调理脾胃为主，然四肢始终贵乎温暖，若痘出手足冷者，脾弱也，痘出而手足作痛者，乃毒火乘脾，疏解为上，若備畛而四肢尚空饒，多有不治者，临病之际，可不抚按手足之温冷哉，又有自言手足冷，及按之热而夜卧不盛者，此脾弱而虚箴发露於外也，当补脾调血为主，痘出而紫足常动摇不休，此热毒流於阴分，不治，若出七八日足不伸者，不治。

唇舌

痘出始终以唇舌红润为吉，若唇口肿胀，紫黑乾裂，或有痘先

黄，或唇色皎白，或有白泡，或肿烂流脓者，皆毒火乘脾，璫为危候，当先升解以化其毒，次补益以培其本，庶可无虞，若痘出稠密，唇口疮相黏乾黑者，死证也，若臭烂延及牙龈，腮颊肿破，而成走马崩砂，牙宣息露狐惑等证，皆不易治，即用化愚丸、马鸣散，亦难取效，若初见舌白唇紫，即知实热，急投凉膈散及马鸣散吹之，庶可急夺其势，若见痰喘作渴者，不治，若气虚火盛，津液不能上行而舌乾口燥者，补益为主，若毒火盛而舌乾口燥者，解利为主，若舌上燥黑芒刺者，此热毒内蕴，急用硝黄下之，或可十救一二，又舒舌者脾之热，弄舌者心之热，有因唇燥而舒舌者，亦脾之热也，若痘稠密浆清，唇口摇动，昏碇寒颤者，不治，唇口攸动，目眶内陷，足常动摇者，不治，若下唇有白屑如芝麻，或翻转如葵花，或有紫泡出血，及唇燥裂而见面色枯槁，烦渴不止，及腰足痛者，皆不可治。

眼目

痘疹出发热时，目赤肿者，风热上攻也，四五日间目赤者，火毒盛而上薰也，痘後目赤肿者，馀毒郁於心脾也。痘疹出多，至灌浆时，自然眼闭，然乾靨之後，又当开眼，若仍闭不开者，此毒气上攻於目，急宜清解馀毒，甚则凉膈散加荆芥、牛蒡、蝉蜕，大抵过期不开，即当以舌舄润，去其秽污自开。痘疮害目，不在於初，而在收靨之後，皆由头面痘密，脓血襟固，或破烂而复肿灌，毒火郁蒸，内攻於目，又或痘出太盛，成就迟缓，过服辛热，失於清解，或逼受火气，或衣衾过厚，或客冒风寒，或恣食诸卵，皆能害目，治当活血解毒，得血活其毒即解，切不可概用凉剂，恐冰凝血脉，终成痼疾也，亦不可点香窜之药，谷精散、决明散、密蒙散、神功散、羚羊散等方选用。初见点时有痘丛生目中，急须移痘丹移之，庶无害眼之患，方虽似诞，而功效特奇，不可因其瑣而忽诸，若三日後根气已定，不可移也，轻者以象牙磨水，点入移之。

馀毒

痘疮平皓倒 破烂之证，用药得以收靨者，馀毒发泄未尽，必循经络而出，发为痲毒，看何经络而用药，俱以托 解毒为主，如未溃肿硬者，排毒散，随元气虚实加絃，外用生黄豆嚼烂罨之，或大黄酒煮，入真 豆粉敷之，或蛇蜕粵生豆浆贴之，若溃肿而脓未透，解毒内托散加白芷、鯨鲤甲，外用海石细研蜜调敷之，如已溃脓尽者，十宣散加连翘、忍冬，凡痘後馀毒发痲，根赤而作痒者，气虚也，四君子加当归、芍药，色赤而肿痛者，血热也，

四物汤换生地加犀角、鯨鲤甲、连翘、忍冬，肿而不溃者，气血
紕虚也，托 消毒散，溃而不愈者，脾气虚弱也，六君子加归、
忍冬，若发於皮肤之外，或大片小片如涂朱，或作核肿痛，不可
摸者，此名紫丹瘤，内藏毒盛，虽用解毒药，亦难消散，从上发
者，过心即死，从下发者，过肾则死，急以磁锋砭去恶血，毒肿
未平，再与砭之，更须内夺其毒，得以开泄也，若皮肤发出隐隐
红斑搔痒，或红块者，俗名盖痘疔，消毒饮加防风，若收靨安
好，忽然手足厥冷，此脾气虚弱，不可认作寒证，叁 内托散加
桂枝，若手足忽然拘挛，不能屈伸者，此外感风寒湿三气，勿用
发散耗血之药，十全大补汤，用桂枝、苍术，骨节痛，加羌、防，
有痘疮收靨後，忽然下痢脓血者，此毒气流入大肠，须二三日
间，听其下尽，然後清热利小便，再後补脾健胃，不可用止涩之
剂，若热毒蕴蓄於肺，闭塞咽喉，则口张不食，欲吐不吐，乾呕
声嘶，此胃中有疮腐烂，最凶之兆，急用消毒加甘、桔、黑叁、牛
蒡、竹叶，并磨犀角水救之，迟则咽烂而死，若腹痛胀满，烦躁
气急者，此毒入於脾，当用枳实导滞汤利之，否则喘急厥冷，难
治矣，若痘後胜常饮食，日渐羸瘦，此气血紕亏，胃中虚火也，
钱氏璋功散、四物汤，并加黄连，相间服之，更节饮食为要，若
大便秘结，毒盛血枯也，消毒饮加生地黄、麻仁、杏仁以润之，
因多服热药燥结者，消毒饮加麻仁、芍药、山栀，若口舌生疮，
赤者为心脾蕴热，宜凉膈散，白者为心肺有热，宜清肺汤，外以
青布粵水拭净，用马鸣散掺之，收靨时，口舌生疮，及患齿疳
者，皆由馀毒不解，乘於箴明，而薰逼上焦也，宜清胃化毒，甘
露饮加犀角、连翘，咽痛者，亦由馀毒留於管，肺受火淫而为肿
痛也，如圣饮，若收靨之後，目闭不开，或生翳膜，疼痛昏暗者，
俱宜凉血解毒清心泻肝，随证治之，若收靨未齐，忽发馀毒，而
身面目睛俱赤者，难治，翁仲仁云，痘疮既靨之後，或成痈肿，
人固知为馀毒矣，不知气高而喘息作声，擗背抬肚者，馀毒之在
肺也，痰涎稠黏，咬牙戛齿，泄泻不止而口臭者，馀毒之在脾胃
也，盗汗出於胸前，向午则热而渴者，馀毒之在心包也，睡中多
蚤，身常发热，馀毒之在肝也，耳轮与尻常热，馀毒之在肾也，
眼合不开，身肿不消，壮热不清，郁郁不乐，诸经皆有馀毒也，
又须知发於巅顶及胸者，为心经之毒，发於臂肘及背者，肺经之
毒，发於佻膝及筋聚处者，肝经之毒，发於七节之傍及尻上者，
肾经之毒，发於正面及咽者，胃经之毒，肝肺及胃之毒多易治，
心毒多危，肾毒不必治也，大抵血热毒盛而发者，其毒必 肿色

赤，能食便秘，并宜消毒饮加解毒凉血药，胃气实者，排毒散微下之，若气虚毒盛而发，其毒必漫肿色淡，食少便滑，虽用参、内托，多不可治，若用犀角、鼈、连地黄之属，是速其毙也，如備钼舡注清水，延绵不已者，不治。

妇人

女人天癸既至，阴常不足，痘疮以气为主，血为辅，一有不足，则变易生，如发热之时，正遇经来，此热从血解，疮自发出，最为吉兆，若四五日不止，则热入血室，血必妄行内动，中虚之证也，小柴胡加芎、归，若非经行之期，於发热时而经忽至者，此毒火内炽，逼血妄行，必疮多毒盛，急以犀角地黄汤加紫草、蝉蜕、牛蒡、连翘，使热清毒解，痘出经止，方无变患，迟则内虚疮陷矣，又如起发灌浆之时，适遇经行，三四日不止，必难起发灌浆，或平皓，或灰色，或黑陷，急用十全大补汤加熟附，使起发灌浆，或出赠痘为吉，若寒颤咬牙喘满者为内脱，不治，又如起发灌浆之时，经水适来，或口不能语者，乃血去心虚，不能上荣於舌，先与保元汤加归、地、门冬、茯神、枣仁，待其能言，後以十全大补汤加猪心血调服，又经不断之时，适逢出痘，发热神昏，言语狂妄，循衣撮空，如崇状者，此经後血室空虚，邪热乘虚而犯冲脉也，四物汤合导赤散加麦冬，又如崩漏不止，气血俱虚之後出痘，此必不能胜任，虽十全大补，多不可救，又如向来经闭不通，血海乾涸，适逢出痘，毒气怫郁冲任之间，二籀之证并发，攻之则妄行不止，宜归脾汤调其心脾，使毒得发泄，庶或可救，至如孕妇出痘，最为可虑，不问轻重，悉以安胎为主，胎动不安者，四物汤加参、术、砂仁，有热证当用黄鼈，必须酒炒，胎安痘出稠密，参内托散加紫草、归、芍，至如痘疮正在起发灌浆时，忽遇分娩，气血俱虚，十全大补倍参、加熟附子，以补气血，甚则大剂保元汤，更加襟、艾、姜、附，续续灌之，若小腹急痛，瘀血未尽，须加肉桂，胎下之後，绝无瘀血，按之急痛者，此必瘀积小腹，加炮黑山查，以伏龙肝煎汤代水煎药，临服再加熬枯黑糖半匙最妙，若咬牙寒颤，腹痛作渴，手足冷身热者，此脾胃内虚，而显假热於外也，十全大补汤加熟附，服後止者吉，不止者凶，如产後半月十日之间，适遇出痘，此气血新虚，必以大补气血为主，大抵男妇婚嫁之後出痘，其顶必不能高耸，其形多大而扁阔，其色多淡而不黄，不可拘小儿元气未发泄之例也。

痘形

痘疮从颧骨上起者，曰当颧痘，朗朗不妨，稠密者危。在口黎角

出者，曰监门痘，後必成水泡及泻。下颐先出，曰脱须痘，浆虽充灌，终属危候。痘出红活光泽，粗细一匀者，曰石痘，吉。手足四肢皆有，惟身少者，曰四腕痘，凶吉相半，若身面皆无者不治。通身皆有，足心无者，曰无根痘，须看周身多少，少者吉，多者凶。上身少，下身多者，曰逆痘，凶。上身多，下身少者，曰顺痘，吉。上下有而中间少，或紫豆多而腹上无，腿上不起者，曰紫节痘，危，此证当从虚治。胸前独多，曰瞒心痘，多凶，加渴泻者不治。紫腰每边一个紫大者，或皆紫黑如蚤咬者，及未出先见腰痛者，曰折腰痘，五日死。初报点五七粒成丛，数十处皆然者，曰梅花痘，起肿必连成一片平皓，若有赠痘光泽如珠者，吉，赠痘亦平皓枯滞者，凶。报点周时即痂，复又报点，如是数番，名九焦痘，可治，若当额地角颧骨心胸背手耳後，有一二个黑陷者，亦曰九焦，不治。痘粗肥而娇红色艳，不能结实，名晃痘，不可因其好看而妄断为吉，急宜调补脾气，否则为溇泻痒皓之患。痘出而顶有皱纹者，曰椒皮痘，或纹如茱萸者，皆不治。痘出红润而中心少有黑点者，曰茱萸痘，为血热，可治。中黑陷而四围灰白者，曰陷顶痘，九日死。初出状如蚊蚤所啮，三日後反不见者，曰反关痘，五日死。痘起黑陷，或紫黑中有血行者，曰紫疔痘，七日死。痘疮中有紫黑疔，生於上，太髻当心者，曰黑疔痘，三日死。痘黑而光泽者，曰贼痘，有背部与当颧监门，及拘腮锁口，俱用银挑破，以珍珠散涂之。初起疮色淡紫成片，曰紫云痘，十日死。痘未出时先蚤搔，曰先蚤痘，不必治蚤，痘出自愈，若出而复没，虽少而不起发者，难治，若已出而发蚤者，曰逆蚤痘，不治。痘起稠密无缝，紫黑成片而发搔者，曰蚤搔痘，不出六日死。痘出虽有缝，粒密而色昏者，曰数舆痘，不治。痘出不圆不起，顶红根白者，曰顶红痘，不治。痘空处有云头红色者，名夹斑痘，治之而斑退痘起者吉，否则凶。痘空处细密有头粒者，曰夹疹痘，痘稀而疹先退者轻，痘密而疹不退者重。痘出大便秘结，而痘疮朗朗红活者，曰关门痘，不妨。痘疮不成脓，而内泻痢者，曰伏阴痘，治宜温。痘疮红润，而引饮渴不止，及狂言者，曰向髻痘，治当凉解。痘疮正出，而胸膈高肿，内不宽者，曰结胸痘，下之生，迟则死。周身皆收靨脱痂，巅顶一粒紫大不收者，曰鹤顶痘，二十日外，必发蚤而死，亦有周身痂脱，正额一粒溃而不敛，至月馀作痒，破出臭脓，声哑闷乱而死者，有周身痂脱，头上一粒不敛，至四七日忽痒甚出蛆，声哑闷乱而死，皆鹤顶之类也。有收靨脱痂之後，忽身发火热，

旧靨愈处，重出一番，痘竦囊聚，肿痛愈加者，曰 机痘，此毒蓄营卫，急宜凉血解毒，当慎风寒，节饮食，否则，必毒邪攻迫，腹胀溃烂，阴籛不分而死。痘皮薄破烂者，曰湿痘，大剂补脾燥湿，间有生者，切禁黄 ，以其反助表湿也。痘一出如豆皦水泡，兼腹泻不止，曰水患痘，不治。痘起胀而与肉齐平，虽有黄浆，根血紫滞者，曰板黄痘，亦名延日痘，虽痂尽脱，而日渐枯涸，延至月馀多死。痘四围平皓阔薄，中间一点色白而点者，曰 窠痘，必死。痘出数粒成丛，平皓不起者，曰 5 痘，治之起发分颗者吉，否则凶。初起发时，疮头便带白浆者，曰疫痘，不治。痘点见于下颐，或耳下眉心，若白头如绝蹠渐乾枯倒陷者，曰白闷痘，三四日死，若报点如丹，渐乾焦紫黑者，曰紫闷痘，五六日死，若喘胀衄血便血者，曰紧闷痘，二三日死。痘周身皆白，内空皦一联者，曰蛇皦痘，难治，若变臭者可治。痘疮至浆来而溃烂，臭不可闻者，曰臭痘，无妨，臭而裂者，为外剥，不治。痘稠密不能起发灌浆，六七日间，忽泻脓血者，曰泻浆痘，此证多有生者，虽危不妨。痘初起时光泽，至四五日反不起而伏陷，将发虚寒者，曰伏陷痘，急当扶 为主。痘虽起发灌浆，浆未足而忽然乾靨者，曰倒 痘，多危。痘出既红，忽然变白，更加寒颤咬牙者，曰寒颤痘，急当助表养血，亦须防过二十四朝，方可无事。若先出红泽，适遇妇人经事所触，而变灰白色者，曰血厌痘，急觅月月红花或茎叶，煎汤调紫草茸末一钱匙，入酒酿服之，缓则难救。

璋痘

夫痘有似凶而吉者，似吉而凶者，不可不辨，如诸痘不起，而天庭晓星起灌者吉，诸痘壮起，而天庭晓星不起者凶。诸痘不起，而太籛独起者吉，诸痘壮起，而太籛不起者凶。诸痘不起，而耳边方圆寸许独起者，肾经旺也，吉，诸痘壮起，而耳边方圆寸许不起者，为肾败也，不治，遍身俱起灌，惟左耳下外面，有紫三粒不起灌者，肝肾毒盛，定作唇裂齿乾，宜急救之。凡头面四肢密者为险，若得地角有数粒如珠者，为顺，诸痘俱好，地角独伏陷乾枯，或灰白不起者，为逆。痘备钹 插惟尻骨饱满如珠，此肾藏有权，补托灌浆即愈。面部俱稀，而鼻梁左右密如蚕种者，毒聚於胃也，危，面部俱稀，而口角有黑痘一粒独大，或紫边有紫粒者，为拦门疔，初起可救，五六日不治。痘出遍身稀疏，惟项下稠密一片至颐者，名锁项托颐，不治，若喉颈太多者，急用山豆根、牛蒡子、黑叁、木通、甘、桔、芎、归、生地、

荆芥辈治之，迟则毒结咽喉，不救矣。初见标时，胸上脐下俱有，中间一截无者，此脾胃虚，急用参、归、芷、厚朴、紫草、木通、防风辈救之，七日之外难矣。痘出遍身斑斑成片，如打伤痕者，不治。痘标既完，手足胸背俱多，而头面无者，气血不能上升也，急用升麻、芎、归、甘、桔、防、芷、苏叶、前胡，加姜服之，五日後不治，曲池生痛而死，若遍身稀者，不在此例。初出便如豆，紫三日大如子，其痘根顶全无血色，比盖独大，按之虚软，曰贼痘，四日出血而死。痘出数十粒成块，肌肉结硬，中有一大者，曰痘母，此血凝毒盛，急须挑破，内服真人解毒汤，外用绵脂煮热熨之，熨之肉不柔和者不治。头面无空，平皓色白，俗名蛇皮，此乾枯不能作浆，至十一二日必危，若得发臭而不剥裂者，可治。初标红润，至四五日忽变伏陷，此为药患，急扶表。痘虽肥满，而内实乾无血水者死。痘中有凹，四边特起，明亮坚硬，浆板不化，形如石臼者，不治。痘疮生虫，皆湿热所化，毒流皮肤也，虽冬月亦有之，以柳叶铺下，令儿卧上，则虫自死，无柳叶时，顶收乾者为末，香油调敷亦效。初出血点，其色红紫，遍身如点朱者，六日死。血泡协热，而浆肥满，刺泡血红，急以犀角地黄汤加白芍治之，血黑不治。痘本稀少，四五日起发，六七日收靨，痂乾而赤，九日而痂落，此气血充足毒少，故随出随痂，不及作脓也，最佳。疮虽起发，四畔又出小痘，攒簇如粟米，不待长养灌浆，必加搔痒而死。疮头有孔，脓水漏出，堆聚乾结，或清水自破，水去乾黑者不治。痘发浆泡，而人中平满唇翻，腹胀气急者不治。痘发燎浆泡，切忌损破，浆臭後犹或可治，破则不治。其形如豆疔，灰白全无血色，擦破血出无脓不治。痘已出齐，紫色不起不浆，如浮萍贴於肉上者不治，如微微高起，爬出有血，急以凉血解毒之剂救之。黑痘多属血热，本为恶候，然形状多端，宜随证解救，紫黑点子隐於皮肤间者，用人牙烧灰、猪尾血，酒酿调五七分，量人大小与之，初出便见黑点，急用紫草茸三钱酒煎服，或形如痣，或如牵牛子，或如煤炭，或青紫成块，皆为寒闭热毒，宜化毒凉血，荆、防、蝉蜕、紫草、黑参、木通、连翘辈救之，热甚加黄连，黑而软大者，气弱毒盛也，保元汤加紫草，已上诸证，竭力图成，或可十全一二也。近看如水蓼花，远望如罍脂色，清水不能成浆者不治。先见标一二点於面部，或口唇上下，周身俱无，如常起胀灌浆收靨，此为报痘，不知者以为本痘稀少，以火照之，红点隐隐藏於肌肉之内，急宜托解毒，其痘齐出，否则颐下发痛毒而成不救。

逆证

痘疮不治之证，总勉强用药，终无生理，初出时从天庭司空太髻印堂方广等处发出，或如蚕种，或如鱼鳞，或如点朱洒墨泼青，成青黑紫斑，或肌肉有成块处，或有青甄⁶，成紫黑乾枯，或遍身有痒疹，或如玳瑁，或头面一片如脂，或初出红点带紫，或夹斑如锦纹者，俱危於四五朝，迟则不过六七朝也，若见青斑者，顷刻危矣。若遍身不起，俱发紫黑斑点，或初起顶陷，连肉通红，或如沸无缝，或薄如竹膜，摸之便破，或如蛇蟻，如鱼皮，顶陷如羊眼，赤亮如汤泡火烧，或腰腹作痛，上下出血，或如⁷瓷，成片连贯，眼合无浆者，俱危於七八朝，迟则不过十朝也。若四五日间，面目浮肿而疮不肿，其痘黑陷紫陷，或灰白，或发紫泡水痒皓者，危於十一二朝，其泡刺破，出黑血黄水者不治。若四五日诸痘未灌浆，唇上有疮先黄，失於针挑者不治。若五六日内，痘白而肿，光亮如水，根脚不红，或声哑气急，或鼻陷啮齿，或目闭忽开，露白无神，不省人事者不治。若六七日不能灌浆，但空蟻乾枯，全无血水，搔破无脓血而痒皓者，十二日死，有脓血者不死。二三日根窠不分，红肿如瓜，或如冷粥结面，或如胖蚕之形，或如油光黍米，内有红紫，或顶陷，有眼如孔，色紫黑者，俱不治。若紫颊紫颐，多致成片，如涂朱者，此肝乘脾，当十二三朝不食而危。若七八日间，陷伏焦紫乾枯，不能灌浆，或咬牙寒颤，y 狂躁烦闷，呛水错喉，在七日前见者难治，或目闭，口中臭烂成疳，延及内外者不治。或七八日後，腹胀气喘，有痰如睬锯，啼哭不止者，可治，无啼哭者，不治。或嫩薄易破，抓皓成饼，堆垛如鸡屎，泄泻不止者不治。或泻下如豆汁，或便脓血，或乳食不化痘烂，或口臭唇焦，或目闭反开者，不治。或不时哽气，如欲大便状，或胸高突起，神昏闷乱，或舌卷囊缩，咽肿不食，或脚不伸，或憎寒四肢逆冷，或目闭腹胀，厥冷过膝，或先痘後蚤，连发搔不止，及痘後慢蚤，目无神而色青者，皆不可治。当靨痒皓无脓，皮如血蟻者，必发寒颤咬牙口噤而死。妇人经水不止，或堕胎下血，身大热不退者，并不可治。凡发热时，头温足冷，昏闷如痴，渴饮不止者，其痘必危。凡腰下见点，腰上不出者不治。凡斜视之，脸如橘皮，不分肉地者死。起胀时色白如饭，平皓不起者死，若此者，乃毒盛血枯，不可认为虚寒之候。至如可畏之证，附列於後，如不食，或多渴寒颤困倦，脾虚也。戛齿噤牙，肾经热甚也。烦躁体热摇头，肝热生风也。吐逆泄泻，乳食不化，便脓血者，脾胃虚寒，毒入

大肠也。疮作黑坑，内无脓血者，肾热脾虚也。大小便涩，口渴者，心肺热也。喘急痰盛者，肺热甚也。已上可畏之证，内犯一二，用药得效者生，不效者死，若犯三四证，必无生理也。

诸证

头疼可治。目闭，初起不治，八九日无事，十三四日凶。咳嗽无事。气急，初起无事，八九日凶。摇头，初起虽凶，可治，八九日後，不治。声哑，初起难治，七八日可治，痂落後凶，兼喘急不治，或哭泣声哑，色泽者可治，色晦者不治。喉痛，初起可治，痂落後凶。y，初起重，痂落後凶。心胸痛不治。腹疼，初起无事，痂落後凶。腰痛，初起及痘中凶，十四日後无事。项不能举，天柱折，虽结痂乾靨，二十日外必凶。十指冷，脾虚者可治，毒盛者不治。手足摇不治。手足痛，初起凶，八九日无事。足冷过膝不治。眼耳出血不治。鼻衄无事。吐血，鲜红可治，紫黑不治。尿血不治。大便血可治。吐黄水，腹不疼无事，腹疼者凶。吐清水无事。吐浓痰无事。吐臭痰不治。错喉，初热凶，灌浆时不妨。寒颤，初起不治，七八日後亦不可治。咬牙，初起不治，起长时凶，七八日後可治。泄泻清白，寒也，可治。泄泻黑水，藏府坏也不治。吐，初起吐一二条无事，多则凶，十四五日吐出即死，便出多者亦凶。燥渴，结痂後凶。不食，结痂後凶，馀毒盛也。

看法

朱济川曰：医以认证为要，凡一入门，必先知其家贫富何如，时月炎冷何如，儿之禀赋何如，形色善恶何如，脉诊微盛何如，肌肤老嫩何如，痘出稀密何如，部位顺逆何如，气血虚实何如，表寒热何如，声音清浊何如，口舌燥润何如，睡卧安否何如，举止动静何如，饮食多少何如，二便坚利何如，又有凶中藏吉，吉中藏凶，不可不辨，审此数者，随宜而治可也。

用药

痘疮者血蕴也，治宜活血为主，故紫草、红花不可少，红甚便滑则忌，山查散血消积，胃虚不能食则忌，甘草解毒和中，中满则忌，陈皮健脾行气，自汗则忌，大腹皮利水治胀，发散则忌，牛蒡子疏风润色，滑窍通肌，泄泻则忌，木通疏利膀胱，溺多则忌，诃子、乌梅止泻渴敛汗，便实则忌，参、术扶元益胃，血燥毒盛则忌，升麻、葛根升发开提，痘密汗多，毒盛 实则忌，羌活、白芷败毒追脓，气虚则忌，归、芎活血补血，血热黑烂则忌，芍药、地黄凉血助阴，血寒不发则忌，辰砂定神除热却烦，灰白不发则忌，糯米暖胃实脾，气滞则忌，防风散风解热，气喘则忌，

木香调气散寒，止腹痛泻青，斑黑燥渴则忌，厚朴温胃治胀，烦渴则忌，细辛发散上行通肺，燥热则忌，柴胡发表透热，气升则忌，前胡除痰治嗽，便泄则忌，半夏消痰止嗽，燥渴则忌，麻黄、紫苏散表逐寒，表虚则忌，姜、桂助血温中，血热妄行，乾红焦紫则忌，附子回籛补元，治虚寒厥冷，烦乱则忌，大黄荡涤实热，胃虚实少则忌，人牙起发肾邪陷伏，血热毒陷则忌，山柃降火下行，气虚便溏则忌，犀角凉血止衄，时值行浆则忌，牡丹皮行血归经，痘前多汗则忌，肉豆蔻健脾止泻，便实则忌，桔梗开郁发导，用下则忌，蝉蜕驱风散毒，表虚汗脱则忌，枳壳宽胸下气，气虚下陷则忌，胡甜、乳香时焚开窍，血热毒盛，烦渴衄汗则忌，黄柏、豆、生甘草等分煎膏，预先涂目眶，或脂涂眼眶耳前，使痘不侵目，出後则忌，一发热起，便以丝瓜近蒂三寸，连子烧灰存性，加辰砂酒服，可使痘稀，见点则忌，每年端午日服之，服久可使不出也。

禁忌

痘疮至初出至收靨时，藏府俱虚，外邪易触，饮食易伤，必须避风寒，调饮食，日用胡甜、红枣、大黄、乳香焚之，若血热毒盛，禁烧胡甜、红枣之属，恐变烦渴焦痒之患，如煎油炒豆杀牲腥血，硫黄、脑、麝诸香，劳鞞蒜糞秽之气，房事淫气，瑋服生人，及铍钹金器之声，俱宜避之，勿令洗面，恐生水损眼故也，眼鼻勿动其痂，则无眼吊鼻之患，行坐勿令太早，免致腰酸脚痛之虞，能食者，与鲫鱼、白 8 之类，切不可与生冷瓜、柿、梨、橘、韭、蒜、醋、酱，7 粽、鸡、鹅、椒、姜辛辣等物，鸡子害目，亦不可食，近世多用鲜剋、鲜鱼发痘，若脾胃虚寒者，误与，每致泄泻不食，如天大寒，盖覆常宜温暖，恐毒气为寒所滞，则痘不能生发也，如天大热，勿使客热与毒相并，致增烦躁溃烂也，其麻疹比之出痘固轻，然调治失宜，风寒不避，祸不旋踵，一切辛辣厚味，助火酸收之物，咸须禁食，如酸醋、胡椒、猪肉、桃核及梅、杏、樱桃、梨、柿、罨等类，若误犯之，则有伏患焦紫，喘胀声而难救也，误食鸡则终身肌肤粟起，误食糖霜，多发疔蚀，必俟紫月後，方无禁忌也。

麻疹总论

麻疹者，手足太阴籛明二经蕴热所发，小儿居多，大人亦时有之，是亦时气传染之类，其发热时多咳嗽多嚏多呕，眼中如泪，面浮腮赤，多泻多痰，多热多渴，多烦闷，甚则躁乱咽痛，唇焦神昏，通身红赤，起而成粒，匀净而小，斜目视之，隐隐皮肤之

下，以手摸之，磊磊肌肉之间，其形若疥，其色若丹，以其箴气从上，故头面愈多者为顺，法当清凉发散为主，药用辛散以升发之，凉润以清解之，切忌酸收，凡动气燥悍及一切温补之药，慎不可犯，误用祸不旋踵，辛散如荆芥、薄荷、前胡、葛根、麻黄、石膏、鼠黏子，凉润如黑参、塘菱根、菱甬、麦冬、生甘草、璧、连、贝母、连翘、竹叶，皆应用之药，又当随所发月时，量儿大小，及见证轻重而为制剂，若渐出渐收者，其势虽轻，而热尚未平，须防喘急，若连绵三四日者，其势虽盛，而热已发泄，必无他变，宜大青汤，或消毒饮加黑参、石膏、麦冬、竹叶，若发热时備稿上□，或衄血者，此毒解也，勿遽止之，若汗出太多，血流不止，当以清肺汤去嘑蓂、杏仁加麻黄根以敛汗，犀角地黄汤以止血，迟则气虚神耗，为难治也，若发热时，或呕吐，或自利者，此火邪内逼，毒气上下行也，俱宜清热解毒利小便，切勿止涩，大凡疹证发热时，未有不渴者，但当与 豆灯心汤，勿与冷饮，致成水蓄，多生变幻也，即葶腥酒面生冷水果，咸须禁之，麻疹多有热痰在肺，初发时必咳嗽，宜清热透表，不得止嗽，麻後咳嗽，切忌辛温酸涩，但用清咽滋肺汤以清餘热，痰壅自愈，多喘者，热邪壅肺也，切勿定喘，惟应大剂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贝母、黑参、薄荷，如冬天寒甚，麻毒为寒郁於内，不得透出而喘，加蜜酒炒麻黄，一剂立止，夏月热势甚者，即用白虎汤加竹叶，忌用升麻，误服必喘，然喘为肺气壅遏，故喘必兼嗽，而张口抬肩者，肺窍不通，不治也，故谚有喘而咳嗽者可疗，喘而不嗽者难医之语，又其证多泄泻，慎勿止涩，惟宜璧、连、葛根，则泻自止，疹家忌泻，泻则箴明之邪热得解，是亦表 分消之义，又有疹收之後，饮食如常，卒然心腹绞痛，遍身冷汗如冰者，此元气虚弱而中恶气也，朝发夕死，勿妄治之，凡麻疹以鲜明似锦为吉，黑晦如煤最凶，头面不出者重，红紫黯惨者重，咽喉肿痛不食者重，黑黯乾枯，一出即没者不治，鼻扇张目无神者不治，鼻青粪黑者不治，牙疳臭烂者不治，疹之牙疳，最为难治，外用无比散吹之，内服加味清胃散更加荆芥、石膏，缓则不救，疹中诸患，不宜依证施治，惟当治本，本者，手太阴足箴明二经之邪热也，解其邪热，则诸证自退矣。有夹痘而出者，此毒气太盛，故一齐涌出，不必治疹，但当托痘为主，然治痘宜温，治疹宜凉，此又不可不审，大人男妇出疹，当与外感并治，惟清凉解表，随天时寒暑施治，凡麻痘并作，藏府风热交患也，麻乃风邪外感，痘为胎毒内发，二者相杂，赤晕发，多有误认痘出太

密而委之不救，殊不知其为疹夹痘也，当与化斑汤续续频进，麻毒解而痘自起矣。有种行浆疹子，璫似痘，最难看，然痘则必有顶盘，疹虽有浆，而头粒必不坚，根盘必无红晕也，疹後痘不结痂，乃元气亏损，当大补脾胃为主，不可误认邪热未尽，复与清热退火之药。

例治（四十则）

麻疹俗名禡子，浙人呼为疔子，麻病风热，人或未知，禡之与疔，字学不收，皆土音习俗之讹耳，原其证之轻重，今昔悬殊，吾絳水土濡弱之乡，生气最易萌动，故麻疹之发，自始至终，不过二三日即安，从古迄今，靡不皆然，迩来风气变管，有似北方气候，即寻常麻疹，必六七日乃化消，若热势未尽，或触风寒，或犯饮食，变证百出，其危有甚於痘者，因遍考方书，从无麻疹专学，间有一二及此，无非附见痘疹之末，一皆简略不详，何怪儿科之莫能举措，且以痘方混治，曷知麻属藩，藩从阴化，故外出内没而不浆，痘属阴，阴从藩化，当外疏内托以助脓，二者相去天渊，乌可不辨，然皆为婴孺说也，但今不特婴孺，少壮每多患此，虽当叁详诊切，仍不能舍此绳墨，而临证之机，活法在乎心手，绳墨又不可拘也，予闻扁鹊入咸藩，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予由是随时兼爱，曲尽一贯之道，为麻疹特开生面云。

（发热〔麻疹之初，必由发热，但痘热不过二三日即出，麻热有六七日，或半月乃出，或乍凉乍热，或壮热经日不退，始热之际，必见面赤眼肿，多涕泪，咳嗽连声，是其候也，热甚经日不退曰壮热，惟正出时为正候，若出发壮热，至已出而热不少衰者，其证必重，清热透肌汤，出尽而壮热不退者，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荆芥、黑叁，没後而壮热不退者危，急需凉解为主，其有热数日止而复作者，有早热而暮退者，在初发时为热邪未透，葛根解肌汤，正出之际而烦热转甚，乃邪热未解而复内攻也，清热退肌汤，没後见者，为馀邪未尽，四物汤换生地、赤芍加连翘、黑叁，亦有麻退身凉，越六七日而复热者，非馀热未清，即复感风邪，当以意消息，或因大病之後，中气虚而然者，治本为要，临病之机，不可不审也。

（部位〔麻属府候，发则先动藩分，而後归阴经，一身之中，藩部宜多，阴部宜少，藩部宜透，阴部即不透，亦可无虑，若阴部多而藩部反少不透者，为险，防有他变，藩部者，头面背四肢向外者，皆为藩，阴部者，胸腹腰四肢向内者，皆为阴也，凡发自

头至足为齐，头面多者为顺，先从胸腹暖处起，渐发四肢者顺，如从手足起，渐发胸腹背者逆。

（形色〔色贵红润，形贵尖耸，若色虽红润而不起，二便艰涩者，清热透肌汤，如色淡不起，二便如常，此属本虚，当兼培养气血，亦有色黯不起，大便秘结，唇舌燥赤者，为火邪内郁，白虎汤加黑参、荆芥，其有色白不分肉地，惟点粒高耸，时即没者，邪热本轻也，然有表气本虚而色白者，调护温暖，越一二日自变红活也，若正出时为风寒所遏，而色白如肤，必毛窍竦栗，葛根解肌汤，或麻出成片，一被风寒，便变为白，身不发热而反内攻，烦躁腹痛，痰喘气急者危，如毒攻於胃，则呕吐清水，攻於脾，则腹胀不食，攻於肺，则鼻塞喘促，攻於心包，则唇舌焦燥，不省人事，摇头掣手，攻於肾肝，则变黑而不救也，若色紫赤而黯，是火毒炽盛，顶粒起者可治，宜凉向饮子，y烦躁者，黄连解毒汤调益元散，枯燥不起者难治，若顶粒焦者，无论红淡，皆为热剧之候，并宜白虎汤，重用石膏，乾燥无汗，加麻黄以汗之，大便秘者，凉膈散下之，亦有麻发如云头大片，其形有二，一者大片赤，一者大片之上复有小红点粒，皆火邪炽盛所致，白虎汤加黑参、竹叶，若麻出斑烂如锦纹，或出脓血，腥臭不乾，心胸烦闷，呕吐清水，身温热者，白虎汤加黄芩、茅术，若初发时有似斑屑者，乃风寒在表，而成瘾疹，宜疏散，俟麻一透，其疹自退，切勿误认为斑而与苦寒之剂，致麻内陷而难救也。

（咳嗽〔麻疹乾咳连声不断，是火邪凌烁肺金所致，然咳则毛窍开而麻易出，故未出之先，最喜咳甚，发透其咳自己，若出尽及没後而咳仍不止者，清咽滋肺汤，咳嗽多痰，去麦冬加橘皮、茯苓，其有感触风寒，咳嗽烦闷，呕逆清水，眼赤咽痛，口舌生疮者，甘桔汤加芩、连，没後见者，人参白虎汤去知母易麦冬，以滋化之。

（汗〔麻发之际，常宜微汗，微汗则肌壅疏豁，而邪易透，不可复用升发，升发恐汗大泄，不无亡籛之虑，其有隐陷不透之坏证，用权升发，得大汗而解者，此特语其变也，若壮热无汗，而皮肤乾燥者，必风寒壅滞难出，多成内攻之候，或腹胀痛，或发喘促，宜与葛根解肌汤，冬月越婢、三拗选用，但不可过剂，亦有因热璫火郁，皮肤乾燥而难出者，必致唇舌燥裂，二便秘涩，壮热昏矇，或身体胀痛，喘促痰鸣，无论何时，急宜白虎汤加黑参、牛蒡、芩、栀、竹叶之类，大抵麻证当以微汗为顺，若始终无汗，虽没後不无馀咎，其治总不逾上法也。

（嚏〔麻疹初起而多嚏者，是内火因风邪激搏而然，正出时有嚏者，其候必轻，如没後尚有嚏者，邪热尽解，可无馀患矣，如嚏而多涕者，浊壅得泄，肺气自清，最为吉兆，若无嚏而鼻塞不通，必有风邪留滞，宜辛凉之剂以透替之。

（呕吐〔麻之初起，吐泻交作者顺，乾霍乱者逆，欲吐不吐者危，呕吐是胃中热邪不得发泄而作，葛根解肌汤，正出及正没时见者，消毒饮加枳实、黄连，多痰者，更加贝母、塘菱根，若没後而呕者，脾胃虚而热滞也，石斛清胃散，其有呕而吐者，胃中痰热襟固，虫无所养而上窜也，能食即定，如出多而不能食，为胃败，不治。

（泄泻〔泄泻为麻疹之常候，热邪得以开泄也，发热时泻而黄赤稠黏，小水短涩者属热，四苓散加木通、滑石，已出，人参白虎汤去知母易麦冬，其证必多发渴，渴甚不止，热甚不退，虽数剂无妨，如泻下清稀白沫，腹疼喜得温按者属寒，胃苓汤去苍术加藁姜，泻利窘迫而腹胀满，或暖气如败卵者，为饮食停滞，枳朮汤加查、柏、木通，大抵麻疹泄泻，属热者多，属寒者少，辨治宜早，不可令其泻久，泻久则正气下陷，或成肿满，或变下利，并宜枳实理中之类，以理脾胃为主，麻後泻利不止，口渴目闭，四肢不温者，不治，呕吐不食，洞泄不知者，不治。

（目〔麻疹发热之时，眼光如水，而多泪，或白睛微红，此正候也，若没後犹见红赤，为肺经风热未尽，泻白散加荆芥、薄荷、黑参、牛蒡，闭不欲开，更加连翘、木通，赤而肿痛者，风热上壅也，导赤散加荆、蒡、黑参，若为风热所侵而眼眶赤烂者，柴胡饮子，急须治之，否则为终身痼疾。

（发不出〔初起发热咳嗽，浑身胀痛，有似伤寒之候，惟乾咳连声，目赤多泪，呕恶便溏，璫为麻疹之验，若将发之际，或为风寒暴袭，或因肢体坦露，寒郁热邪，不能外出，此全盛之势未萌，与出後没早不同，如气粗喘促，腹中胀痛，烦扰不盛而不得出，急与麻杏甘石汤，或越婢汤去枣重用石膏，轻则升麻汤以升发之，若因触犯雾露风寒，隐现不能发出，以新猪矢冲汤，隔篋蒸之，冷则更添滚者，并取猪矢烧灰，U二三钱，乃痘疮黑陷用烧人矢之变法，即烧人矢亦能发之，发之仍不出者，神丹不能复图矣。按古方麻疹升发剂中，多用升麻，曷知升麻性升，能升动膈气，每致邪热上浮而作喘逆，当以紫苏、N用，非特升麻当慎，即桔梗初起亦须酌用，恐其载引浊气於上也，盖麻疹宜凉宜润，一切辛燥之味，咸为禁剂，用药之机，可不为之慎重乎。

（透表〔麻疹无问尖大细小，必得透表，可无後患，其有一种匾阔赤成块，块上复有小粒平皓不起者，亦有一片如风毒，偏高红肿，但头粒不尖，二者虽透，其中必有热邪留伏，防有他变，并宜竹叶石膏汤去半夏以滋化之，纵有馀热，从此涣散矣。

（不透表〔麻出而皮肤乾燥，毛窍竦栗，不能透表者，风寒郁遏也，越婢汤、葛根解肌汤，随轻重取用，其有表虚不胜疏透者，一味㊟煎，时时与之，但得微汗即解，若头粒隐隐红紫一片而不透表者，火毒炽盛也，白虎汤加荆芥、黑参，如肌肤不燥，唇色淡白，二便如常而不透者，中气本虚也，消毒饮加连翘、木通、车前、茯苓，虽有蕴热，不可轻用寒凉，即用峻剂升发，亦必不能复透，但当解利，使之内化为主，亦有胸背腰腹暖处起发而红，头面手足乍有乍无，此证必缠绵难已，且有没後五七日，复发如前，紮三次而愈者，此气候之理，当非不透之比，宜辛凉透表，渐次向安，欲求速效，转增危殆。

（没早〔麻出未经三日，或为风寒外郁，或热邪内陷，或误食酸收之物，一日半日即没，周身暖处绝无红影，终变危候，若虽没早，肌肤暖处尚未全没，急需透表，发之不起，即当审其所触而与内解，如外为风寒所遏，邪反内攻而没早者，消毒饮加 Y 热服，复透者吉，甚则加麻黄、穿山甲，或越婢、三拗选用，若不急治，必喘胀而死，亦有備钗钏紫热肿喘胀气急，此毒滞血凝，半匿肌表，急投凉膈散去芒硝加麻黄、石膏以发越之，若腹胀喘促，溺涩脐突者，凉膈散加葶苈，庶或可救一二，若内挟痰热，火毒亢剧而伏匿烦躁，或腹胀喘急，不省人事者，白虎汤加黑参、竹叶，若误食酸醋收敛之物，伏匿壮热，喘咳烦闷，以猪胆汁制甘草煎成，续续与之，得吐微汗为效，或苦瓠、生甘草煎汤灌之，亦能取吐，吐中便有发越之义，误食豕肉，喘胀气急，枳朮汤加山查、芒硝以下夺之，误食核桃，喘咳声，消毒饮加石膏、马兜铃，若得热退身安，气息渐调者，方可无虑，或大病之後，或洞泄不止，中气本虚，不能发越而没早，惟当健喘中气，略兼解表清热，若没後遍身搔痒者，露风早也，消风散以疏解之。

（难没〔西北水土刚劲，禀质亦厚，麻必五七日乃没，东南风气柔弱，麻出不过二三日即化，迩来地端变管，未有不绵延数日者，当非难没之比，若三四日後点燥色白，隐隐於肌壘而难没者，此必卫气素微，不能发，或衣被单薄，阻其发越之机，以致绵延多日，法当辛散透誓，不可遽用寒凉，蔽其开泄之路也。

（渴〔渴乃肺胃热盛之候，唇口必红，二便秘涩者，门冬甘露饮，若二便清利，唇色不红而但渴者，此必寒凉太过，脾虚不生津液而作渴也，七味白术散去木香加糯米，渴而烦躁者，是热邪凌烁心包，白虎汤加麦冬、竹叶，正没时，竹叶石膏汤去半夏，渴而腹胀者，本虚实滞，为难治也。

（喘〔喘者，热邪壅遏肺窍，气道阻塞而然，其证有虚实之分，虚者难治，实者易调，虚则小便清利，大便溏泄，身无大热，虽清痰润肺，多难获效，实则大便坚燥，小便赤涩，身发壮热，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葵仁、贝母，冬月量加蜜炙麻黄，随手而应，若喘而无涕，兼之鼻扇者，不治，大抵未出而喘者，易治，没後喘者，难治，初发之时喘者，三拗汤加石膏、芽茶，喘而鼻乾口燥者，白虎汤最捷，若见於麻後，又宜清咽滋肺汤以滋肺胃，白虎汤又为切禁，故曰：医不执方，活法在人耳。

（气促〔气促多缘肺热不清所致，初发正出时见之，清热透肌汤，在正没没後，清咽滋肺汤，如喉中有痰，热邪阻逆不得发越也，见於初发正出之间，除热清肺汤，正没没後见者，必邪热未透，或露风没早，馀热内攻而肺气受伤也，难治。

（〔肺胃热邪，为风寒所袭，不能尽警於表，咳盛咽伤故，宜清咽滋肺汤，若而肿痛者，射干消毒饮，然为麻疹之常，不可与痘比例。

（搐〔搐为痰热聚於心包，见於初发未透之时，清热透肌汤加葵仁、竹叶，没後见者难治，宜轻清之剂调之，不可误用金石，痰涎壅盛者，一味塘葵涌吐之，若搐无痰鸣，或自啮指者，非真搐也，此为真虚不能主持，必死不治。

（衄〔衄者，火邪炽盛，血随火载，上行而溢於鼻，麻疹初起，是为顺候，其热得以开泄，不治自己，若衄之不止，或失血者，犀角地黄汤加荆芥穗，正没及没之後，衄仍不止者，四物汤加茅根、麦冬以滋降之。

（谵妄〔谵妄是热邪炽盛於心包，若发热正出时见者，为火邪内伏，不得透表而致，白虎汤加荆芥、鼠黏子，甚则加麻黄以发越之，在正没没後，并宜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生地黄以清解之。

（咬牙〔痘证咬牙，有寒热之分，麻疹咬牙，皆为热例，乃陷陷於阴，故多发渴而手足热，喜饮冷者，麦门冬汤加丹皮，若手足不热而反厥冷，喜饮热汤，此为热邪内亢，後必下血，咽喉作痛，痰鸣而死，即与白虎汤，多不可救。

（唇燥〔唇燥多属脾胃之热，淡而燥者，其热轻，赤而燥者，其

热深，紫黑而燥者，热剧而重也，随轻重以清润之。

（唇舌破裂〔唇舌破裂者，心脾之火上冲也，其色必多深赤，初发正出时见之，白虎汤加芩、连、黑参、荆芥、薄荷，若正没没後见者，为心脾俱绝，及紫黑枯燥而血不活者，皆难治也。

（口气〔口气秽浊，乃热邪蕴隆於胃，清胃散加石膏、连翘、生甘草，其有臭不可闻者，此胃败也，不治，若其人本有是证，不在此例。

（舌胎〔舌者心之苗，麻本火候，心属於火，故舌多有胎，白为肺热，黄为胃热，但当清解疏利，更参外证而为施治，纯黑为心绝，黑而湿者，热淫血分，黑而燥者，热淫气分，皆为危候，并宜白虎汤，湿者，加生地黄、黑参，燥者，加麦冬、竹叶，黑色渐退者吉，不退者死。

（口疳〔牙疳腐烂，是热留箴明，馀毒上冲所致，加味清胃散加石膏、荆芥，大便秘者，当归散微利之，外用栗根白皮煎汤漱净，以无比散，或烧盐散吹之，如通龈色白者，自外延入内者，无脓血者，齿落口臭者，喘促痰鸣者，皆为不治，若满口唇舌黄赤白烂，独牙龈无恙者，此为口疮，非牙疳也，亦胃中馀热未尽，毒壅上焦，二便必多艰涩，导赤散以泻心脾之火，外以绿袍散敷之。

（腹痛〔腹痛之由不一，总为火毒内郁，或风寒壅遏，或饮食停滞，皆能致痛，於发热正出时，风寒壅遏，毒反内攻而腹痛者，急与疏表，麻透自己，若饮食过伤，腹满胀痛者，力为消导，其痛自除，时当正没，没未尽而腹痛者，兼清中外，而痛自止，没後见者，分利馀热，其痛自愈，又须验其有无他证，属虚属实而与治之，若热邪内结而腹痛者，通利大便为主，有麻後脾气不调而致腹胀，面目四肢浮肿，分利小水为要，至若元气大虚，阴箴不能升降，小水不利，遍身浮肿，喘促兼见者难治。

（便秘〔大便秘结，火壅血燥而耗津液，麻疹大非所宜，无论日期前後，速宜清润，四顺清凉饮，甚则凉膈散以通利之，慎勿迟延，恐麻变焦紫而难救也，大抵麻疹自出至没，二便俱不宜秘，秘即微利可也。

（溺涩〔小便赤涩，在初热正出时，热邪涩渗，是为正候，没後见之，为馀热下匿膀胱，导赤散加麦冬以滋气化，利之仍不通者，必大便秘郁之故，大便一通，小便自利。

（痢〔麻之作痢，为热邪内陷，在正没或没後而痢下色白者，黄芩汤加防风、枳壳，下脓血者，白头翁汤去黄柏加防风，或因食

积而滞下者，枳朮汤加查、柏、木通，腹中作胀，时痛时止者，厚朴汤，亦有泻久而成痢者，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自始至终痢不彻者，必有风毒留滞於内，则宜解毒行滞，而兼疏风实脾，庶几克应，如痢下紫黯如痛脓，如屋漏水，如鸡肝色，如黑豆汁之类，加之气喘躁渴，热甚发癩，噤口不食，麻色紫晦者，皆死不治。

（下虫〔下虫多见於没後，此以胃热少食，虫不能安而下也，与过食伤中，虫不能容而下不同，但须调其饮食自愈，非上出之比，不须治之。

（睡〔麻疹正出时，精神困倦，砉睡不醒者为逆，盖缘正气亏损，邪火内郁，正气不胜所致，若没後而砉睡不醒者，为气血俱虚，补脾养血为要，如没後烦扰而反不得寐，是余火复燃，急需滋养阴血，虚籜自敛，亦有昏睡不知起止，掐其颊车合谷不知疼痛，似寐非寐，无问正出没後，良非吉兆，当察其兼见何证，而与施治可也。

（不食〔不食是胃中邪热炽盛，不可强与，虽数日不食，亦无妨害，在初发正出时，白虎汤加荆芥，麻透热清，自能食也，没後不能食，石斛清胃散，量加健藪之味，元气委顿者，急需培补，防有虚羸之患。

（鼻扇〔鼻扇者，肺将绝也，若兼喘满痰鸣，此必不治，如咽喉清利，无喘满而精神不絀者可治，宜滋培肺气为主，没後见者死。

（胸高〔麻疹胸高肺热炽盛而胀也，多见於正没没後，为肺经壤证，不治。

（身冷〔麻为肺胃邪热所发，本属於籜，肢体常宜温暖，若反清冷如冰，是为逆也，其有没後遍体温凉如故，独下体厥冷过膝者为肾败，不治，如初出腰已下不热，毒不能透，而反渐没者，亦为逆候，急当温养脾肾，或有得生者。

（妊娠〔麻属火候，最易堕胎，若初发正出时，须验其色之红淡，热之重轻，而与疏解，疏解之中，佐以清凉滋血安胎为主，四物汤加条芩、艾叶、荆芥、紫苏之类，若胎气上冲，急用根、艾叶煎汤，磨檳榔续进以降之，一切实脾行气温燥之药，既碍麻疹，复伤子气，咸须禁之。

（虚羸〔麻患既平，形体羸瘦，精神倦怠，饮食絀少，或咳嗽不止，或便泄不已，或身热不除，皆真元亏损，恐成劳瘵，并宜双和汤去川芎以和之，嗽，加橘红、贝母，咳，加麦冬、百合，

泻，加白术、豆，食难孚化，加砂仁、谷芽，气血俱虚，合四君子汤，随证调之，切禁寒凉伤犯脾胃之药，专力资培，缓图平复可也。

（麻疹〔麻後发疹，多缘生水澡浴太早，水气留泊肌腠而发，但须日以荆、防、艾叶煎汤洗之，勿用生水，亦不可用疹药薰涂，失治，必每岁依期而发，虽云小疾，亦须慎之。

水痘

水痘者，色淡浆稀，故曰水痘，色赤者，曰赤痘，将发之时，亦皆发热，由红点而水泡，有红盘，由水泡脓泡而结，但水痘则皮薄色娇，赤痘则红润形软，总不似正痘之根窠圆净紧束也，且见点起发灌浆结痂，止於五六日之间，其邪气之轻浅可知，皆由风热郁於肌表而发，小儿肌肉嫩薄，尤多此证，当与大连翘汤解之，亦有夹疹而出者，有夹正痘而出者，若先水痘收後而发正痘，其痘必轻。

附种痘说

痘本胎毒，根於先天，发则由於时气，以故沿门合境，安危相率，与疫疠传染无异，且多外挟风寒，内停宿滞，及乎跌扑蚤恐，为患种种，匪可意料，自伏波迄今，天生天杀，莫可谁何，近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暨於燕齐，近则遍行南北，详究其源，云自玄女降疔之方，专取痘气薰蒸，发儿胎毒於安盛无病之时，则开发之机裕如，不似正痘之天人合发，内外合邪，紮难分解也，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儿鼻孔，女右男左，七日其气宣通，热发点见，少则数点，多不过一二百颗，亦有面部稍见微肿，胎毒随解，大抵苗顺则顺，必然之理，如痘浆不得盗，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总取同气氤氲，为胎毒之向导，其盗机也，天下莫能知，而圣功生焉，或有热发出迟，点不即起，或杂发於麻疹之中，须药扶持者，悉如正痘法，调理自安，当知胎毒有限，助虐无穷，况苗发之痘，既无客邪鼓动血气，势无痒皓闷乱之虞，正气内守，虽酒气秽气，略无妨碍，脱痂绝无瘢痕，口鼻亦无残废之厄，允为避险就安之捷径，间有意外之变，此儿正气内夺，加以客邪交迫，时动必溃，命之制在气，道之理也，值此而与种痘，未有不告变者，故凡病後之儿，及颜色太娇，骨干太弱，肌理太疏者，皆正可以轻试也，其於痘证初行，疫邪方炽之时，切须避其锐气，当俟大势稍平，方可施补天浴日之妙用，其间或有不顺者，此必苗非顺痘，医非擅家，

是不能无晒苗助长之憾，然皆方士之所为，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吾以静眼观之，曷若顺天随时，不假强之为愈也。